感言集

編者按

橫眉冷笑瘋狂世界
鐵筆著說現實人生

吳志森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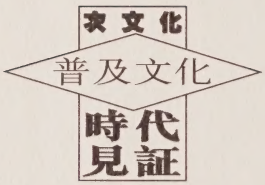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D100開咪，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82835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321

編者按

作者／吳志森

感言集 ⑨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㉑

感言集❾編者按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6年7月初版
書　　號：SCB 660
ISBN：978-962-992-408-9
定　　價：HK$88
© 二〇一六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只能靠我們自己了

這是我第九本感言集，也是《明報》三言堂過去一年的結集。讀者可能會對其中空白的一頁感到不解，沒錯，這是我在專欄內，為了抗議總編輯鍾天祥漏夜粗暴辭退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安裕）而開的天窗，在這本結集中，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保留着同樣的一片空白。

過去一年，香港新聞言論自由的倒退沉淪，速度之快，勢頭之猛，令人憂心忡忡。除了炒安裕，還有銅鑼灣書店老闆用「自己的方法」返大陸的離奇案件，書店店長林榮基毅然挺身召開記者會，指證大陸強力部門的無法無天，令人髮指。

還有 Lancôme 突然取消何韻詩演唱會，演變成「關公」大災難。這些事件，都是分毫無差地來自同一個源頭。

要來的總是要來，除非舉手投降，我們別無選擇，借用何韻詩的金句：「趁現在還可以發聲，大家要用盡一切能力守住自己，守住底線。只能靠我們自己了。」

目錄

自序——只能靠我們自己了

2 傷口灑鹽
4 這就是新聞
6 金淑英案
8 離地
10 成功靠「父幹」
12 香港之恥
14 本土勇武民主城邦熱血前線
16 人人都是本土派
18 六四節目編排
20 舞台節目監製
22 現場採訪
24 新聞就是要到現場
26 不是果迷
28 蘋果店員
30 賣感覺
32 「等埋發叔」是驚天大謊言？
34 「等埋發叔」拼圖
36 豬一樣的烏合之眾
38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40 晚節不保
42 Wi-Fi 蛋仔
44 鴨寮街買數據卡
46 溫泉小鎮
48 溫泉旅館
50 打 999 怕勾線
52 勾線與生命
54 以胸襲警
56 小混蛋與老混蛋
58 我叫「梁振英」
60 又叫「梁震英」
62 黃浦區公安

64 死穴
66 全港獨家
68 真相死亡
70 九月三號去日本
72 作出獻禮
74 迎頭痛擊
76 智力問題
78 太狗了
80 有前冇後打死罷就
82 「忠誠反對派」山寨版
84 忠不忠看行動
86 超然打突男
88 依甚麼法去甚麼殖
90 傘後抑鬱
92 覺醒的種子
94 感謝馮敬恩
96 問候盧寵茂
98 丟人現眼×2
100 鉛水延年益壽
102 偶像幻滅
104 一廂情願
106 官到無求膽自大
108 鉛水一杯都嫌多
110 幾時死？
112 非國會語言
114 沙皇評左報
116 廉恥淪喪
118 TSA 已經變成妖魔
120 TSA 成魔之路
122 馬英九是習近平的幕僚？
124 這就是優雅
126 夠膽就開面書

128 高官腦進水
130 似番個人
132 不要高興得太早
134 全港最大家姓
136 匪諜就在你身邊
138 人人自危
140 小學雞局長
142 搬起石頭
144 抱殘守缺
146 小學雞議員
148 啜米飯局長
150 溫水煮蛙人肉版
152 阿叻這類人
154 港豬就在你身邊
156 機關算盡太甩漏
158 港女定型
160 金融界甘心「被代表」？
162 思潮作動
164 為高牆添磚
166 核心價值•搵到食
168 搖滾立委
170 台灣競選廣告
172 台港命運共同體
174 國民黨泡沫化
176 可憐李國章
178 愈批愈香
180 《十年》未看速看
182 光污染
184 環保倉變武器庫
186 旺角「浮瓜」
188 文盲警察
190 攪炒

192 起法官底
194 刺殺法官
196 劇本太爛
198 亞視永恆？
200 永遠正確
202 坐井觀天
204 憑感覺
206 無法無天令人髮指
208 偷泥頭
210 「去國立」
212 枉作小人
214 小燈泡
216 如何擠毒瘡？
218 是誰政治綁架專業？
220 爭住抹屎
222 〈特事特辦還是少些好〉
224 濕底褲與發紅雨
226 飛天朱
228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229 炒安裕的邏輯
231 有失人格有失報格
233 加拿大讀者的憤怒
235 《明報》現象
237 一蚊雞＝一百萬
239 底氣不足霸氣盡失
241 萬千呃 Like 賀台慶
243 抽水不容易
245 唔行唔知身體好
247 「關公」與國情
249 糞青風潮
251 屈原不是中國人
253 鬼國假期放不得

編者按

傷口灑鹽

警察拉錯智障男子，院舍提供了錄影片段，確證被捕者案發時不在現場，但警方還堅持控告事主誤殺，如果不是家人找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出頭，無辜的智障人士，恐怕再要煎熬多少個日夜，家人也要經歷漫長苦痛，即使最後能洗脫罪名，身心創傷，不知多長時間才能復元。

黑白分明，根本沒有甚麼爭議的餘地，就連滿口歪理，無論任何事情都站在警察一邊的甚麼撐警聯盟，都不吭一聲，沒有強出頭為警察辯解。

那位專欄作家，以盲撐警察冒起，本來，搵食啫，犯法呀！那還算了，但不能連事實都不顧，對被捕的智障人士及他們的家人，非但沒有絲毫同情，更造成第二度傷害，尤其不能容忍。

專欄作家以美國有人坐幾十年冤獄作對比：「我們應該慶幸，在小島蒙冤的人，頂多受苦七十二小時。」專欄作家又說，警察要聚精會神看八百小時的CCTV，唔講得笑，「如果真的要『濫捕』，探員何必捱這些苦？第一天就把所有

穿紅衣黑褲的抓回來屈打成招算了。」

無知、冷血、刻毒、涼薄，令人不禁倒抽很多口涼氣，難怪引發全城聲討，智障人士家長更表示憤怒，指專欄作家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

照顧智障人士是極累的活，好不容易引導他們建立起生活規律，突然打斷，被禁制不能回家，在陌生的地方被不認識的大漢長時間連番盤問，莫說是七十二小時，七分二十秒也極難捱，對智障者的身心打擊難以估計。專欄作家連這種常識都缺乏，為了盲撐警而大放厥詞，令人齒冷。

探員搜證，沒日沒夜的看了八百小時的閉路電視，但最後還是拉錯人，已經夠窩囊，應該不好意思拿出來領功。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院舍工作人員早提供了片段，證明案發時被捕的智障人士仍在屯門院舍，更有向他派藥的文件紀錄。警方在作出起訴決定前，如何看待這些確鑿的不在場證據？是疏忽不夠重視，還是刻意置之不理？因為已經高調宣佈破案，發覺原來拉錯，被迫放人，面子掛不住，無論如何都要把被捕者告上法庭，這是否就是說不出口的原因？

最好的親子教育，是身教，盲撐警專欄，正好作為親子教育的反面教材。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這就是新聞

老翁遛狗被殺，警方錯捕智障人士，《明報》記者跟進新聞，角度在芸芸媒體中最為獨到。現役資深刑偵探員，力指錄影盤問有很多引導性問題，認為匪夷所思。退休刑偵教官指出，提問句子複雜又有假設性問題，對當事人不公平。

《明報》記者又披露了警方《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列明不應引導答話。更有專門章節講解如何「為弱智人士錄取口供」，需有家人、監護人或有經驗人士，如社會工作者等陪同，陪同者不能是警務人員或受僱於警方的人。

《明報》深入報道，有根有據。

警察從拘捕、搜證到落口供，差不多每個環節都出錯，在如此有力的事實面前，再沒有甚麼可以強辯，警方唯一要做的，就是當眾認錯，徹底改過。

被弱智人士家長指文章在「傷口上灑鹽」，專欄作家憤憤不平，質問《明報》：甚麼是新聞？「網上筆戰，不是新聞，跟大眾無關，於命案事無補，網媒喜歡執着人家幾句就斷章取義大造文章，是一種低水平的造新聞方法，你們堂堂大

報，竟然仿效，甘願淪落，無話可說。」

身為傳媒老兵，我為《明報》編採記抱不平。訪問刑偵探員的跟進報道，披露警方錄取口供的規則指引，當然都是新聞。專欄文章引起熱議，激起相關團體的強烈反應，為何不是新聞？為何不應該報道？

我在電台訪問了這位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的主席，李先生講起專欄作家這篇文章，餘怒未消，還有點激動。播放口供錄音的記者會，他在現場，警員不斷誘導被捕者做過導致伯伯死亡的行為，兩名警員做法，態度和語氣，以為自己身處四大探長年代，隨便找一個人認了就算破案了，想像不到還會在今天的香港發生。

李先生說，由新聞出街開始，壓力很大，像一座山壓在他身上，不停的想，下一個會否輪到自己的智障子女，如果沒人證，沒閉路電視，又在口供紙上簽了名，會有甚麼後果？

弱智人士與熟悉的人分開，在陌生的環境，面對不認識的人，會感到極度不安，甚至有自殘行為。李先生質問，無辜的人，失去自由七十二小時，應該慶幸？

這種風涼話，不是在傷口灑鹽又是甚麼？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金淑英案

港人也許早已忘了十一年前（二零零四年）的金淑英案。

家住天水圍的金淑英屢遭丈夫虐打，曾向警方求助，未得重視。原本打算跟一對雙生女兒出走，但丈夫以女兒相脅，金淑英大驚到警署報案，警察視為家庭糾紛，不獲受理。金淑英無奈返家，當晚她與兩女兒同遭丈夫殺害，丈夫畏罪自殺重傷身死。

案件轟動全城。警方初時極力否認金淑英曾到警署報案，並多次發出新聞稿力撐警察。後在人證物證俱全下，警方才不得不承認，當值警察沒有依足程序將案件「落簿」，並調查警員有否犯錯。各界對警方作出強烈譴責，如果警察認真處理金淑英的家庭暴力案件，滅門命案就不會發生，她和兩個女兒就不會枉死。

倫常慘案被導演許鞍華改編成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此案更加強天水圍悲情城市的印象。

在群情洶湧輿論壓力下，警方全面檢討家庭暴力案件的處理程序，由報案到上

門調查都作出新的規定，並訓練前線人員認識家暴，女警更要在家暴案調查扮演更積極角色。當時的警隊一哥，是李明逵。

不知道警察處理家暴案的程序今天有沒有走樣，聽到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將禮賓府的疑似家暴案，界定為「親屬之間的暴力」，完全罔顧家暴條例早已作出修改，這種昧於事實的無法無天，簡直叫人心寒。

長篇大論翻開金淑英案，對比智障人士歐先生被錯誤拘捕的案件，差點悲劇重演，不禁要問，這個社會為何不但沒有文明進步，反而朝野蠻方向倒退。

我在電台訪問了歐先生的哥哥，他一直四出奔走，要還弟弟清白。縱使智障弟弟受到不公平對待，無辜被扣留超過五十小時，身心極大煎熬，但歐先生按着憤怒，從不對警察口出惡言，他希望把焦點集中到案件，不要模糊化。

弟弟已經獲釋，正常生活也逐漸回復，但歐先生更想做到的，除了希望警方全面調查公開披露案件的事實真相外，他更關顧到其他智障人士的權利，若有同類事情發生，警方對智障人士有沒有足夠的認識？他們在法律上有沒有足夠保障？各家自掃門前雪是香港的常態，歐先生的宏觀大局，份外難得。

盧偉聰一直左閃右避，他欠港人一個正式的交代。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離地

陳振彬接手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時五十多歲，我在烽煙節目訪問，揶揄他不如自組「中年事務委員會」。陳振彬經常說與年輕人溝通暢順，一試便知龍與鳳，臨落任前在論壇喝令年輕人「收聲」，接受訪問又說大學生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與年輕人完全脫節的離地言論，引為笑柄。

好不容易走了這位中年人，來了個三十多歲「青年」劉鳴煒。年前，我也曾在烽煙節目直問他是否介意別人叫他「富二代」，他爽快回應絕不介意，因為這是事實。劉鳴煒落落大方，對答得體，我印象猶深，在政壇初露頭角，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特首選舉賽果意外，劉先生開始轉營，逐漸得到重用，更盛傳出任副局長，第一份矚目要職，就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青年事務委員會是民政事務局屬下的一個諮詢架構，主席及委員都由局長委任，位階不高，沒甚麼實權，主要工作包括：就青年事務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交

流活動、青年領袖的培訓等等，名副其實是一個口水會，最實際是用公帑分餅仔給友好團體，安排價廉物美大陸交流團，搞青年愛國主義教育的統戰工作。

年輕人為主體的雨傘運動，規模大，時間長，韌勁強，教當權者大吃一驚。特區中央官員，都說要搞好青年工作，青年事務委員會突然吃重，就是這個原因。

陳振彬年齡偏高，與年輕人有代溝，是不爭事實。劉鳴煒三十五歲，應該對年輕人多點了解吧！鴻溝、脫節，與年齡不一定成正比，與階級地位關係更密切些。含着金匙出生的劉鳴煒，嚴格來說，根本沒有在香港真正生活過，在英國接受大學教育，學士、碩士到法律博士，有紐約律師資格，曾在倫敦金融機構任職。

劉鳴煒的階級出身無法選擇，與當今的年輕人脫節，並非不可補救，努力就可以了。如果劉先生能不恥下問，做點 research，與不同階層面向的青年人坦率交流，相信不會鬧出「睇少場電影，去少啲日本，月儲三千大元，就夠首期買樓」的離地笑話。人們開始反思，應否給一間五百呎的房子縛一世，除了做樓奴，我們還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可以選擇？冒起的新思潮，這位青年主席掌握嗎？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成功靠「父幹」

朋友之中，不乏事業成功，投資有道之士。從財富累積來衡量，比我在職場捱了幾十年，仍然兩袖清風，當然成功得多。但無論打份工還是做生意，他們只是過着不錯的中產生活，與富豪階層還有相當距離。

買樓置業，始終是港人永恆的話題。奮鬥了幾十年，好不容易供滿一層樓，剛脫離樓奴生涯，預備享受豐盛的人生下半場。子女到了適婚年齡，在尋覓，在熱戀，無論何種狀態，都有一個共同煩惱，就是如何勤力，如何慳儉，始終無法上車。

富二代劉鳴煒的買樓方程式：睇少場戲，去少次日本，再月儲三千。以五百萬「上車盤」計算，一年儲三萬六千，即使三成首期，也需時四十一點六年，如果四成首期，就要五十五點五五年。若按照沒有房子不結婚的原則，即使樓價冰封，二十歲開始拍拖，要到六十至七十五歲才可組織家庭。富二代劉氏方程式所以引起社會熱議，網民嘩然，就是這個原因。

月儲三千上車，擺明是不可能的任務，買樓結婚這一代難圓的夢，只能靠上一代完成。認識一些朋友，早為子女籌謀，把賺到的、慳到的、儲起來的退休金棺材本拿出來，為子女付首期，為他們買樓上車，結婚自然水到渠成。

網上潮語「成功靠『父幹』」，不一定只應用在劉鳴煒這類億萬富豪富二代，中產階級現實版，例子也多不勝數，他們都低調行事，鮮有大鑼大鼓。

為子女付首期買樓上車，臉上總掛着一絲成功感。但每次跟他們討論，我總是大潑冷水。

先講大原則，父母養育子女天經地義，子女已屆成年，父母的責任和任務應當完成，子女成為獨立個體，事業、經濟、婚姻不能再依靠父母，都要獨自面對，要靠父母才能買樓上車，不勞而獲成為慣性，再遇到經濟困難，是否又回家向父母伸手？

再來是技術層面。樓價瘋狂，總會下滑。如果今天摸頂買入，父母付了首期，餘下來三十年供款，對只是打份工的子女，也是相當沉重的負擔。當利息上升，樓價大跌，出糧馬上向地產商銀行奉獻一大截。如果今天才買，可以供兩層都夠。

起初感激父母幫忙上車，今天埋怨父母迫他們上錯車。為子女圓上車夢，是愛他還是害他，請想清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香港之恥

《明報》獨家踢爆劍橋護老院虐老，全城怒吼。社署被迫出手，決定釘牌。但釘牌行動，只做一半，三層護老院分兩個牌，二、三樓不獲續牌，地下一樓繼續營業。

《明報》繼續揭發老人院未經批准擅自改成超市，院友人均面積大減，不符牌照規定，更會違反防火條例。但社署一如既往，睜眼閉眼，視而不見，違規不受懲罰，等同縱容虐老。

社署說，已突擊巡查該老人院近百次，警告信發了十多封，從未發現在露天地方脫光長者衣服等洗澡的情況。但街坊卻說，情況已有經年，亦曾投訴。《明報》記者在附近大廈高處，拍攝到長者被虐的不堪情景。當中出了甚麼問題，社署官員，應該心知肚明。

最奇特的是問責局長張建宗的反應，他碌大雙眼，肉緊非常的對着鏡頭說：肯定是突擊巡查，自己也曾經參與突擊巡查……「突擊巡查」在訪問中接連出現四、五次，但甚麼問題都沒有發現，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造假，連局長都呃埋，二是張

局長說的都是假話，企圖欺瞞全港市民。

老人院虐老，不是今日始，十多年前問題開始曝光，我在烽煙節目講過無數次，訪問業界、社工、官員，重複又重複，但情況不但毫無寸進，反而向後倒退。職員打罵長者、餵潲水豬食、兜口兜面擲糞便、食懵仔藥、五花大綁……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老人院醜聞長期存在，手法層出不窮，為何仍可繼續營運？開完一間又一間，每年盈利以億計，賺到盤滿缽滿。理由無非是這八個字：「投鼠忌器，有恃無恐」。

香港人口老化，宿位供不應求，特區政府在老人院投放的開支微不足道，私營宿位奇貨可居。即使社署沒有預先通知，每次都突擊巡查，認真嚴厲監察，發現違規，也不敢釘牌，因為釘牌要安置長者，宿位不足，肯定倒瀉籮蟹，家人也會怨聲四起。社署投鼠忌器，老人院營辦者當然有恃無恐，違規最多是接警告信，沒甚麼嚴重後果，繼續豬籠入水。

老人院虐長者轟動全城，梁振英沒有主動拆解，在立法會被問到有關問題，竟說是因為「土地不足」，如此回應，固然是九唔搭八，虛應故事，更反映梁振英根本沒有心肝面對這個香港之恥。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本土勇武民主城邦熱血前線

悼念六四，左右夾攻。左的「愛字頭」，場外叫囂，肆意挑釁，激起情緒，互相指罵。終極目標，是要挑動衝突，肢體碰撞，更是求之不得，出現流血事件，可鋪天蓋地，大造文章。警方容許「愛字頭」把攔檔放在六四集會必經之路，非常不智。

右的「本字頭」。揮舞本土直幡的團體，近年如雨後春筍，蜂擁出現。字頭眾多的本土團體，令人眼花撩亂，他們並非政黨，組織鬆散，跨字頭的大有人在。他們人數不多，言行激烈，在網上撒豆成兵，一人分飾多角，聲勢浩大，揭竿而起，彷彿革命明天就要發生。

一個字頭的誕生其實非常容易，只需隨便改個夠爆的名字就可以了。大可叫做「本土勇武民主城邦熱血前線」，盡收天下兵器，自封武林至尊，唔打得都睇得，淨係個名就可號令天下。

不少本土派勇武先於用腦，論述認真麻麻，網上粗口連篇，落地獄殺聲震天，

但要他們寫篇三百字、人人都看得明白、能深入淺出介紹本土理論的文章，有能力者並不太多。最弊的是，他們以為鍵盤電腦再加面書，就等於整個宇宙，不讀書不看報，生吞活剝地背誦祖師爺的幾段文字，無論理解與否，就以為掌握了真理。

本土派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的本土理論各異，水平不盡相同，並非人人勇武，當中也有一些飽學深思之士，文章值得細讀研究。

姑且把本土派放在一個這樣的政治光譜，光譜極右的一端，視中國為「支那」，大陸人是「蝗蟲」，無論是水貨客、偷渡入境考上大學的醫科生、十二歲的懷仔、只來港購物的大陸遊客，總之與中國沾上邊的，一概視為仇讎，要「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中國無論發生甚麼天災人禍，又或出現政治迫害，甚至重演六四屠殺，都是「他國」的事，港人更不應插手。「建設民主中國」，當然與香港人毫無關係，支聯會有此綱領，本土大學生理所當然拒絕參與。

來自「支那」、鄉音未改的新移民，不是香港本土人，來港是爭資源、佔福利、搶學位，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生活的團體，也一律打為賣港賊。

放在這個光譜觀察，極右本土派，與歐洲種族主義的新納粹，沒有太大分別。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人人都是本土派

本土是個很闊的光譜。不是所有本土派都飛踢拖篋水貨客，圍小學貼大字報。不是所有本土派都喊打喊殺叫人落地獄，鍵盤粗口橫飛，喝罵中國人滾回中國去。

相對於極右的本土派，光譜的另一端，有主張較為溫和、行為較為文明，面對不同意見，講道理而不是鬥大聲，講論據，不是講拳頭，接近「和理非非」，可以稱他們為「溫和本土」。

溫和本土不會把支那蝗蟲掛在口邊，不會以散播仇恨語言為樂。溫和本土對香港人不用殘體字比較執着，但也不會像思想語言警察一樣，時刻監察媒體誰用「匪語」，義正詞嚴地要人家馬上更正。

支那不支那，蝗蟲不蝗蟲，溫和本土的立場沒有那麼橫蠻，但他們的態度很明確：堅持本土優先。支持限奶令，反對水貨客，取消一簽多行，因為大陸遊客在香港的商業活動，已經嚴重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壓迫港人的生活空間。

溫和本土沒有一刀切反對家庭團聚，但要求香港主導單程證的審批權。溫和本

土不會圍攻那些幫助大陸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團體和個人，不會動輒指罵人家是賣港賊。相對於近乎種族主義新納粹的極右本土派，溫和本土對民主人權、自由多元、公平正義、法治程序，以至人身安全等普世價值，有所堅持和執着。溫和本土不會揶揄「包容」比粗口還要難聽，不會把「大愛」指摘為賣港，因為這些都是過去幾百年，不少國家經過慘痛歷史經驗，生靈塗炭、血流成河後總結出來的教訓。

「建設民主中國」，溫和本土沒有非黑即白的立場，由於自身經歷、歷史情結或人道原因，一些溫和本土派風雨不改，每年都出席維園燭光集會，悼念六四。

因此之故，極右本土就指溫和本土立場不夠鮮明，思想不夠純淨，不夠格叫自己做「本土」。不時冊封弟子為天兵天將的本土理論大師，公開宣佈與他們割席分手。

本土派不是鐵板一塊，溫和本土需要有更系統的論述，來區別極右本土，不要讓個別本土派別的激進橫蠻把本土污名化。

本土優先，理所當然，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爭取，容易受落。仔細了解溫和本土的主張，其實每個香港人都是本土派。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六四節目編排

我完全明白，為何不少年輕人拒絕出席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集會，不是他們不贊成「平反六四」，也不一定認同「建設民主中國」不關香港人的事，最大的原因，是燭光集會編排和內容，老土兼過時，完全與時代脫節，連我這個半百老翁也有同感。

雨傘運動後第一個燭光集會，承受本土派衝擊，公平點說，支聯會已很努力在六四集會加添年輕元素，扣連本土，也用心地把「六四是一場本土運動」的論述，在集會中呈現出來。可惜眼高手低，有心無力，變成兩面不討好。

集會由年輕人主打，大會司儀，都是後生面孔，《祭英烈》也去掉傳統民運歌曲的唱腔與音樂，加了點點 Rock 的味道，雖然未必人人受落，但總算是不錯的嘗試。

退聯運動令學聯支離破碎，宣佈不出席燭光集會，其他學生會也相繼杯葛，只有四間學生會派代表出席，取代了學聯在台上發言。本來以為，剛參加完雨傘運動的年輕人，會有一番慷慨激昂、激動人心的說話，怎料仍是內容陳舊，翻來覆去，

了無新意。更致命的是，輪流發言的四大學生會代表，每人獨佔短則五、六分鐘，長則七、八分鐘，冗長的內容，成了最佳廁所位，發言未到一半，眼見前後左右不少人陸續離開，看得令人頗為沮喪。

徇眾要求，哭腔悼辭早在年前已被消失，換了人，腔調沒有那麼做作，但無論內容和效果不見得很理想。即使撇開內容，致辭者似乎沒有掌握悼辭的節奏和神韻，如何才能緊扣與會者的心。

播出天安門母親的講話，是每年的指定動作，今年（二零一五年）增加了內地人撐香港雨傘運動被捕者的家屬發言，扣連兩地民主運動，本來也是無可厚非。但大會安排，顯然沒有照顧場地環境。國語發言，音響不足，熒幕太小，字幕太細，十多分鐘只聽到喃喃自語，根本無法聽清內容，這也是個絕佳廁所位，陸續散去的人也不少。

三十度高溫，地下炙熱，中老年人佔多，他們都難以久坐，要他們坐足全程還可以，但完全聽不清影片內容，對最有耐性的人都是考驗。

你可能會說，悼念不是嘉年華，別有太多要求。但我認為，既然長達兩小時，就要講究節目編排。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舞台節目監製

六四燭光集會是悼念，是祭奠八九屠殺血案，不是嘉年華，不是娛樂活動，需要節目編排嗎？

當然需要。殯儀館喪禮，宗教儀式，基督教天主教，有神父或牧師禱告致辭，至親好友講述生前種種，更有影像片段。現場如何佈置？播哪首音樂配合？營造甚麼氣氛？都需要編排。目的不一定要突顯甚麼生榮死哀，動機可以非常單純。整個安排，是希望出席喪禮的親友，留下緬懷，帶着思念離開。

個人喪禮，幾十上百親友出席，也要講究禮儀的節目安排，何況是長達兩小時，每年都有十多二十萬人出席的維園燭光晚會。

會場佈置、萬千燭光、燃點火炬、悼辭致祭、死者名單、三鞠躬禮，有些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市民，要求一切不變。甚至唱甚麼歌：《血染的風采》、《祭英烈》、《自由花》，一首都不能少，也千萬不要摻雜其他內容，六四就是六四，要純粹，不要講其他。有些參與者，特別是中老年，對扣連雨傘運動，唱《撐起雨

傘》，頗有微言。

我明白左右做人難，順得中老年的心意，又會失去年輕人的「市場」。但在基本不變，極度有限的空間下，是否甚麼都不可為呢？可以參考他山之石。台灣的大型集會，無論是慷慨激昂還是悲情控訴，都有一個能指揮大局、控制節奏、營造氣氛、臨場應變的司儀，香港歷年的六四集會，就是缺少了這種靈魂人物。

十多萬人，三十度高溫，耐性耐力隨時間過去而流失，台上台下如何連結，如何扣緊出席者的心，掌握節奏是關鍵。無論是致辭還是同學發言，要盡量簡短，信息要簡單清楚，要有 punch line，講完，要讓聽眾的腦袋有東西帶走，可以繼續思考。

播出天安門母親，或支持香港雨傘運動被捕內地人家屬的講話，同樣道理，也要盡量簡短，講話全文可印在場刊，更要確保十多萬觀眾聽後明白他們在說甚麼，影像音響設備，熒幕字幕大小相當重要。

如果要更莊嚴簡潔，可參考美國紐約每年悼念九一一的儀式，逐一讀出死者全名，以表哀思，沒有任何多餘的話。是否適合，可以研究。

六四燭光集會要與時並進，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舞台節目監製。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現場採訪

資深報人，報紙主筆，竟然對記者以身犯險現場採訪，會說出這番違反新聞學ABC的說話。

〈優質報道毋須犯險〉的社論，主筆引用兩宗轟動國際的新聞，其中之一，是長江翻船：「迄今已逾四百人死的長江客輪翻覆慘劇，有記者要求『現場報道』，其實所為何事？想證實政府資訊失實，還是想為這則新聞再添鹽加醋？一場遠在千里之外，因龍捲風而發生的慘劇，對港人除有點警惕作用或引發惻隱共鳴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價值？這些資訊恐怕只淪為垃圾資訊或資訊『噪音』，對公眾並沒有甚麼實際意義。」

長江翻船慘劇，不但轟動全國，也是國際大事。不少外國媒體駐華記者，趕赴現場報道，不知道有沒有外國媒體，指摘記者以身犯險，製造垃圾資訊或資訊「噪音」？除非主筆認同香港本土派立場，長江翻船是他國的事，與我們無關，香港媒體只應關注本土。但我相信，建制主筆肯定不會認同這種大逆不道的論調吧！

長江翻船，無論是肇因還是救援，都充滿疑點和可議之處，關乎幾百個家庭的苦難和福祉。即使紅鬚綠眼的外國記者，基於人道理由和新聞價值，都會千方百計尋求真相，何況是「血濃於水」的香港同胞，大學時期鼓勵同學「放認關爭」的主筆，不會不同意吧？

官方公佈翻船是龍捲風引起，連內地專家都質疑這種說法。客輪有否改裝導致意外？四百多名乘客和船員，倖存者僅十二人，其中七人自行游上岸，船長和部份船員生還，絕大部份乘客死亡，原因是甚麼，不值得深入探究嗎？

香港大陸關係密切，香港人乘坐客輪遊長江，每年不計其數，要對港人有所警惕，不去現場查訪，如何尋求真相，難道照抄內地媒體的口徑，喪事當喜事辦的內容：〈生為國人，何其有幸！〉、〈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難道主筆認為，這類吹捧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宣傳，可以在裏面發掘沉船慘劇的真相？

作為資深報人，你可以批評現場採訪不夠深入，真相仍未曝光，也可以呼籲記者注意安全，以免身體受傷。批評記者「現場報道」，還質問「所為何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新聞就是要到現場

報章主筆質疑，香港記者到事發地區現場報道，有沒有必要？舉的另一個例子，是南韓爆出中東 SARS，廣泛蔓延。在免費報紙的社論，主筆這樣嚴厲批評：

「有別於二零零三年沙士時，港傳媒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今次有傳媒工作者赴韓，走到當地曾接收新沙士患者的兩間醫院採訪，這樣報道是否專業？假如不幸『出事』，可否視為『偉大殉職』？無論這是前線記者自行請纓作現場報道，抑或是傳媒管理層在市場化下驅使大機器的兩顆『螺絲』以身犯險，都不應獲公眾認同，因整個社會同樣要為他們不顧人身安全的行為而冒受感染的危險。」

請問：中東 SARS 在南韓爆發，外國記者有沒有雞飛狗走，逃離現場？還是趕赴有關醫院作現場報道？若是後者，他們會受到本國同行輿論炮轟，指摘他們以身犯險，將病毒帶回國，連累整個社會嗎？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傳播，一發不可收拾，國際醫療組織前仆後繼，趕往現場人道救援，當中亦包括香港醫護人員。外國記者亦同步到達，他們雖然未能救死扶傷，但可以通過他們的現場報道，用鍵盤用電腦

用相機，把真相呈現，為弱勢發聲，喚起世人對疫情的注意。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病毒無國界，伊波拉可以傳到歐美，中東SARS也可在韓國爆發，然後蔓延鄰近國家，也分分鐘會波及香港。

香港有為數不少的韓迷，不止崇拜韓星追看韓劇，三不五時就會飛到韓國朝聖，亦有不少愛美港人，不論男女，喜歡到韓國提升容貌水平。

韓國的財閥、官員、醫療、媒體，四者關係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單看傳媒的表面報道，無法理解疫情的嚴重。疫症爆發初期，官員連醫院名單都不肯公佈，怕得罪背後的大財閥，整個韓國、鄰近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都蒙在鼓裏。

香港記者到韓國作現場報道，你可以批評他們不夠深入水準不足，但不可全部抹殺他們的努力，作為同行，用尖酸刻薄的口吻揶揄甚麼「偉大殉職」，令人齒冷。

新聞就是要到現場，這是新聞學的第一課。「炒台」炒冷飯式的過時新聞，不但對不起付錢買報紙的讀者，更可能會誤導公眾，貽害蒼生。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不是果迷

不是果迷，不會天未光排隊搶購手機手錶平板電腦蘋果新產品。對電腦通訊產品也算跟得貼，但只限在資訊上的認知，不會「逢果必買」，導致傾家蕩產。

其實不算落後，三十年前，已開始使用蘋果個人電腦。依稀記得，那部忘了是第幾代的電腦，相當樸拙，用今天的眼光看，是非常原始。熒幕與主機連在一起，字體綠色，用錄音帶錄音機儲存資料，需要高超技巧，也相當不便。但一樣可以玩遊戲，最單純的「食鬼」，已可以通宵達旦。

大學畢業後，一幫同學住在一起，那部原始的蘋果電腦放在廳中，像共產主義一樣任用。這部私產究竟屬誰？解散後電腦又落到何處？始終想不起來。看見此文的好友，請告知。

蘋果產品愈出愈火紅，始終沒有追。開始用智能電話時，選擇了比較平價的牌子和型號。直至最近，才有機會購買第一部蘋果平板。性能如何？好不好用？剛買，仍在探索中。用後感在網上多如牛毛，不是專家，不打算在這裏班門弄斧。

初步感覺是：不習慣，要重新適應。

這裏想談的，不是硬件性能，而是蘋果作為一種感覺。

平日路過蘋果店，遠處望去，覺得設計簡約光猛，面積也大得驚人，透明玻璃外牆，裏面的一切，外頭望得通通透透。到了晚上，更成了獨特的光源，別有一番吸引力。

沒有買東西，只八卦入內逛了幾次。陳設非常簡單，一眼望盡，幾十張大枱，擺滿蘋果產品。人頭湧湧，交頭接耳，或問詢，或解釋，或介紹，聽不到硬銷，與一般電子影音店售貨員的態度截然不同。

沒有人跟出跟入，也沒有「先生有咩嘢可以幫你？」「同你介紹番！」這類不停煩人的說話。你可以只問不買，只看不買，甚至只試只玩不買，沒有人來干預，也沒有人阻止。

無論你是初哥還是老雀，用過還是未用過，隨便找一個穿蘋果 Tee 的店員，肯定逢問必答。無論你對產品是一無所知，連最基本的 ABC 都不懂，又或你覺得問題很蠢，不好意思開口，放心，他們不像電腦商場的 IT 精英，不會向你白眼。

這種銷售模式，肯定不會得到最好的成本效益，在跑數大過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蘋果在打甚麼算盤？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蘋果店員

蘋果店隨便找一個店員，ABC 或 123 問起，問完又問，他或她都會不厭其煩的向你講解。

那天和太太問長問短問了半小時，店員詳細解釋，全程保持笑容，最後，還是決定暫時不買。店員主動提議，可在網上登記入門工作坊，無論是否擁有蘋果產品，都可以參加，全程免費。於是即場上網登記，又花十多廿分鐘，始終沒有任何成交，店員的熱誠投入，依然沒變。

這種銷售方式，與一般影音店有天淵之別。到別的影音舖問詢，可能因為蘋果都是公價產品，利潤不高，店員竟然一開聲就批評產品不好用，然後全程硬銷其他牌子，言下之意，其他牌子都好，蘋果就不要買。這種態度，極度惹人反感。

其他影音店的售貨員，底薪不高，收入來源靠佣金，做成每單生意，都可增加收入，「軟硬兼銷」，務求要你打開錢包為止。花了唇舌，投入時間成本，搞搞震冇幫襯，生意做不成，沒有回報，認為蝕了給你，售貨員就會馬上面黑。

蘋果工作坊成功報名，臨走發揮記者本色，問店員這種銷售方式成效如何？店員坦白承認，講解完，客人不一定會買，所花時間與銷售量可能不成比例。那麼，蘋果店員這麼落力跟客人講解，也是做成生意，每單計佣的嗎？答案：不是，是月薪制。有沒有其他獎賞？如何用表現來衡量升職加薪？制度的誘因是甚麼？為何員工可以長期保持熱誠？時間不夠，沒有追問。這是企業管理值得探討的課題。

蘋果店員，幾乎沒有例外都是年輕人，不是站在玻璃櫃枱後為顧客講解，而是滿場走。個個精神飽滿，步履輕快，有一種忘我的投入感。

店員穿蘋果 logo 藍 Tee 制服，不少都短褲波鞋。其中一位特別引起我的注意，短衫短褲，一隻手一隻腳佈滿紋身，除了外表比較搶眼球，工作態度和熱誠，與其他店員沒有甚麼分別。

紋身在西方國家稀鬆平常，但不少人卻有負面偏見，為「安全」起見，華人僱主未必會錄用。紋身不影響對產品的認知，不影響科技知識，不影響工作態度，蘋果不論外表，唯才是用，這可能是蘋果員工熱誠投入愉快工作的原因之一。

入蘋果店，甚麼都不買，也可以感受這種氣氛。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賣感覺

聞說，不少心儀蘋果產品的年輕人，對蘋果店的工作趨之若鶩。即使有正職，也非要到蘋果做兼職不可。

聽過一種說法，蘋果產品設計巧妙，一般日常使用的比例甚少，要學懂全部內容，不是容易的事。不少年輕人的心態，是到蘋果店學習使用方法和產品知識，已經心滿意足，不管人工高低，都是賺到了。果真如此，年輕店員這麼熱誠投入，不是沒有原因的。

熟悉情況的朋友告知，一般影音店售賣蘋果產品，店員差不多是沒有佣金的，怪不得他們毫不熱衷，更大彈特彈蘋果，二話不說，就把其他牌子的產品拿出來，拚命推銷。蘋果店員工的計薪方法如何，我還未搞清楚，但應該不會是逐件計，也沒有要求跑數，但銷售成績和表現，與升職和薪酬有一定關係。怎樣的制度令員工有熱誠而不功利，這是商業管理值得研究的課題。

我是蘋果初哥，不少人對蘋果產品的性能讚口不絕，還未引起我的共鳴，相信

要用一段時間，才能參透。但有說蘋果賣的不只是產品，而是時尚、潮流、品味、形象，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賣感覺。

早有資訊科技評論員指出，蘋果產品不但是科技，更是有非常品味的家俬。多年前推出的一部叫 iMac 的蘋果電腦，流線型五顏六色，有太空科技的感覺，但老實說，體積實在太大，放在狹窄的房間裏，感覺很擠迫。但香港人還是要買，見過有人把 iMac 放在客廳中，不經常用，當作是相當時髦的科技擺設。

視窗運作的 PC 和蘋果的 Mac，是目前最流行的兩大電腦系統設備，兩者概念截然不同，用法上下左右倒轉。用慣 PC 多年，要轉用 Mac，要重新適應，一把年紀，有一定難度，更因為 PC 未必能開啟 Mac 的檔案，要花錢和時間，安裝不同軟件，才能把問題解決，令人卻步。但不少朋友都轉了或打算轉 Mac，除了性能，感覺上，用 Mac 好像進入一個新境界，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朋友警告，用蘋果是會上癮的，很快就不能自拔，遲早會把所有舊產品廢掉，換成蘋果，更會愈陷愈深。我不知這種「最壞」的情況會否出現。但很明確的是，我蘋果癮的起源，不是產品，而是蘋果店員工的熱誠投入和活力。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等埋發叔」是驚天大謊言？

政改方案二十八對八大比數被否決，建制議員互相指摘，更大的好戲，果然在後頭。

建制派的 WhatsApp 鬧劇，傳媒的焦點，集中到誰泄密捉鬼遊戲。

新聞當然有相當吸引力，建制派貌合神離、同牀異夢、爾虞我詐已爛到出面。當被點名的內鬼日日新鮮，忙着指控和澄清，焦點卻被轉移，大家都忽略了最重要的環節：三十多名建制議員集體離席，導致政改方案以二十八對八被災難性否決，究竟與「等埋發叔」有沒有任何關係？還是有更大的緣由在裏面，「等埋發叔」只是臨時想出來掩飾真相的驚天大謊言？

「等埋發叔」這個故事最大的疑點，是建制派泄露出來的 WhatsApp 內容，沒有一個字提及「等埋發叔」。看到的亮點，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教路，指點建制議員議會策略。立法會主席本應嚴格恪守中立，曾主席參與其中，失格兼失身，不偏不倚的形象一鋪清袋。難以想像，曾鈺成還可以厚顏地在主席位置上繼續坐下去。

隻字不提「等埋發叔」，他們七嘴八舌討論得最多的，是大嚐陳偉業的動靜，一時說大嚐會提中止待續，一時又說大嚐離開是陷阱，總之是大嚐做甚麼不做甚麼，都牽引着整體建制議員的投票策略和時機。結果陳偉業甚麼都沒有做，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泛民議員發言完畢，建制議員又停止發言，曾主席唯有邀請政改三人組總結，然後進行表決。接下來發生的事，都在媒體的鏡頭下呈現出來。

建制派「一票都不能少」，要整整齊齊投票，要完成這個政治任務，除了在最後關頭冒極大風險集體離場，還有別的方法。發言的規則是每人只限一次，最長十五分鐘。既然泛民發言已八八九九，建制議員已經控制了何時表決的大局，可早又可遲。

如果「等埋發叔」是真的，建制議員大可繼續發言，一個十五分鐘，四個就一小時，即使遇到任何交通狀況，發叔都應趕到了吧。何況，未發言的建制議員豈只四個，還有一些泛民等待包底反駁，分分鐘可以拖幾個小時。用接力發言來「等埋發叔」，比拉隊離場安全萬倍，為何卻棄而不用？

如果離場不是為了「等埋發叔」，那麼，又有甚麼更重大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等埋發叔」拼圖

「等埋發叔」是建制派用來掩蓋「甩轆」事件的遮羞布，背後可能有更多見不得光的原因。

被問到要「等埋發叔」，建制派齊整投票，主角發叔似乎一無所知，只三番四次強調「公道自在人心」，有給人擺上枱硬啃死貓之慨嘆。始作俑者的經民聯林鍵鋒，雖然已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鏡頭面前痛哭悔罪，但被記者追問因由，卻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隻字不想再提。

究竟為何建制派非要「等埋發叔」不可？坊間鋪天蓋地的陰謀論，都無法解釋種種疑團。報章早前爆出的政情八卦，正好找到關鍵的一塊拼圖，把整幅圖畫稍為完整的呈現出來。

政圈一直流傳有泛民轉軚，言之鑿鑿，但只聞聲而未見影。政治耳語透露，到決議提交立法會辯論表決的一刻，確有泛民表示考慮轉軚，但數量不足以令政改方案通過。如果有足夠時間繼續游說立場動搖的泛民，方案得以通過，就有更大的機

會。

如果真的要齊齊整整「等埋發叔」，建制派大可繼續發言，拖個兩三小時，發叔即使上了月球也趕得及回來投票，但葉國謙林鍵鋒卻選擇拉隊離場，企圖造成出席人數不足，會議馬上中斷。如果召集議員開會的鐘聲響起超過十五分鐘，法定人數仍然不足，就會流會，按規定，一星期後，全體大會才可再度召開。

有很多個方法可以「等埋發叔」，但造成流會卻只有集體離席一途。政治一天都嫌長，何況多了一個星期對泛民做游說工作，奇迹出現，政改方案得到通過的可能性極大。這個理論最大的漏洞是，若果建制議員集體離場故意造成流會，政改三人組沒理由事前一無所知，但當時林鄭表現得一臉錯愕，卻又不似演技精湛，內裏究竟有何玄機？政治耳語又稱，向泛民游說的工作，政改三人組早已被架空，主要由西環主導，游說進度如何，最後關頭，官員根本所知不多。果真如此，就能清楚解釋林鄭茫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

政改西環主導，建制議員西環指揮，命令由西環發出，「甩轆」事敗，要排隊向西環解畫，就變得理所當然。西環治港已成事實，但重大政治任務卻所託非人，竟然交給這幫豬一樣的建制烏合之眾。

二〇一五年七月五日

豬一樣的烏合之眾

泛民互相攻擊，分裂再分裂，經常被形容為一盤散沙。建制呢？隊形整齊，步伐一致，有西環和政府力撐，蛇齋餅糭資源無限，似乎呃得吓人，但「等埋發叔」一役，暴露出來，原來只是一幫豬一樣的烏合之眾。

建制議員裏的所謂班長人物，議會策略固然低劣，當中的法律界人士對議事規則的認識，更迹近無知，從曝光的 WhatsApp 對話可以看到，水平連中學生還不如。

集體離席，故意造成出席人數不足，會議暫停，更可能被迫腰斬流會，是重要的議會策略，在緊要關頭運用，無可厚非。這是集體行動，事前的策略溝通至為重要，從建制議員的 WhatsApp 內容，完全看不到對集體離席有任何溝通對話。

但這並非最慘不忍睹，最災難性的，是離席的三十多個建制議員，只有極少數知道內情，其餘的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只識跟大隊人走我又走。有位議員說得最坦白：按常規做法，「不會問，先起行」。

「不會問，先起行」，如果翻譯為中共的語言，就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這是文革的常用語，無限忠於毛主席，最高指示無論理解與不理解，都要堅決執行到底，為表忠貞，沒有最左只有更左，殺人放火全都做得出來。文革結束了幾十年，但共產黨的基因代代相傳，永不消失，繼承文革極左思想的土共，在香港發揚光大。

「不會問，先起行」翻譯成香港語言，就是不用腦。長期不用腦，結果就會喪失最基本的分析和判斷能力，如同一隻會行會走的喪屍。

領導說向東就向東，叫你站着你不敢坐，即使撞牆跳海也不敢違抗。共產黨用人的標準不是看能力而是忠誠。忠不忠，看行動，愈是死忠，愈快上位。

如果這幫烏合之眾，只是忠於領導，完全沒有異心，那就好辦。問題是他們不是因為甚麼共同理念而結合成黨，而是純粹利益：政治利益，以及繼之而來的龐大經濟利益。當中，還有不同群體派別的爭位和權鬥，自己人中間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不止大陸，香港土共也經常發生。

於是，笑話百出的 WhatsApp 對話曝光了，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人大代表也加入戰團。一場鬧劇，只有領導大喝收聲，才會結束。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建制派中，曾鈺成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大多數時間，他都表現得邏輯嚴謹，轉數極快，而且中英俱佳，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更是口舌便給，辯才了得。

建制派充斥不學無術之輩。議事殿堂大聲叫囂，儼如市井流氓。中英文法都狗屁不通，卻面不紅氣不喘的大放厥詞。議事規則社會政策東西南北都未搞清楚，就放盡喉嚨亂講一通。

比起他的建制同僚，曾鈺成的水平，超出何止千倍萬倍。如果曾鈺成不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政，不受黨鐵的紀律約制，可以憑自由意志論政參政，他絕對是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無論中央還是特區，花掉難以估量的真金白銀時間精力，扶植建制政黨，培養政治人才，但建制派來來去去，由始至終，就只得一個曾鈺成。本來，從政應無年齡限制，但曾鈺成已經聲言任滿後退下火線不再參選，放眼望去，後無來者，繼任無人，計算成本效益，中央真的做了冤大頭，極不划算。

曾鈺成雖然很多時候都身不由己，在政治夾縫中，他的表現一直不過不失。作為立法會主席，對議事規則倒背如流，主持會議技巧嫻熟順暢，對重大議案的立場尚算不偏不倚，就連泛民主派的對手，也相當佩服。

WhatsApp 醜聞曝光，曾鈺成嚴重角色衝突浮出水面，輿論嘩然，有泛民議員對曾鈺成提出不信任動議。

對於要扳倒曾鈺成立法會主席之議，泛民只是半心半意。他們害怕選出一個比曾鈺成更差的建制派擔任主席，在建制派中，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俯拾即是。

立法會選舉，泛民支持度得票率長期比建制派高，但功能議席加上分組點票，泛民長期被動捱打，在議會中，完全發揮不出民意力量，更受到無理的指摘和壓迫。

對表現得稍為像個正常人的曾鈺成，泛民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馬上「愛上綁匪」。泛民對曾鈺成極力擁護萬般不捨，即使在議會裏，泛民根本票數不夠，對曾鈺成不信任動議通過的機會根本是零，泛民也擔心如此表態，會破壞與曾主席的關係。

不信任動議第一回合，泛民走了三票，暑假回來將有第二個回合，泛民會否繼續是其是非其非，支持不信任動議，擦亮眼睛，拭目以待。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晚節不保

曾鈺成聲言不再參選，不再連任立法會議員，當然也不會再擔任立法會主席。他的政治生涯即將完結，不論是將來會歸隱山林，還是成立智庫發揮政治餘溫，在一個正常文明的社會，在舞台打滾了幾十年的政治人物，最重視又或最介懷的，是歷史如何對自己作出評價，會不會晚節不保？有沒有身後罵名？

本來，他根本不需擔心這些問題。曾鈺成出身左派家庭，根正苗紅，但公開表現的言論行為，沒有與香港格格不入，令人渾身不自在的土共習氣。

擔任立法會主席期間，曾鈺成的表現有口皆碑，無論左中右政治人物，如果不是心存偏見的話，都會讚口不絕，認為他主持會議，基本能做到公正持平，不偏不倚，重大政治爭議，都能拿捏得恰到好處。如果曾鈺成能以這樣的好名聲好形象做到任滿，落任後，在不同跑道上繼續作出貢獻，非左派的香港人，或許還會記着曾鈺成那美好的一面，懷念他對香港議會政治文化作出的貢獻。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本地左派如何推崇他們的愛國人士，為愛國愛港

革命事業作出卓越傑出的貢獻，但這都是左派圈內小圈子塘水滾塘魚的評價，極難獲得一般非左派香港市民的認同。講得白一點，這只是左派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吹自擂，與香港主流社會產生不了丁點關係。

落任後，一般香港市民會怎樣評價曾鈺成呢？或許他主持會議控制大局的技巧仍會令人津津樂道，又或許曾鈺成對他的黨友疾言厲色，要他們不要教主席如何執行會議規則，也令人印象尤深。但香港人絕對不會忘記的，當然是政改表決一役曝光的 WhatsApp 醜聞，曾鈺成的所謂中立持平原來是裝出來的，不偏不倚的形象一鋪清袋，背後的政治操作，原來是那麼的不堪。

當然，香港人還會記着的，是曾鈺成對醜聞絲毫沒有悔意，事後語言偽術的辯解，更令人嘆為觀止：參加建制派群組可以令主持會議更順暢，樂意與泛民建立討論群組，沒有「不公」，沒有偏幫某一方，沒有扭曲《議事規則》，所以不會道歉……

曾鈺成的自嘲能力是其他土共左派沒有的，但一句「人蠢有藥醫」，他的形象危機，能化解得了嗎？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Wi-Fi 蛋仔

外地旅行，手不離機，隨時隨地上網。即使不是中毒已深的低頭一族，人生路不熟，拿着手機平板地圖搵路，也要非一路行一路上網不可。

數據漫遊上網極其昂貴，只幾分鐘已經耗費千元，極不划算，因此，可以在外國使用的數據卡就應運而生。

使用數據卡上網，最方便莫如用 Wi-Fi 蛋仔，一隻可供最少四部手機或平板同時上網，一家四口夠用。而且是隨身攜帶，邊行邊用，不用等回到酒店，或找到有 Wi-Fi 的商場餐室，都可以使用，極其方便。因此之故，租用 Wi-Fi 蛋仔的本地公司愈開愈多，隨便谷歌一下，會找到不同形式不同價格的租賃服務，更可出發那天在機場取，回程再在機場還，如此服務周到，顧客豈能抗拒？

租 Wi-Fi 蛋仔在香港未流行前，外國已經興起。到韓國旅行，在網上找到類似服務，信用卡付費，在首爾機場取機。那次經歷並不十分愉快，原來這只是一家網上公司，在機場並無舖位，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打了幾通電話，踏破鐵鞋才發現原

來是兩個大男孩，推着一車 Wi-Fi 蛋仔，坐在機場大堂的椅子上交收，因為錢已在網上繳付，簽名取機就可以。但用完還機，又要再經歷另一番折騰。

香港興起 Wi-Fi 蛋仔租賃後，我仔細研究過，服務尚算不錯，但做生意畢竟要賺錢，費用絕不便宜，每天費用幾十到上百元不等，視乎地區而定，而且更限時限刻，遲一天還又要付行政費。

如果你經常出外旅遊，又稍為懂點電腦常識，我的經驗是，自己擁有一隻 Wi-Fi 蛋仔，再自行選購外國數據卡，就可以隨處通行。

各式各樣的 Wi-Fi 蛋仔在電腦商場有售，平貴隨意，不懂的可問問售貨員。一隻蛋仔幾百元有交易，與租 Wi-Fi 蛋仔的價格比較，旅行兩次就可回本。

數據卡呢，可以網上買，但不同國家有不同價格和條款，限制多多，最方便莫如親身到包羅萬有、甚麼都可以買到的鴨寮街。

鴨寮街絕對是個神奇的地方，除了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還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舊物出售，買電話卡數據卡的攤檔，差不多延伸至整條街。

攤檔擺滿不同國家不同價錢的數據卡，令人眼花撩亂，有不知如何入手的感覺。但路在口邊，不懂就問。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鴨寮街買數據卡

深水埗的鴨寮街，對不少人，就像劉姥姥入大觀園，眼花撩亂，分不清東南西北。不打緊，只要立定主意，清楚目標，要買電子零件、電腦硬件，還是手機相機，定好方位，定可找到適用的心頭好。

電話數據卡的攤檔集中在鴨寮街桂林街交界，遠近馳名，連鄰近地區的旅遊討論區也有介紹。銷售模式都差不多，一張大枱擺滿各式各樣的通訊卡，當眼處，貼出熱門卡的國家、性能和價錢。例如日本4G數據卡七天無限上網，歐洲多國（列明國家）數據卡三十天每天400M等等，當然還有本地或中港兩地電話卡，這些不需登記姓名的太空卡，價格便宜，買的人相當多。

可以在外國使用的數據卡，除了價格不同，速度各異，主要分為無限和有限上網，所謂無限，也不是全無限制，超過設定用量，速度會慢得不能忍受，要到第二天才回復正常。有限上網，就是限定數據量，用光了，要增值才可繼續使用。

數據卡即使有不同牌子名稱，大多是本地電訊商開發的，有小部份是外國通訊

商，入口香港直接銷售。早前去了幾天日本，刻意避開繁華熱鬧的東京大阪，選擇到溫泉小鎮。因為自由行要自己搵路，上網數據卡必不可少，特意到鴨寮街桂林街走了幾趟，選擇合適的數據卡。有一款日本牌子，包裝得甚為山寨，白色膠袋，聲稱4G七天無限上網，寫上使用期限、價錢，袋裏除了數據卡，還有中英文說明書，相當簡陋。價錢相宜，港幣二百元不到，網上口碑也可以，值得冒險一試，為了穩陣起見，還買了本地公司牌子的數據卡，作為後備。

飛機着陸，趁過關排隊的時間把數據卡裝入 Wi-Fi 蛋仔，網絡搜尋不到一分鐘，馬上用得，速度也相當不錯。整個行程，就靠它上網通訊，飛機 check-in 劃位，最重要的當然是上谷歌找尋目的地的路線圖。即使到了溫泉小鎮，訊號也相當穩定，幾乎沒有斷過。

必須一提，使用不同數據卡，Wi-Fi 蛋仔要通過電腦做不同的設定，不懂操作的可能會遇到一些麻煩，但只要有耐性，跟着說明書一步一步做，總會完成。

愛旅行，擁有自家 Wi-Fi 蛋仔，再到乜都有的鴨寮街選購不同國家的數據卡，就可遠走高飛。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溫泉小鎮

偷得浮生，放幾天假，到日本旅行。由布院，日本九州溫泉小鎮，據稱是日本女性最推崇的泡湯休閒熱點。朋友推薦一家溫泉旅館，找到網址，全是日文。查遍中英文預訂酒店網頁，都沒有這家。問本地旅行社，答案是：沒有在香港預訂。心有不甘，翻遍網頁，終於找到電郵地址，不通日文，嘗試用英文溝通，竟然很快便有回音。

確定日期，訂好有私家溫泉的和式房間，連早餐，房租並不便宜，人一世物一世，試試是否物有所值。來回兩通電郵，只給了姓名和天數，不需訂金，也不用信用卡號碼，電郵說到時付現金就可以了，不怕到時客人不來，累他們租不出房間有所損失？講誠信的社會，才可以牙齒當金使，也可減低不少交易成本。朋友說，日本的常規是內外有別，好的留給自己人。如果懂日文，在旅館網頁訂房，可以得到不錯的折扣，未曾嘗試，不知實情如何？若最後發現訂房者不是日本人，會如何處置？已通過電郵問明方向交通，不會派車接送，由車站到旅館，步行要二十分鐘。到了由布院的JR火車站，拉着兩箱行李，老骨頭不想太操勞，毫不猶豫跳上的士。

說來真的大鄉里，多次到日本，飛機火車巴士都坐過，的士好像還是第一回。日本的士費貴，遠近馳名，路程太遠的，捨不得。今回只幾分鐘車程，六、七十元港幣，日圓大貶值，真好！

由布院是個遊客小鎮，面積不大，包括那最為人樂道的金麟湖，步行也不需一小時，沿途都有買手信買紀念品的店舖，做旅遊生意的，難免商業化，但卻保持日本式的克制，沒有東南亞國家的俗氣，而且都是明碼實價，更不會像強國遊客區斬到一頸血。整個由布院充滿旅遊味，也沒有不自在的感覺。

凡稍有名氣的旅遊點，無論天涯海角，都會有強國人的蹤影，由布院也不例外。可能都是小店，沒有賣名牌的大商場，對強國缺乏吸引力，即使強國人出現，也表現得頗為斯文，少了點土豪霸氣。沒有強國人，香港遊客就必須注意了，在日本人當中，隨時會變成最嘈吵的動物。由布院面積太小，即使要享受溫泉，早上到達，浸一兩個小時，吃頓午飯，再逛逛街買點手信，輕輕鬆鬆完成。我們不想太匆忙，選擇留了一個晚上。清晨起來，店舖一家也未開，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空氣清新，金麟湖份外迷人，心情也特別好。臨時起意，平板上網，跟正在歐洲做交換生的女兒，越洋視像祝福她生日快樂。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溫泉旅館

由布院的溫泉旅館，格局就是我們熟悉的民宿。旅館頗為隱閉，不坐的士，找到準確位置有一定困難。櫃台的老人家，似是這家旅館的老闆，不懂英語，用手語說下午三點才能登記入住，我們早了個多兩小時到達，先放下行李，到處逛逛。

逛完回來，櫃台換了一位中年女士，看來是老闆的女兒，英語較好，向我們介紹旅館的設備。旅館樓高兩層，有七、八個房間，每間都有松竹杉梅等很好聽的名字。房間門口佈置成日本小庭園，清幽雅緻。除了住宿，這位女士還向我們介紹大小不一的溫泉湯池，收費和開放時間。

識途老馬，尤其日本人，到由布院不一定會過夜，不少都只純泡湯。遊客可以選擇付費入場的公眾湯池，也有一家大小的私人風呂，每小時計算費用。如果行程緊湊，不想久留，純泡湯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入住的和式房間，比一般日本酒店房間大得多，一時忘了數算共有多少張榻榻米，中間放着大茶几，把茶几推到一邊，就可騰出空間放被鋪睡覺。

房間內的私家溫泉，才是整個行程的重點。所謂露天風呂，也不是百分百露天，頭頂有簷篷蓋着，望見天空的只是一小部份。即使如此，如果外面白雪飄飄，又或夜深繁星點點，浸在炙熱的溫泉裏，天人合一，何等享受。但正是盛夏，天色也不佳，此情此景，只能靠想像補足。

因為二樓房間有人入住，光脫脫在露天風呂，常懷疑會否走光，有點不自在，也影響了享受溫泉的心情和雅興。沒所謂了，既來之則安之，還能擔心得那麼多？

很佩服日本人的認真，湯池由一塊塊石頭砌成，設計得一絲不苟。跟公眾風呂一樣，泡湯也要依足規矩，先由頭到腳洗擦乾淨，才可入湯。沒有其他人在一起，不少細節都省去，只求浸個痛快。湯水沒有特別氣味，無色無臭，有詳細說明成份、酸鹼度和醫療作用。但湯水溫度很高，初時很難適應，即使浸了一會習慣了，也不宜久泡，高血壓心臟病者，更要特別小心。

值得一提是旅館的早餐，不是豪華，但擺設的製作都相當認真，吃得飽飽的，幾乎可以省卻午餐。配備私家風呂的房間不便宜，但物有所值。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打 999 怕勾線

基真小學五年級女學生墮樓慘劇，事發已經年半，當時已引起極大爭議。死因庭聆訊，披露更多細節。校方管理層校譽先行，學生生命安全擺到最後，原來未算最匪夷所思。述說的過程完全偏離常理，為掩藏真相，竟敢在法庭一派胡言大話連篇，更是令人震驚。

由校長到副校長，訓導老師到學校職員，涉案一千人等，無一不遭法官嚴厲申斥。即使最後免於刑責，也難保不會受到辦學團體懲處。教育這行無論如何做不下去了，今後能否抬起頭，好好做一個普通人，也成疑問。

學生遇到嚴重意外，不是第一時間打 999 緊急求援，這種可怕的情況，不是基真小學獨有，更是不少中小學的常態。出了意外，先知會校監，再請示校長，才決定向當局求救。打 999 還是致電救傷隊，又有一番考量。如此一來，早已錯過黃金時間，小事變成大事，重傷肯定失救而死。

不少學校負責人也不諱言，學生發生意外，他們把打 999 放在比較後的考慮，

是因為害怕記者勾線。救傷車未到，記者蜂擁而至，新聞上了頭版，無論如何也會對校譽有損，影響收生，今天競爭激烈，分分鐘會殺校收場。

這種思維方式相當可怕，原來校譽比學生的性命重要，殺校不殺校是學校管理層的首要考慮，學生因失救而間接被殺，卻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不屑一顧。這種對生命麻木的態度，扭曲教育本意，甚至扭曲人性的態度，當然枉為人師，怎樣煉成？更值得探討。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作為學校管理層，資訊竟如此落後，仍然以記者勾線為理由拒絕打 999。

沒錯，很久以前，記者走突發新聞，都要收聽警方頻道，有些傳媒更請專人聽機，以防走漏重大消息。那個時候，是突發新聞的黃金時代，突發組有電單車鐵馬隊，聽到大事，警方救護未到，突發鐵馬已抵達事發現場，鬥快影到第一手最新的影像或照片。

李明達上任警務處長後，陸續將警察使用的無線電通訊數碼化，並作層層加密。李明達任處長的中後期，記者已經無法勾線，完全聽不到警方從 999 台發出的訊息。打 999 記者勾線已是明日黃花，校方普遍以為勾線仍然存在，是另一次的匪夷所思。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勾線與生命

打 999 會被記者勾線，早已是舊聞一樁，早在七、八年前開始，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為何香港的教育系統，特別是中小學的校長副校長老師們，對不存在的事情，到今天不但仍然深信不疑，更視為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比學生的性命安全還重要？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前警務處長李明逵二零零七年初退休，距今已七年多，不只一次在電台節目接受我的訪問。歷任警務處長，我對他印象最深。高官當中，李明逵相對誠懇、坦白，直問直答，鮮有遊花園和語言偽術，跟他做訪問，很到肉而且相當愉快。

數碼化再經加密，意味着記者聽 999 台通訊追尋突發新聞線索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除非警方主動發佈，否則對任何突發消息，要等街坊行人報料，或其他蛛絲馬迹，才會知悉，記者趕到現場，已經慢了九拍。

警方通訊數碼化不但嚴重影響突發新聞的採訪工作，更幾乎要消滅突發記者整個行業。不少媒體的突發鐵馬隊，再無法發揮作用，被迫解散，不少突發記者也要

轉行，這是科技發展影響行業的悲歌。

李明達落任前，在電台跟他討論過 999 台警方通訊數碼化的問題。我質問他，通訊數碼化不但截斷了記者的消息來源，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和採訪自由，更剝奪了市民的知情權，是一項完全不能接受的惡劣政策。

李明達有備而來，回應得不徐不疾，氣定神閒：新聞記者聽 999 台，等同偷聽警方通訊，你也知道，這是犯法的，犯法的事情，是不應該做的。幾句下來，已經令我語塞。

無法勾線，999 台報案的資料被堵塞，等同消滅了記者耳目。新聞界團體不停向警方商討交涉，希望找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後來，警方答允盡量主動發佈消息，但情況卻不如人意，有時更是啼笑皆非。重大罪案警方沒有主動發佈，通過互聯網公開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事件，例如「傻人發現案」、「蟒蛇出現案」等等，到今天仍沒有多大改善。

中小學的管理人，到今天仍然深信打 999 會被記者勾線，反映教育界資訊閉塞過時，這固然是個問題，但如果真的有人身受重傷，性命垂危，我要問的是，勾線與生命，哪個更重要？

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

以胸襲警

三十歲女子吳麗英，參與「光復元朗」行動，「以胸襲警」罪成，重判三個月零十五天，保釋上訴。案件處於司法程序，無意在這裏討論細節。

為了讓讀者了解，必須引述裁判官陳碧橋的判詞，陳官指女被告用胸部襲擊警員，程度雖然輕微，但她也同時大叫被警察非禮，引發其他人跟着叫囂及擲物，令罪行變得嚴重。陳官指，被告誣衊總督察非禮，行為惡毒。

被告用她軟綿綿的胸部襲警，陳官已指「程度輕微」，警員沒有受傷，自然不會驗傷，也沒有留下任何傷痕。根據法例，襲擊罪不一定要有身體接觸，例如在面前揮拳，在耳邊大叫，令對方感到威脅，也可構成襲擊。要問的是，被女性胸部「襲擊」，男警受到威脅的程度大一些？還是胸部被男警碰觸，女子感到威脅的程度大一些？不說自明。

退一萬步，女性以胸部施襲，企圖製造混亂，乘機誣陷警察，假如真的發生，可控告的罪名，包括在公眾場所行為不檢、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等，為何不選

擇這些，偏要控以匪夷所思的「以胸襲警」？因為其他罪名都不夠重，不足以令被告判監坐牢？

女性用胸部作為襲擊武器，孤陋寡聞，除了卡通片的愛美神飛彈，不少精於打刑事案件的律師都說聞所未聞，不知世上有否這樣的案例？此例一開，對所有女性來說，都會是個噩夢。

女性胸部是敏感性徵，未經同意被別人碰觸，本能反應是非禮，法律上稱為「猥褻侵犯」，罪行嚴重，可處十年徒刑。今後，若有女性的胸部被「猥褻侵犯」，大叫非禮，報警求助，問題來了，有「以胸襲警」先例，女士極可能被對方反咬一口：我沒有非禮她，而是被胸部襲擊。原告變成被告，本來控告對方非禮，但分分鐘變成「以胸襲擊」罪名成立，鋃鐺入獄。

有先例可援，色狼就可肆無忌憚，到處犯案，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佔領運動期間，一度有「非禮隊」在集會場地出現，對黃絲帶女示威者上下其手，在場警員耳聞目睹，也視而不見，有藍絲支持者更在網絡出言譏諷，幸災樂禍，說「出得嚟行就要預咗」。

可以想像，非禮罪犯將會賊膽包天，荒謬情景肯定變本加厲。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小混蛋與老混蛋

劉遵義罵學生是暴徒，是「被寵壞了的小混蛋」，我一點都沒有意外。身為港大校委的劉麥嘉軒被圍困受驚，教授愛妻情切，為她憤憤不平，乃人之常情。劉遵義做中大校長時，與學運學生為敵，名聞遐邇，罵學生不是新鮮事，今次再度開腔，作風一貫，立場絲毫沒有改變。

我驚訝的是，曾經作為經濟學教授的劉遵義，法治觀念，竟然如此膚淺。幾個維園阿伯圍埋吹水，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批評學生不知深淺，反對派破壞秩序，跟「愛字頭」互相呼應，當然沒有問題。但白紙黑字，刊登在知識大報的論壇版，這種論述，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劉教授如是說：「那些參與了上周二（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上的暴徒式行動的人，應該得到教訓，就是做出如此不可接受而且不合法的行為，是會有代價的。小懲大誡，比如監禁一天，或做一百個小時的社會服務，會對這些年輕人大有好處。」

闖入會場，干擾會議，指罵校委的學生，最多認為他們行事鹵莽，沒有禮貌，若要追究，頂多是校規伺候。如果涉及刑事檢控，以監禁或社會服務令懲處，就需要講嚴謹證據。迄今為止，警方沒有公開說過調查，律政司沒有檢控，法官還未開庭審理，為何一個程序都未展開，劉教授就跳到「監禁一天」、「做一百小時社會服務」的結論？

文章開首，劉教授這樣寫着：校委會成員「被一群暴徒追截、圍堵、嘲弄、咒罵（我希望他們不是來自一所香港最優秀的高等學府的學生。他們絕對不符合受過教育的人應達的標準）」。劉教授口中的「被寵壞了的小混蛋」，未經審訊就要監禁的「暴徒」，顯而易見，就連教授都不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劉教授不是刑偵人員，也不是科學家，但好歹都是個知名經濟學教授，應知道凡事要講證據，即使推論，都要有合理的假設。

袁國勇教授在辭職記者會上為學生說了公道話：「我哋學生永遠個樣都係好innocent……但我見嗰晚有啲年紀又大好多，個樣又獰獰好多，滿口粗口爛舌，嗰啲係乜嘢人？我睇唔係學生。」

袁教授每天跟微生物打交道，觀察入微，世事都被他看透了。袁教授的科學求真精神，老混蛋們應多多學習。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我叫「梁振英」

個多星期，接連收到三通自稱速遞公司的電話，沒有來電顯示，開首都是貌似電話錄音，公司名稱不同，但內容幾乎一式一樣：有包裹或信件經三次派遞，無人簽名，特電話通知，欲知詳情，請按零字，有客服專人為你服務。

一聽就知是最近流行的電話騙案，頭兩次事忙，沒時間玩，馬上收線。到第三次，好奇想了解甚麼葫蘆賣甚麼藥，按下零字，馬上有人回應。

是位女士，說普通話，軟綿綿陰聲細氣，一點殺傷力都沒有，叫人放下所有防禦系統。開場白，也是有快件無法派送，等你怎樣回話，隨機應變，再作反應。

本來打算把對話錄音，放上電台節目播出，但笨手笨腳，裝置未準備好，就已經收線，可惜功虧一簣。回心再想，電話如此頻密，詐騙集團應該不只一個，騙徒漁翁撒網，必有收穫，耐心等候，或會再收到來電。但等了幾天，沒有電話再來。

打算像我這樣做的人，還有很多。在電台討論這個話題，聽眾傳來一段錄音，原汁原味收錄了整個過程，相當有趣，部份情節，叫人嘻哈倒絕。

電話那邊自稱北京公安，操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對方說破獲案件，在疑犯住處搜到一批銀行存摺，其中一本屬你所有，疑犯供稱，該本存摺，用八千人民幣買回來。

聽眾堅持根本沒到過北京，沒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對方問你叫甚麼名字，聽眾靈機一觸，說自己叫「梁振英」，這位公安如獲至寶，想都不想就說：對呀，存摺的名字就是梁振英呀！

公安真的是孤陋寡聞，連梁振英是香港特首也不知道，給這位機靈的聽眾耍了一頓。公安又煞有介事的向聽眾即場做法律教育：可能是你的資料外泄，給犯罪分子利用，但你也不能逃過法律責任，販賣銀行戶口資料，可處一至三年徒刑。

聽眾假裝震驚，連說怎麼辦？怎麼辦？公安說怎麼辦，可連線到北京東城區公安局，進一步再述詳情。用多少人民幣擺平？如何交收？戲肉即將出場。

聽眾可能沒有時間磨下去，截住了公安的說話，說手機快沒電，請他改撥另一個座機電話。叫梁振英的，住所當然是特首辦，打開網頁，就把特首辦的電話號碼，告訴了這位公安。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日

又叫「梁震英」

聽眾把特首辦的電話號碼，給了這名自稱公安的騙子，不知有沒有下文？即使碰了釘子，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換個花樣，夠勤力，漁翁撒網，說不定又可得手。

我在前文說，等了幾天，騙徒的電話沒有再來。話音未落，那朝一早，又收到一個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事有蹺蹊，準備好錄音，與騙徒周旋到底。

行騙手法千變萬化，但卻萬變不離其宗。今回不是速遞公司快件沒有簽收，而是自稱深圳中旅社來電，是把女聲，很有耐性，說話慢條斯理，指我曾經在上海中旅社替人申請美國簽證，三個中國護照都是假的，特來電通知，要盡快處理，否則後果嚴重。

我當然知道這是行騙的其中一個劇本，我耐心聽着，等她露出馬腳。果不其然，沒多久，她以核對資料為名，查詢我的名字。我說我姓梁山泊的梁，名字是地震的震，英國的英。她查了一會，以肯定的語氣說，沒錯，檔案上有你梁震英的名字。

我堅持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也沒有到過上海，當然也沒有替人用假護照辦美國簽證。她要我回憶有沒有在內地甚麼地方用過證件辦過甚麼手續？我說已經很久沒到過大陸了。她又問應該有用過香港身份證在香港辦事吧？她以肯定的語氣說，回鄉證跟香港身份證是綁在一起的，資料互通，在香港用身份證辦手續，也會泄露回鄉證的資料，如果你真的沒有在上海辦過美國簽證，極可能有人盜用了你的資料。

馬腳又多露了一隻。據我了解，迄今為止，香港身份證和大陸回鄉證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證件，根本沒有互通。這種說法，當然騙不了我這個新聞人。

這名電話騙徒又說，不管你有沒有做，一定要把問題解釋清楚，盡快到上海黃浦區公安局報案，不然就會禁止你出入境權利，不得再進入大陸。

跟這位女士談了超過二十分鐘，她極有耐性，不急於進入正題，反覆問是否知道案情的嚴重性？問題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只要盡快處理好就可以了。

我說因事忙不能即時離開香港，有沒有其他方法？我以為她會提出用人民幣解決。為了增加案情可信性，她着我不要收線，要把電話直接轉到上海黃浦區公安局。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黃浦區公安

騙徒將電話轉到她聲稱的上海黃浦區公安局，為了增加可信性，工夫還是做得一絲不苟。

首先聽到的是一段有背景音樂的電話錄音，歡迎為你服務，維持治安甚麼的，然後是一位頗具權威的男幹警接電話。他先是裝作一無所知，問為甚麼會打電話來公安局。我簡單重複了「案情」，說是報案，有人盜用了我的資料，涉及用假護照申請美國簽證，我說我沒有犯案，需要做甚麼，才可以證明清白。

跟騙徒在電話談了超過半小時，他們一直沒提過錢，反而三番四次要我親身到上海跟他們面談，明顯在試探我和中國大陸有多深的聯繫，是不是交往頻繁，從而推算出有沒有大陸銀行戶口，或親朋戚友，若有，就一切好辦。

我堅持走不開，沒時間，不能到上海，那位「公安」似乎拿我沒辦法，又生一計，說可替我透過電話錄口供，只要拖着我，繼續談，或許有辦法令我上鈎。

拖得太久了，開始有點不耐煩。

我突然發難，說懷疑對方是騙徒，如何證明是真公安，又問他有沒有警號。這位「公安」給我嚇得有點措手不及，但可能走慣江湖，表現得頗為鎮定。報上名來，我叫陳志忠，忠心耿耿的忠，警號是 097818，為了讓我放心，還主動說出上海黃浦區公安局的地址和電話，讓我查證，然後晦氣地說，查好後再打電話來，才決定受理不受理你的案件。戲肉還未到，就這樣匆匆收線。

我上網查了一下，黃浦區所有公安分局，沒有這位「公安」說的地址和電話。而警號各省各市都不同，也可能重複，頗難查證。騙徒可能以為我沒有查下去的耐性，就索性隨口說一個，這樣就做得不夠認真了。

剪走了囉唆重複的部份，我把電話錄音放上網，讀者可在網上電台 D100 的面書聽到，騙術佈局大抵如何，可窺探一二。

有聽眾隨即來電，告知「被騙」的精彩過程，這位女聽眾比我有耐性，跟騙徒糾纏了半天，人也到了深圳，探討精神，比媒體的偵查報道還要認真。騙徒更製作了法院網頁，把事主的「案情」放上網，指示你自己查閱。令人震驚的是，網頁竟然有她的回鄉卡照片，詳列了真實姓名和號碼，沒有內鬼，能做得成嗎？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六日

死穴

電話騙案遍地開花，兩個月來已近三百宗，涉及金額超過一億港元。報案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多少人「暗啞底」不敢報警，實際可能是天文數字。

最轟動莫如歌唱家被騙二千多萬，騙徒五次來電，事主都按指示把數百萬過數，直至看到有關新聞才驚覺被騙。驟聽，有點難以置信。

警方公佈十大電話騙案資料，每宗金額都超過二百萬，四宗達一千萬以上，受騙人不止是退休長者，還包括公司總裁、大學講師、醫生和商人，其中一位從事保安工作的五十二歲女士，被騙款項高達三百六十三萬，如果保安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實Q」，三百多萬可能已超過一生的積蓄。

百思不得其解，電話騙徒為何能如此容易得手？被騙者不是目不識丁，總裁講師醫生商人，都見過世面，他們中招，可能是被捉到心理上的死穴。

我在電話跟騙徒糾纏了近半小時，感覺是他們的說話沒有特別說服力，邏輯也不是特別嚴密，來來去去也離不開那幾道板斧：你涉嫌犯案，即使真的與你無關，

可能有人盜用你的個人資料，你亦難逃罪責，不馬上解決，凍結財產，禁止出入境，後果嚴重。

第一階段上釣，接下來還有第二階段。為了自證清白，先把保證金存入戶口，若證明無辜，國家會全數歸還。按指示照辦，還有第二筆、第三筆款項要交，直至發覺被騙為止。

有快件未處理，有違禁品，假證件假信用卡洗黑錢等罪證，我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原因很簡單，一來新聞看得太多，已有免疫能力，二來我跟大陸沒有甚麼交往，人和事都很少接觸，任騙徒講得天花龍鳳，劇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

總裁講師醫生商人，這些有識之士，死穴在哪裏？中伏的原因，我歸結為「中國因素」。

大陸冤獄何其多，證據如何荒謬，也可入罪。大陸體制，公檢法惹不得，說你犯罪就是犯罪，只能想辦法自證清白。更有可能，跟大陸交往，或多或少會踩界，網購也可能買了翻版，說你有嚴重犯罪行為，即使亂作，只要有一千宗說中了一宗，你也會覺得東窗事發，大禍臨頭，既然人民幣可以解決，馬上乖乖奉上。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騙徒新橋，將會陸續有來。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全港獨家

天津大爆炸第五天，總理李克強終於現身到場視察。姍姍來遲，劇毒山埃的位置還未確定，豈會以身犯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危險，是北戴河會議權鬥正酣，誰敢離開現場，隨時做俎上肉任人宰殺的李克強抽身，說明天津災區危險暫時解除，北戴河的權力佈置，也應該暫告一段落。

李克強到醫院探望傷者，給香港有線電視記者逮個正着，做了個全港獨家。

網上圖片看到，這位叫陳遠東的記者，一手拿着沒有電線相連的有線電視咪牌，一手拿着智能電話做攝影機，就這樣做起訪問來。

又咪牌又攝影又訪問，真的是踢晒腳。距離很近，空間有限，記者要向後拗着腰，才可以把李克強的聲畫完整地攝入鏡頭，完成整個訪問。

李克強對着智能電話的鏡頭侃侃而談，影片收到不少短訊提示和震機聲音，不知記者是否心情緊張，連深深的呼吸聲也聽得一清二楚。

對香港記者的拼搏精神和應變能力，真的沒話說。本來，正常編制的電視新聞

攝影隊，應該有記者、攝影和工程三人。但到兵荒馬亂的災難現場，經常是一拆三分頭行事，只要有新聞出現，不管做任何崗位的，都要頂硬上。

攝影機當然是跟着攝影師，沒有攝影機的記者，本能反應就會拿出手機拍攝。今天智能電話的功能愈來愈好，攝影收音功能也非常專業，要拍出好影片難度也不高。但即使千載難逢訪問到李克強，卻沒有電視台的 logo，觀眾無法知道這是獨家還是別的電視台的影片。對記者的要求，除了問題要精警到肉，更要臨危不亂，拿出咪牌攝入鏡頭，成為必不可少的指定動作。

電視台的攝影師和記者有明確分工，記者負責採訪，對事件背景有一定掌握，口齒比較伶俐，懂得提問。攝影師的專業是拍攝，負責把新聞攝入鏡頭，上山涉水也難不倒他，但要做個正正經經的訪問，真的有點難度。

採訪隊兵分三路，如果不是記者，而是電視台攝影師，撞着政經要人，當然不會白白放過。看過一條電視台攝影師拍攝兼訪問的新聞片，內容是甚麼已記不起，攝影師的提問雖然結結巴巴，但也算到題，有所交代。

Multitasking 的多工能力，已經是對記者最基本的要求。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真相死亡

災難在中國，是天災還是人禍，第一個死亡的，永遠都是真相。

天津大爆炸，震動中南海，政治局七常委開會，破天荒討論生產安全事故，下達重要指示，責成有關部門嚴肅處理，追究責任，一查到底。

共產語言，遣詞用字五十年不變，聽得耳朵起繭。黨八股背後，實質是甚麼呢？講多無謂，看行動最實際。

當局證實俗稱山埃的氰化鈉有七百噸之多，數量之大，令人咋舌，違法儲存，已是定論。甚麼人有這麼大的膽子？劇毒化學品可以在民居附近大量擺放，而且經營多年，沒有硬後台，絕對不可能。

已公佈的資料，說幕後老闆是當地前公安局長的兒子，打通消防公安的關係，因此橫行無忌。更稱主事者已受當局「控制」，但甚麼叫「控制」？而不是拘捕、檢控，實在耐人尋味。政治局常委說要「一查到底」，查到這一層，到了底沒有，若有更大的老虎在後台，真如傳聞中涉及前任常委現任常委，還敢不敢查？

能否查到真正的幕後大老虎，根據往績，人民不會有太大期望。但迫在眉睫的是，爆炸災場是否安全？還適合不適合人類居住？

央視《焦點訪談》跟隨配備先進檢測設備的北京消防總隊生化偵檢隊伍，到現場採訪。鏡頭所見，在現場接受訪問的北京公安消防總隊副參謀長李興華神情緊張，上氣不接下氣：「今天上午這趟去採集的結果，偵測的結果跟昨天幾乎一樣，還是氰化鈉和神經性毒氣這兩種有毒的氣體。這兩項指標都達到最高值。」

氰化鈉和神經毒氣都含劇毒，瞬間致命。央視《焦點訪談》製作嚴謹，有一定口碑，如此重大發現，必定層層上報，重重把關，才會播出。豈料節目出街不久，該輯《焦點訪談》節目從央視官網撤下，新華網引述化武專家稱：「只要具備專業常識，就知道這絕不可能」、「神經性毒氣合成極為複雜，事故現場根本沒有產生神經性毒劑的可能」、「不排除現場的測量儀器出現誤報」。

「兩天的偵測結果幾乎一樣」，一句「誤報」解釋得了嗎？七百噸山埃的用途，一直沒有交代，存貨清單也沒有披露，倉庫儲存了軍事用途的神經毒氣，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嗎？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九月三號去日本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日，無端端多了一天假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

抗戰勝利年年有，為何要到七十周年才紀念？又為何只是一次過假期？七十一周年、七十二周年就沒有抗戰勝利日了嗎？這明顯是政治假，要全面配合習大大的主旋律。

工人代表說，打工仔女有薪假多多益善，最好是年年九月三日都有假放。商界建制派代表牙痛咁聲，為了政治正確，不敢強烈反對，只要這天假不是年年放就算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變成假期多一日少一日之爭，不知大陸民族主義憤青會有甚麼感想？

香港人相當現實，這假期只是今年有也好，年年放也好，多一天有薪假，當然會毫不異議，欣然接受。這天掉下來的假期，你會怎樣過？留在家裏，坐在沙發上，對着大電視看習大大閱兵？沒有這麼神心吧？

用耀武揚威的方式紀念戰爭勝利，間有出現，但大多都是獨裁政權，例如前蘇聯、俄羅斯、北韓，又或納粹德國、軍人統治的亞非拉國家等等，都喜歡用閱兵軍演來展現武力，最終目的也只為了集中自己的權力，與其說是震懾境外敵對勢力，不如說是為了向國內的政敵顯示實力：看，黨政軍特大權正牢牢掌握在我的手裏，還敢亂說亂動嗎？閱兵這種東西，在稍為文明民主的國家，近世已經鮮有出現。用窮兵黷武來呼籲和平，停止戰爭，觀瞻上更是極大諷刺，邏輯上也無法說得過去。

香港人是非常靈活的動物，相信不少人已經計劃過，如何好好利用九月三日這抗戰勝利紀念日假期。放假是星期四，只要多拿一天假，對周休兩天的白領一族來說，就可湊夠四、五、六、日，連續四天，不去一個短程旅行，對不起自己！泰國炸彈浪潮未過，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觀感不佳，南韓新沙士剛完，又出現南北韓的軍事對峙，雖然有驚無險，但總覺得渾身不自在。四天假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揀來揀去，去哪裏呢？不如日本吧？

抗日戰爭勝利去日本，你腦灌水了嗎？有問題嗎？用 Tree 根的名言，叫「為國爭光」，不要誤會，用我們的財力打救日本經濟，不是很光榮的事嗎？九月三號去日本，還有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作出獻禮

最近日圓大升了幾個巴仙，去日本血拼，並不划算。這個說法，一半對一半錯。

早前日圓大跌，機靈的香港哈日一族，早已大手入貨，不少人的日圓存底仍然豐厚，既然是平錢，日圓攀升，今天去日本便覺更抵。

更重要的，是人民幣暴力貶值。人民幣強勢，令肥得漏油遍地開花的強國人，更趾高氣揚。早前到日本九州，希望度個比較寧靜的假期，但去到哪裏，無論如何都避不開強國人的蹤影。

到了一個商場，未到假期高峰，人煙較少，以為可以放開心情，悠遊閒逛。怎料到了頂層，人聲鼎沸，擠迫不堪。滿面油光的強國人，大包小包，呼朋喚友，把現代化的商場，弄成一個農村墟市。

被吵鬧聲響污濁空氣迫得頭痛欲裂，本來想馬上轉身離開，但好奇心驅使，多留一會，看個究竟，究竟是甚麼這麼吸引強國人？放眼望去，無非又是一些名牌

手袋衣服甚麼的，還有些是家用電子設備電飯煲等等，那時候智能廁板熱潮方興未艾，幾乎人手一個。買廁所板啫，用不用大呼小叫，吵得連天花板都幾乎塌下來？

講起廁所板，在這裏岔開一筆。不少國家包括日本的廁所，好幾年前已有專門為強國人而設的指示，中文用簡體字，圖文並茂，清楚說明廁板是用來坐，不是用來蹲，廁板只能親親八月十五，請不要在廁板上留下那骯髒的鞋印。好奇的是，出國替成村人買一戶一個智能廁所板，究竟他們是用來坐，還是用來蹲？

人民幣大幅貶值，強國人的購買力受到打擊，到日本買廁板的欲望有一定程度約制，強國人在日本商場擁擠吵鬧的情況，或許有所緩和。香港人到任何地方旅行，同樣也是不能離開商場，強國人少了，是香港人出動的時候了？

更重要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比較體諒國人的需要，沒有明令禁止國人九月三號到日本。《環球時報》還沒有發表社論，說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到日本就是叛國漢奸行為。強國人因為人民幣貶值的原因，消費力大減，日圓雖然升了值，但相對而言，港元仍然強勢，香港人正好填補強國人的空位，顯示我們的經濟實力，為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作出獻禮。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迎頭痛擊

民主黨「密會」京官，黨內外反響強烈，網絡反應尤其熱鬧。不少人翻出舊帳，指今次「密會」，與二零一零年民主黨中聯辦密室談判同出一轍，直言民主黨賣港，痛罵有之、諷刺有之、揶揄有之、責難有之，總之都不是悅耳動聽的說話。主席劉慧卿對這些批評一概聽不入耳，咬牙切齒，霸氣十足。

面對批評，卿姐面黑，像條件反射般百發百中。在場記者也毫不好受，問到是否又一次「密室談判」，卿姐用慣常高八度的音調，回擊記者。

「大家見面就一定閂埋門㗎啦，想我哋喺大會堂或者喺大球場度見咩？每一次見，就係密室，果次我哋去見林鄭月娥，咁又係密室啦喎？有陣時我哋去見局長又係密室啦喎……」「如果有人想抹黑我哋呢，我話畀你聽，民主黨一定會迎頭痛擊」、「擊……擊……擊……擊」，餘音繞樑，聽得頭都痛。

本土派常常豎起耳朵捉「匪語」，卻常鬧笑話誤中副車。「迎頭痛擊」，是中共幾十年來對付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慣常用語，這才是如假包換的「匪語」。最普通的

用法，是「敵人膽敢進犯我們就給以迎頭痛擊」、「迎頭痛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燄」。

史無前例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迎頭痛擊」這四字詞語，在大批判文章中曾出現過無數次，在紅頭文件中當然不會缺席。《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共十六條，第一條就這樣寫着：無產階級……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針對鄧小平翻案，也用上了「迎頭痛擊」：「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右傾投降主義，迎頭痛擊右傾翻案妖風。」

極左的《烏有之鄉》，這當然是關鍵詞之一：「給反毛誣毛誹毛者以迎頭痛擊。」

由抗戰的日本、內戰的國民黨、文革的階級敵人、外國反動派紙老虎，到今天的維權人士，「迎頭痛擊」幾十年，至今未有停止的迹象。卿姐的「迎頭痛擊」，功架十足，似曾相識，怪不得有人會說，與敵人鬥得太久，自己就變成了敵人的一部份。

寫呢篇文，巧驚驚，會唔會畀卿姐迎頭痛擊呢！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

智力問題

鉛水蔓延學校，教育局早前宣佈不替中小學驗水，只安裝隔鉛濾水器。更以幼稚園均為私營為由，不驗水也不裝濾水器，如要安裝，需自行購買。

吳克儉局長解釋這項政策時，斷斷續續提到以下理由：

「有限資源下，政府會優先處理公共屋邨食水含鉛問題。」

「學生留在學校的時間不長，多數會自備水，較少飲用校內水。」

「要教導學生的飲水態度。」

「熱水溶鉛機會比較高，降低風險，多飲冷水。」

教育局先說「不鼓勵」學校自行驗水，後來又改口說「不反對」，但擔心過程不規範，結果徒勞無功。

人們聽到這些所謂「論據」，起初懷疑自己耳朵有問題，再聽清楚，原來是局長的智力出了問題，可能與他飲得太多鉛水有關。

稍為識字的人，都知吳克儉的「論據」狗屁不通。鉛毒對發育兒童智力影響深

遠，尤其八歲以下小孩。幼稚園的小朋友，正值關鍵年齡。有些幼稚園設有廚房，學生早午餐茶點都在學校吃，父母遲放工，子女更會在學校留至六、七點，可能會多吃一餐點心餅食之類，煮食飲水全部都可能把鉛毒吃進肚裏，以私營為由拒絕主動替幼稚園驗水的理由，其麻木不仁的鐵石心腸，聽見都火滾，幾乎是人人得而誅之。

果不其然，不到幾天，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全盤推翻吳克儉所有決定，宣佈先為全港九百八十間幼稚園驗水，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優先，然後再替二零零五年後落成的八十間中小學驗水。林鄭左一巴右一巴摑得吳克儉滿天星斗，政策朝令而夕改，轉軚之快，效率之高，近期罕見。

政府「從善如流」，並不是林鄭有甚麼先見之明，而是用普通常識，一聽就知吳克儉的政策「唔對路」，原因一字咁淺。

教育局不替學校驗水，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問題掩蓋，但紙包不住火，臨近開學，家長向學校查詢鉛水問題，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誰能頂得住。教育局不主動驗水，學校唯有自行檢驗，檢驗結果，若然中招比例很高，政府還可以置之不理嗎？

林鄭政策急轉彎，問題遠未解決。如果驗出學校鉛水超標，會否替學童驗血呢？會否替學校重新安裝水管呢？有關當局完全沒有配套措施，看來只是見步行步。

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

太狗了

中國國家隊隊長鄭智有沒有罵香港代表隊門將葉鴻輝是「狗」？是否應該繼續投訴和追究下去？最有資格一錘定音的，是當事人葉鴻輝，其他「塘邊鶴」，包括香港足總高層、香港代表隊顧問甚麼的，完全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足總主席梁孔德在賽事後第二朝接受電台專訪，一口咬定事件很難追究，還勸告不要「小事化大」，已相當令人費解。即使香港足總真的不能做甚麼，身為足總高層，在程序上都應該聽聽當事人的證詞，才下定論也未遲。

足球比賽，雙方球員相罵，時有發生。是否侮辱對方？是否屬於不君子行為？有沒有違反規則？應否追究又或懲罰？查究的程序都未開始，足總高層一句「很難追究」，一句「不要小事化大」，就將所有問題掩埋，未免太過份吧！如果犯規的是外國隊而不是中國球員，又或中國球員投訴香港球員，香港足總又會如何處理，會有多少重標準？

令人火大的遠遠不止於此。梁孔德再接受媒體訪問，進一步推敲事件經過，

他說：可能葉鴻輝受傷倒地，被鄭智指他「睡在地上太久」，普通話「久」，聽成是廣東話「狗」。梁孔德訪問後「補鏤」，說這些都是「路邊社」消息，以為這樣就可以負少一分責任。對不起，說出來的話等同潑出去的水，非但無法收回，而且出自你口，無論來自甚麼社的消息，你都要負全責。葉鴻輝回應得相當直接到肉：「我嘅普通話冇去到咁差囉，應該。」

沒聽過梁孔德普通話發音水平，無從評論。但稍為有點常識的人都應該清楚，廣東話「久」和「狗」發音近似，容易混淆，但普通話的「久」（jiu）和「狗」（gou），音調完全南轅北轍，小學程度，都不會搞錯吧！用廣東話發音去為說普通話的中國國家隊隊長辯護，鬧出這樣的一個低級笑話，實在丟人現眼。

「葉鴻輝睡在地上太狗，阻礙賽事進行，香港隊沒有鬥心，獨沽一味搞拖延戰術，令中國隊狗攻不下。習大大最高指示，大國崛起，中國要成為世界足球王國。等世界盃出線等得太狗了，難免有點急躁，隊長發颱，情有可原。」以上內容，模仿梁會長的普通話腔撰寫，如有錯漏，毋須改正。

二〇一五年九月九日

有前有後打死罷就

工人階級出身的行政會議紅人接受電台訪問，提到「有前有後，打死罷就」。在地鐵車廂，只看字幕，有一句沒一句，初聽，不明所以，以為他在罵佔中學生，或光復鳩鳴示威者，行為不負責任不顧後果。當時想，特區紅人這種老掉牙的言論，早已聽得耳朵起繭，不足為奇。

回到家裏，看了足本新聞，才知紅人形容的，是他誓死捍衞、堅持擁護的特首梁振英。「有前有後，打死罷就」原來沒有貶意，只是讚頌之詞。

接受訪問的時候，紅人的原話是咁的：「非常之有理想、有抱負」、「具備山東漢子嗰種性格」、「係覺得我認為係對嘅方向，我就一定要做，即係有一個使命感、有一個承擔感」、「做到面面俱圓嘅好人容乜易」、「問題解決唔到有意思喎」、「一切為社會付出」、「即係講得唔好聽：有前有後，打死罷就」。引述完畢。

如果要頌讚梁振英「有理想有抱負，有使命感有承擔感」，這幾句已經夠了。講得文謅謅一些，可以用「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覺得太深奧，用白話講，「義

無反顧，勇往直前」也恰到好處。有沒有說服力、可否令聽到的人深深認同，見仁見智，那是後話。

黑社會小混混爭上位，大佬對做細的逐一評價：「呢個貪威識食，嗰個貪財好色，阿邊個就唔同，有前冇後，打死罷就，夠勇，搵佢講數劈友，包冇失拖……」以上是斯文版，刪掉粗口三百字。

對江湖文化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有前冇後，打死罷就」是用來形容那些有勇無謀，心狠手辣，衝動盲目之徒。連黑社會都要講食腦的今天，這種人難當大任，大佬絕不會將社團交給他管理。

行會紅人在江湖行走多年，當然不會不明白「有前冇後，打死罷就」是甚麼意思。紅人顯然是想加多兩錢肉緊，突顯其護主之心，用粗鄙語言是想比較多人聽得明白，可惜比喻不倫，效果適得其反。

梁特首上任三年，朋友愈來愈少，敵人愈來愈多，政績乏善足陳，醜聞失誤罄竹難書，事事鬥字當頭，鬥起來真的是「有前冇後，打死罷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梁氏內閣，盡是這樣的人。

或許，行會紅人這一次並非無心之失，而是泄露了國家機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二日

「忠誠反對派」山寨版

民主黨「密會」京官之後，「忠誠反對派」這五個字，突然流行起來。始作俑者，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劉教授接受訪問，指民主黨對中央有特殊意義，中央希望引導民主派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忠誠反對派的概念來自西方：議會制度，輪流執政。執政黨今天在朝，選舉落敗，明天成為在野的反對派。在野黨組成影子內閣，監察執政黨施政，提出不同主張，以取得選民認同，下次選舉，可以捲土重來。

所謂忠誠反對派，是對人民忠誠，而不是對掌握權力的執政黨忠誠，人民才是他們的權力來源。

眾所周知，中國是山寨大國，原創的只有鳳毛麟角，世界任何先進的東西，在中國都有山寨版，雖然學得似模似樣，甚至看似更先進更好用，但始終是形似卻沒有神，只有外表而沒有靈魂。富有中國特色的忠誠反對派，逃不出山寨版的命運。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中國的政黨不是只有共產黨，還有其他。根據官方的說

法：「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於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多黨合作，更多達八個之多，包括：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不少人對這些政黨聞所未聞，也難怪，因為只是一年一度新春茶話會，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看望、發表重要講話時，才會在媒體亮亮相。相信連資深記者，也未必能一口氣說出八個黨派的名字；知道這些黨派的領導人誰是誰，數目可能比不上研究史前絕種生物的考古學家。

八大黨派不是反對黨，也不能叫反對派，因為中國共產黨只能合作不能反對，只能協商而不能制衡。他們都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民主黨派，也有個別號叫「花瓶黨」。經過反右和文革，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都被整治得家破人亡，生命不保。到今天，已被馴化得像擺設的花瓶，一聲不吭，乖乖坐着，不敢亂說亂動。

請問，香港權貴口中的忠誠的反對派，和中國的花瓶黨，究竟有甚麼分別？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忠不忠看行動

中國八大民主黨派，人們謔稱為花瓶黨，除了放着擺設，用來襯托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制，國慶春節為共產黨唱唱讚歌，頌揚偉大光榮正確之外，真的沒有任何用處。

對被圈養了幾十年，早已馴如羔羊的花瓶黨人，共產黨仍是十萬個不放心，為了百分百體現共產黨的領導，聞說，在每個花瓶黨內，都成立了黨組織，委派黨委書記，對花瓶黨內的每項決定，都作出具體而微的干預。

花瓶黨內的共產黨黨委書記，不必拋頭露面，外面的人多不會察覺誰是誰，但凡有重大決定，都由黨委書記說了算。民主黨派與共產黨沒有任何從屬關係，也不是甚麼下級與上級組織，但透過黨組織黨委書記，確定了所有組織，都逃不出共產黨的五指山。

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談不上甚麼民主，也與西方概念的「忠誠反對派」完全沾不上邊，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能忠誠，稍有反對聲音，都沒有好下場。

那麼，香港的忠誠反對派又如何？劉兆佳說中央希望引導香港民主派成為「忠誠反對派」，又是甚麼意思呢？相信連提出的人，也未必能夠講清講楚。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特首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的特殊法律地位，泛民反應強烈，指特首凌駕三權，將成為香港土皇帝。法律學者學生大律師公會相繼開腔，表示遺憾，予以譴責。

這是珍視核心價值香港人的必然反應。那麼，作為香港的「忠誠反對派」，會如何就張曉明的言論作出反應呢？

自稱溫和泛民，尋求與中央對話的湯家驊，對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完全不以為然，他說：「猶如要改寫《基本法》」、「完全說不過去」、「行唔通，會令一國兩制完全崩潰」、「有時去到某啲位，對香港、一國兩制落實嚟講，冇幫助不特止，仲會破壞」、「出嚟講嘢咁極端嘅時候，唔好怪泛民啲人反應咁大」、「大家都喺關係上落工夫，點解要講呢啲？」湯家驊是資深大狀，專業良心驅使，不吐不快。

自稱「新思維」走中間路線的狄志遠，對香港憲制大是大非的問題，至今仍然沉默。忠不忠，看行動，密切留意左報和梁粉網站，港式「忠誠反對派」，或許會隨時露出尾巴。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超然打突男

被特首超然論超到暈晒，特殊材料造的政務官也無法倖免。

曾做過政制事務局長的孫明揚，對超然論一頭霧水：「我唔係好理解點解要作出咁樣嘅演繹方式」、「張曉明的言論惹疑惑和推測，值得佢考慮進一步澄清」。梁振英話自己地位超然，孫明揚不明所以：「我唔知佢點解話自己地位係超然」、「意思可能係指特首地位異於平常人」、「例如廉政公署要向特首負責、擁有委任法官等權力」。不知極喜歡做筆友的「白宮發言人」，會不會寫文澄清孫公的言論。

不但退休的老ＡＯ無法理解，後生ＡＯ肯肯定也一嚫雲。

梁振英話自己「超然」，是外訪印尼前見香港記者。特首出席公眾場合，隨員都好大陣仗，又副官又保鑣，又有負責招呼記者的官員，隨處可見「白宮發言人」的英偉身影。話說那天，梁特神情特別亢奮，對着咪兜侃侃而談，就張曉明的「超然論」解畫。鏡頭所見，旁邊站着西裝男，全神貫注的聽着梁特發表重要講話，面

部表情，隨着內容變化起伏。

梁特說到關鍵處：特首地位「確實好超然」，這位西裝男打了個突，眉頭稍稍皺了一下，露出輕微怪異的表情。可能知道鏡頭對着他，面部肌肉瞬即回復原狀。雖是幾分一秒，也逃不過網民的法眼，影片在社交網站瘋傳，幾乎洗版。網民馬上人肉起底，原來這位西裝男不是「實Q」，而是AO，大名叫黎日正 Anson，官拜特首辦助理處長，負責招呼傳媒，是紅得發紫「白宮發言人」的手下。

網民最關心的，是這位面部表情出賣了自己內心世界的政務官，職業安全會否受到威脅，即使方丈並非真的是如傳聞般非常小器，下面的人，也會為了邀功，迫使這位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AO，隨時人間蒸發，起碼不用再出來見人。

如何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有經驗的AO應該告誡同僚：要對鏡頭有足夠敏感度，上策是避開。因為聽梁特發言，無論是忍唔住笑、忍唔住嬲，還是忍唔住打突，都會闖禍。

切忌凝神傾聽，要借聾耳陳隻耳。整理內容，事後聽錄音，即使聽得五內翻騰，確保無人見到。催眠自己：打份工啫，今時今日，甚麼都會發生，千萬不要太上心。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依甚麼法去甚麼殖

黨官說：香港經濟民生「差強人意」，原因是特區成立後「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讓一些應該放在歷史博物館裏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有的被奉為金科玉律」。

到底要依甚麼法，記者追問再三，這位左得響噹噹的黨官，卻答不出個所以然來，推搪說可從《基本法》總綱和條文裏找。被記者問得緊了，黨官詞窮，只好使出拿手好戲，反問記者：「香港是否應該殖民化呢？」

「去殖民化」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問題固然值得研究，但「去殖民化」到底可以依甚麼法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香港不會整天叫着「依法治國」的空洞口號，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做任何事情都有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沒有說不的就可以做，不會單憑長官意志、心情喜好而禁止。

黨官口中的「應該放在歷史博物館裏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無非是指凡有

鳩鳴反蝗的示威場合，有人出來揮動龍獅旗，要問的是，他們犯了甚麼法？龍獅旗是港英殖民地象徵，民族主義的黨官當然會睇見都眼冤，但卻是香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核心價值的一部份，不能胡亂粗暴立法加以禁止。

揮龍獅旗叫口號的香港人只有寥寥少數，影響力極其有限，何必誇大危機。但必須承認的是，認為特區比不上殖民地的香港人，確實不在少數，他們不一定是甚麼眷戀殖民地統治，極想回到英國懷抱，只是慨嘆今不如昔。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近二十年，人心還未回歸，黨官應該撫心自問，孰令致之？一本城邦論，幾支龍獅旗，有這麼大威力嗎？

左王黨官說，每次來香港，有時間的話，都會坐叮叮電車，由上環到筲箕灣，感受香港的變化。不知道黨官有沒有在中環下車，多走幾步，到昔日的高等法院，後來變成立法會，今天又回復司法機構的終審法院參觀。黨官千萬不要進入建築物內，因為充滿殖民地氣息的佈局會令他氣血上湧。

在外圍走一圈，抬頭認真看看那位一手拿劍，一手拿着天平，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吧！香港獨立的司法制度，是英國殖民者留下最寶貴的資產，也是資本主義的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依法去殖民化」，請問，這個要不要去掉？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傘後抑鬱

傘後一年，不少人得了創傷後遺症，傘後抑鬱，仍未治癒。典型症狀，是不敢回想，無法忘記，害怕重遊舊地，避免掀動美好回憶，因為接續而來的醜惡，會帶來更大痛苦。

佔領地區的好人好事，歷歷在目，恍如昨日。烏托邦被殘暴摧毀，嗜血的權力，吞噬參與者僅存的企盼和希望，彷彿窮一生精力建立的理想，一夕之間被徹底鏟除，不留任何痕迹。

接踵而至的拘捕、檢控、上庭、辯護，如果馬上判刑，一了百了，可以告一段落，鬆一口氣。最煎熬的是無了期的等待，何時才能來個了斷？然後是秋後算帳。港大副校長的任命，用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理由一拖再拖。佔領運動的倡導者被警告處分，懲罰更可能陸續有來。殺雞儆猴，其他院校學者，會否因而噤若寒蟬，放棄抵抗？

運動的帶領者，陷入無法自拔的自責當中，對某時某地某個決定，究竟是對是

錯，仍然是天人交戰，糾纏不休。甚麼時候談判？甚麼時候退場？甚麼時候行動升級？甚麼時候見好就收？一年過去，仍持續着沒完沒了的爭論。

佔領運動中堅持拆大台，高唱沒有領袖只有群眾，喊叫雙學三子不代表我的勇武派，早已無影無蹤。最叫人痛心的，運動的核心決策者，至今仍互相指摘，堅持是對方的不是，才令運動毫無成果，無疾而終。他們沒有跳出一年前的漩渦，繼續在裏面打轉。

再來，是雨傘運動後，各大學的本土派閃電策動退聯，學聯瞬即土崩瓦解，與叫喊拆大台的勇武派一樣，拆散了學聯，也是馬上四散，把爛攤子留給別人收拾。

爭議運動誰對誰錯，搞清過程誰是誰非，不知要拗到何時何日，但香港的持續沉淪，不會等待他們的結論，香港衰敗的速度，也沒有因此而減慢。

「特首超然論」、「依法去殖化」相繼出籠，二十三條立法也迫在眉睫。行政暴力、警察濫權、司法不公、選舉種票，一宗接一宗，叫人喘不過氣。與其浪費寶貴的時間，停留在互指不是，陷入自責自憐的傘後抑鬱之中，不如抖擻精神，集中精力，準備下一波更大挑戰的到來。

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衝擊，排山倒海而來，後雨傘的香港人，準備好沒有？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覺醒的種子

傘後一年，回顧檢討。七十九天佔領，梁振英政府寸步不讓，政改方案大比數否決，重啟無期，不少人都認為，所謂雨傘革命，全盤失敗。成與敗，不是絕對的零與一，成功和失敗中間，可以是很闊。佔領迫使不了政府讓步，二零一七特首選舉仍由一千二百人小圈子產生，從這方面看，雨傘運動可算失敗。

社會撕裂，黃絲藍絲仍然對峙，這是泛民與建制之爭的延續，不足為奇。本土右膠對社運左膠一向視如仇讎，攻擊之狠辣，比對建制更甚，早已見怪不怪。雨傘運動是世代之爭，三子與雙學，無論在策略、對話、退場、形勢分析或群眾路線，分歧日益嚴重，由同路到分手，到今天形同陌路，才叫人真正痛心。雨傘過後，領導者和參與者，陷入集體抑鬱，看不清前路，摸不着前景，寸步難行，進退維谷，悲觀情緒蔓延，香港的民主運動，彷彿已走到盡頭。

失敗悲觀，是否就是事實的全部，實在需要適當的評估與分析。例如港大陳文敏事件，可說是雨傘運動的直接產物。沒有佔中，戴耀廷就不會被批判；沒有佔

中，陳文敏也不會受攻擊。副校長的任命，雖不一定順風順水，但也不會如今天這般醜陋，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拖完又拖。

港大梁粉校委成員淪為政治工具，激起社會嘩然，近萬校友挺身而出，捍衛港大彌足珍貴的傳統和價值，創造出令人意外的大奇迹。現身和授權投票的港大校友，心底當然明白，議案即使大比數通過，對校委會全無約束力。梁粉校委倒行逆施，以各種荒謬怪誕的理由，強行否決對陳文敏的任命，對有權就用到盡、厚顏不顧廉恥的校委會，校友們也只能是無可奈何。

沒有實效，卻花九牛二虎之力做到最好。不計成果，校友們對每個程序都做得一絲不苟，找不到任何被攻擊的藉口。一切努力，都可能無功而還，陳文敏的任命會被粗暴否決，即使徒勞無功，也要堅持下去。從這個意義上，港大校友，不也算是受到雨傘運動的啟發嗎？

持續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對香港、對民心產生多大的影響，還需要時間沉澱。我相信的是，覺醒的種子已經撒下，假以時日，必定在人們心中開花結果。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感謝馮敬恩

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陳文敏教授副校長的任命，本來以為，在校友的關切下、全港市民的注視下，做好做歹，都會找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好好交代。但主席梁智鴻卻以校委保密為藉口，只用了一個籠統的萬能 Key：「決定是為了港大的長遠利益」，企圖就此敷衍過去。

否決陳文敏的任命，本來沒有甚麼懸念，但令人驚訝兼意外的是，校委成員恃着保密制，在會上肆無忌憚大放厥詞。正如網民話齋：「若要人不知，唔好咁低B」，保密制這件華麗的外衣，掩飾不了這幫校委的醜態。

感謝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冒着被處分的風險，公開爆出校委的發言，迫這幫校委現出妖魔真身，讓廣大市民知道，校委否決委任陳文敏的理由，是如何丟人現眼。

最多校委提出的，是陳文敏學術水平不足，因為他沒有博士學位。這種低水平的藉口，本地左報早已像執到寶一樣，不厭其煩地報完一次又一次。最早的質疑，

是批評陳文敏做法律學院院長沒有博士學位。基本法委員會成員、中央建制都信得過、也曾擔任院長的陳弘毅教授，公開承認自己也沒有博士學位。法律專業沒有博士學位，可以晉身大學管理層，已是國際慣例。

現在重複又重複，以沒有博士學位不能做大學副校長來打擊陳文敏，這種蹩足的理由根本完全站不住腳。本地大學，最少有六位副校長沒有博士學位，其中港大現任的就有兩位。民調風波後，鄭耀宗辭職，副校長戴義安獲委為港大校長，他也沒有博士學位，做了兩年校長，港大並沒有因此而崩塌。放眼全球，沒有博士學位的大學副校長，不計其數。

校委成員另一個否決任命的理由，是陳文敏在校委未有決定前，公開自稱是副校長的唯一人選，反映他操守（integrity）有問題。

陳文敏是唯一人選，率先爆料的是本地左報，以此作政治動員，說明事情的緊急性重要性，非要把陳文敏拉下馬不可。人們不禁要問，誰畀料左報做攻擊陳文敏的彈藥，斷不會是陳文敏本人吧？校委會內誰的操守有問題，不是很清楚嗎？

這門子水平的校委，扼着港大的咽喉，決定港大的生死。港大的沉淪，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日

問候盧寵茂

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被否決，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用保密做遮羞布，拒絕透露具體原因，以為這樣，事實就可以長埋黃土。感謝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在記者會上逐個點名，大爆校委在會上的發言內容，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被爆料的校委成員，紛紛指摘馮敬恩違反保密承諾，殺氣騰騰，誓要追究嚴懲，又或指馮同學是「大話精」、「誠信有問題」，連馮敬恩「英文不夠好」的自謙之詞也拿出來，指馮同學錯誤理解他們的意思。被點名的校委七嘴八舌，卻沒有一個敢站出來指馮敬恩如何錯誤理解，錯誤引述的內容又是甚麼？只以保密作為擋箭牌，一面倒的指摘馮敬恩，但事實究竟是甚麼？卻一句也沒有講。

若校委真的要遵守保密制度，在會議上說過甚麼不可以披露，但當別人錯誤引述你的發言，對你造成傷害，「我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內容」，總可以澄清吧？

「沒有博士學位，沒資格做大學副校長」、「擔任法律學院院長，只因他是好人（nice guy）」、「公開自稱是副校長唯一人選，操守（integrity）有問題」、

「學術成績不符標準，研究成績連助理教授也不如」……以上內容，被馮敬恩逐一點名的校委權貴究竟有沒有說過？除了陳坤耀，其他都完全不敢否認，可見內容沒有偏離事實，於是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企圖蒙混過去。

最搞笑的是那位唯一投反對票的校內委員盧寵茂醫生，據馮敬恩引述，陳文敏其中一項罪名是：「本人七月底在會場跌倒後，陳一直未有致以慰問（show sympathy）。」

如此這般的理由，貽笑全港，有人發起「一人一句問候盧寵茂」，反響者眾，盡顯社交媒體的強大力量。

權貴校委指摘馮敬恩「泄密」、「說謊」，稍為識字的人都會明白，如果泄密的內容真確，就不會是說謊，如果馮敬恩講大話，內容並非事實，就沒有泄密。看見這幫校委們氣急敗壞的樣子，就知道馮同學所言非虛，這些，就是他們否決委任陳文敏做副校長的荒謬原因。

出動包括國家機器的力量，左報三百多篇文革式大批判，手中有票、權在我手的校委們心領神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要扳倒陳文敏，食髓知味，誰會是下一個目標？

二〇一五年十月六日

丟人現眼×2

港大十二校委，躲在保密制遮羞布後發出荒誕言論，聽得令人頭皮發麻。做夢也想不到，如此這般的言論，會出自這班「有識之士」之口。不止一個，而是像爆發瘟疫，互相傳染，集體失常。

這幫權貴校委，畢竟是曾受殖民地教育的菁英，還知道醜字點寫，閂埋門，才敢講這些違反常識令人發笑的言論，光天化日下，絕對不敢公開重複。

關鍵時刻，總有人會飛撲出來，摭爛塊面，邀功獻媚。這些人行徑如跳樑小丑，言論活像嗡嗡叫的蒼蠅，本來不值一駁。但這位口出狂言的副教授，在教育學院任教，又有博士學位，學術水平又自稱遠高於陳文敏教授。我擔心一個唔覺意，連跳幾級，會升做大學副校長。即使繼續留在教育學院，單憑這種高水平言論，博得權貴青睞，步步高陞，升做院長。在此鄭重提出警告，令有關人等知所走避，以免傷及無辜。

小弟不才，不學無術，Impact factor（影響煙子）呢單嘢超越我的認知能力，

如何計算煙子是陳文敏教授的二百倍，我唔識。但好在香港人都不是文盲，學者之中都有很多人知道公義為何物，紛紛出手，指「影響煙子」根本唔係咁計。三分鐘拆穿西洋鏡，真係唔識嚇死，識就笑死。

難得的是，丟人現眼一次還嫌不夠，還要丟人現眼×2。上完電視論壇，又到電台直播。大放厥詞之前，連基本資料都未搞清楚，跟足左報腔調，指陳文敏是公民黨創黨成員，又說陳文敏參加佔中，被主持人連番更正，只有死死氣說多謝資料提供。

後來又說陳文敏政治不中立，因為親泛民，做負責學術人事的副校長，擔心會有白色恐怖。但問到盛傳將接任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是否政治中立？先說李國章的政治立場「唔關我事」，後又表示沒研究，不清楚。

工作需要，被迫重溫這些新聞片段，幾乎聽一次笑一次，笑着笑着，不覺悲從中來。這種水平的人，會愈來愈多，也會佔據愈來愈重要的位置。有人取笑他鄉音未改，對香港人香港事指手劃腳。必須指出的是，問題不在鄉音，而在擁抱何種價值？專欄作家、經濟教授、邏輯大師，雖然土生土長，請問，又與這位「煙子」副教授有甚麼分別？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

鉛水延年益壽

鉛水事件查了幾個月，還是原地踏步，一切責任，推給焊料、焊接工人和水喉匠。是否有官員需要負責？由法官領導的二人委員會還未開工，林鄭司長未卜先知：「公務員按制度執行，看不到他們有不足或要負個人責任。」未查已經定調，要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看來難過登天。

討論鉛水事件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看得一肚氣，但個別議員的表演，卻充滿娛樂性，令人捧腹。

金融界零票當選的吳亮星議員提出質詢，為免讀者錯過精彩細節，原汁原味一字不漏抄出：「更加值得市民關注嘅係，我哋嘅人均壽命年年加長咗，我想問問政府有冇睇到，有冇需要進一步研究，水嘅含鉛，係咪導致喺科學角度，引起逐年壽命增長的基礎之一呢？有冇需要喺科學方面要攞啲數據，去研究一下含鉛對壽命嘅變化，同埋有關嘅關係。如果含鉛量適中呢，就有助於延年益壽呢？如果有咩嘢改變，引起壽命減少嘅時候，政府需唔需要負責呢？」

你沒有聽錯，這就是吳議員的發言內容。他沒有臨場爆肚，而是有備而來。最難得的是，即使發言令林鄭司長忍俊不禁，吳議員卻全程一臉嚴肅。

吳亮星議員在立法會議事堂，提出「鉛水是否延年益壽」這個高水平的問題，憑我個人推斷，不離以下幾個可能性：

一、吳亮星原來是個冷面笑匠，唔聲唔聲，嚇你一驚，講冷笑話能力之高，完全可以做許冠文的接班人。

二、吳議員百分百相信他提出的問題和假設，他自己可能就是鉛水能夠延年益壽的充分證據。但整個實驗，遺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就是長期飲用鉛水對人類智力產生的影響。

三、吳議員邊問邊低頭看稿，幾乎逐字讀出，明顯是有助理替他做資料搜集兼撰寫發言稿。常理推斷，吳議員辦公室內有黃絲內鬼，發言稿可能是一塊香蕉皮。

吳議員的艱深問題，超越林鄭司長的認知範圍，司長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忍唔住笑，唯有命高永文醫生答覆。更難得的是，高醫生一本正經回應：「醫學上我暫時冇發現有任何醫生文獻，或者證據，顯示鉛對我哋身體有益嘅。」

立法會棟篤笑，高永文比吳亮星更勝一籌。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偶像幻滅

我三十多年前讀大學時，這位語理邏輯大師已是萬人迷。港大副校長風波，由「等埋首副」到否決任命，鬧得全城沸騰，大師公開撰文，點名批評法律系教授陳文敏，寫打油詩諷刺揶揄被指泄密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引來蜂擁而至的指罵之聲，更多的是前度粉絲的失望之情，慨嘆惋惜，飲泣痛哭，直情可以用哀鴻遍野來形容。

嚴格來說，我不是這位邏輯大師的粉絲。我畢業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邏輯大師早得大名，成了不少青年學生的偶像。

大學四年，讀的是理科，但認真上本科的課，日子不多，十隻手指數幾次已經數得完。但不少非本科的、沒有正式註冊修讀的、拿不到學分的課，卻非常熱心認真旁聽。邏輯大師的課，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凡有點思考能力的，都會趨之若鶩。

課堂的內容，早沒任何印象。大師未到場，偌大的講室，已擠滿幾百人，遲到

的要坐樓梯地板，坐到下課，也甘之如飴。

邏輯大師推門進入課室，全場學生屏息以待。只見大師用手撥一撥頭上青絲，然後從袋中拿出煙包，抽出一支香煙，再由褲袋掏出那名貴金屬打火機，叮的一聲，點着香煙，深深吸了一口。大師悠閒把那支煙一口一口的吸完，才慢慢執起粉筆，在黑板寫上當天要教的題目。

那時候，室內禁煙法例還未實施，大部份同學也似乎並不介意二手煙。大師撥頭髮、點煙、吞雲吐霧之間，同學由始至終都是鴉雀無聲，但禁不住的尖叫，已從心底發出，基於禮貌與矜持，衝到喉頭，強行把叫聲吞了下去。只消看看這位邏輯大師有型有格的身段，不用聽他講課，已經醉了一大半。

幾乎全忘了大師講過甚麼，記得的只有邏輯謬誤、語言陷阱等容易明白的內容。小弟不學無術，畢業後已沒有讀過大師的書，據知他勤於筆耕，書籍高據暢銷書頭幾位，這位偶像級大師，粉絲量相當驚人。

後來大師退休了，粉絲如飢如渴，不停問詢何時會再出書。大師只在網上偶爾鋪文，反應仍相當熱烈，可見不離不棄，追隨者甚眾。我不是大師的粉絲，也從來沒封過他為偶像，當然也難以理解因偶像幻滅，由愛生恨的那種失落的心情。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一廂情願

自從語理邏輯大師發帖批評陳文敏、揶揄馮敬恩後，不少粉絲急忙在網上與他劃清界線。更像先知一樣，說當年鑑貌辨色，早就看出他虛有其表，不外如是。彷彿，曾經是大師鐵粉，是一種恥辱。盼星星盼月亮，再聽他一言半語，拜讀他出版新書的渴望，好像未曾發生過。

這又何必呢？粉絲崇拜的，可能是他撥青絲的姿態，可能是他吸煙的型格，更可能是他對語理邏輯的獨到見解，又或對他嚴謹論述深深折服。一直以來，大師對政治立場披露甚少，鐵粉也所知不多。可能從你封他為偶像的第一天起，大師就有這種接近建制權貴的想法，以為他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有所堅持，根本只是自作多情。

邏輯大師根本沒有變，幾十年想法一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你想像他是一股清流，出於污泥而不染，對普世價值有所堅持，只是你的一廂情願。

大師其實沒有變，只是時代變了，當普世價值成為了普通常識，大師仍停留在

他最輝煌的時代，一直以為自己站得高看得遠，用遺世獨立的眼光看盡世態。

又或許大師由始至終緊跟時代的步伐，在學術江湖打滾了幾十年，對遊戲規則早就滾瓜爛熟，掌握時機，甚麼時候要講甚麼話，才會有最好的成本效益，一切都了然於心。哪個才是邏輯大師的真貌，粉絲可能永遠無法知道，只有大師自己才清楚。

偶像崇拜就是這麼回事，肯定一個人，封他為偶像，以為一切就是那麼完美，沒有半點瑕疵，其實一切都是自己的想像。又或適度區隔，有距離美，交流的內容又是那麼的學理和抽象，沒有一點現實感。但當發現真相並非如此，偶像幻滅，由愛生恨。期望愈大，失望更大，從高處掉下來，會跌得很痛。

大師退休已有一段時間，極少過問世事，偶爾在網上發文，與網友切磋語意邏輯老本行，如此這般的晚年，應該過得相當愜意。

令我好奇的是，大師為何選擇在這個時機，就這個具體爭議開口，刻意蹚這渾水，惹來原鐵粉猛烈批評，割席脫離關係。

當讀到大師諷刺馮敬恩的打油詩，有網民更說，大師不應是這種水平，希望鋪文的不是他本人。又再次一廂情願。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八日

官到無求膽自大

林鄭司長在立法會與議員舌劍唇槍。林鄭號稱特區政府最打得的官員，當然是武功高強，「官到無求膽自大」，更是技驚四座。

林鄭所以發火，因為她認為鉛水事件已經政治化。例如有議員要求「全邨驗水」，試圖製造官民之間的矛盾。特別「辣熒」林鄭的，是有人逼官員當眾飲鉛水，司長忿忿不平地說：「我在內部已經發出指示，以後任何官員出席公眾場合，面對同樣的壓力和情況，是不能接受的屈辱。他們要維護的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尊嚴，是特區政府的尊嚴。」林鄭又說：「前人話『人到無求品自高』，今日我話『官到無求膽自大』……我有膽指出今次事件被政治化這個現象，我有膽冒着被批評護短的風險，為盡心盡力的公務員討回公道。」

「官到無求膽自大」，真虧林鄭司長說得出口。

鉛水事件發生了幾個月，委員會也成立了幾個，但查來查去，結論還是原地踏步，是焊接物料含鉛，與其他一切無關。更離譜的是，誰管制焊接物料？誰驗收公

屋樓宇？誰監管食水質素？這麼重大的紕漏，是制度問題，與人無關，沒有一個政府官員要承擔責任。

鉛水公屋，已驗出不少居民血鉛超標，當中有孕婦，有哺乳媽媽，也有嬰兒和小孩。而部份兒童，已證實發展比同齡兒童遲緩。

林鄭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理應明白媽媽的感受。懷孕母親吃甚麼喝甚麼，胎兒無可選擇地全盤接收，媽媽驗出血鉛超標，擔心與煎熬，稍有良知者都會感同身受。哺乳媽媽更會每時每刻都在自責，寶貝是否每天都在啜吸她的毒奶，導致血鉛超過標準。

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長，出人頭地？怎料晴天霹靂，孩子證實智力發展遲緩，孩子的明天會怎樣？有沒有方法可以補救？相信是他們每天都做着的噩夢。

「被迫」喝一杯鉛水，對尊貴官員就是屈辱，那麼，公屋居民在完全不知情下，真正被迫喝了幾年鉛水，血鉛超標，發展遲緩，這些蟻民，在林鄭眼中，算不算是活該！林鄭挺身維護政府的尊嚴，那麼居民的尊嚴、居民的健康、居民的生命，又靠誰來維護？一句「官到無求膽自大」，官僚露出尾巴！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鉛水一杯都嫌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解散國會進行大選，因地震海嘯核電輻射受災最深、至今尚未復原的福島縣，成為安倍選戰的起步點，安倍即場大啖福島產的魚乾，用身體擔保福島食物安全。

二零零二年八月，時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在多名記者見證下，帶頭喝下一瓶冰冷的新生水，並大讚味道不錯。為減少對馬來西亞水資源的依賴，新加坡積極研究新技術，化污水為新生水。為了釋除新加坡人的疑慮，不少新加坡官員都帶頭飲用新生水。

你可能會說，日本是民主國家，安倍在選舉第一站作食魚秀，有何稀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雖然屆屆高票當選，但假假哋都要選舉洗禮才能執政，吳作棟公開做騷，保證新生水安全，為何大驚小怪？

日本和新加坡政府，都要經過選舉才能上台執政，而一些連真正意義的選票都未見過、未摸過的國家，又如何呢？二零一五年七月，廣州市長陳建華帶領二千

人橫渡珠江，完成後對記者說：「珠江水質一天比一天好，不信你下來試一試。」中國大陸江河湖泊的污染，舉世聞名，珠江經過多年治理整頓，稱水質已有顯著進步，市長帶頭落水，以證成效。

民選政客吃「輻射魚」，飲污水轉化的新生水，共產黨官員也要親身證明珠江水「完全可以放心暢泳」。無論民主還是獨裁，官員都放下身段，公開做騷，試問，他們有沒有屈辱的感覺？有沒有覺得尊嚴受損？亞洲政客尚且如此，西方類似「自證安全，人民放心」的活動，更是不勝枚舉。

你可能會說，這些政客都不是被迫的，是為求提振民望，主動出擊，與香港兩位官員被迫公開飲鉛水，有很大的分別呀！

我要問的是，為何香港特區的官員飲鉛水，不是主動，而要「被迫」呢？還記得嗎？官員說：「飲鉛水拉匀一世冇事嘅！」「兒童可能一早就有智力發展遲緩問題，未必與鉛水有關！」建制議員又說「鉛水延年益壽」。既然飲鉛水咁穩陣，講得咁好，三司十二局，再加上特首副局和政治助理，應該圍埋一枱，舉辦一場鉛水宴，證明給香港人看，飲鉛水冇事？

林鄭突然「官到無求膽自大」，間接證明，鉛水真的一杯都嫌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幾時死？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特首答問大會上，借選民的口問梁振英「幾時死？」引來爭議。

在中國人社會，死是忌諱，在公開場合問超然的行政長官幾時死？更是忌諱中的忌諱。爭議不單是這個問題有沒有冒犯特首，而是工聯會黃國健與主席曾鈺成的刀來劍往，公開爭拗。同屬建制，同是左派陣營，甚至是同一個地下黨，隔空嘈到面紅面綠，又再一次令花生賣到斷市。

黃毓民問梁振英「幾時死」，觸動黃國健的護主反射神經，立時跳將起來，質問主席曾鈺成問題有沒有冒犯性。質疑主席主持會議的判斷能力，這位左派黃議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曾主席反應之所以如此強烈，看來已經積怨甚深，連同志都有面畀。

立法會主席，即在主權國家是國會議長，地位崇高，權力很大。根據議事規則和法律條文，完全可以獨斷獨行，在會議期間作出自己的判斷。判斷失準，決定錯

了，議員可以事後質疑，嚴重的可以提出司法覆核，甚至可以對主席提出不信任動議，拉他下台，另行再選。會議期間，一位普通議員失驚無神彈起身，質問主席這個詞語不能說，那個問題不能問，不但干擾正常的會議運作，更是直接挑戰主席判斷的權威，曾鈺成當場發火，事後更點名批評，道理充分，更顯得這類護主心切的左派議員，根本不知議會為何物，以為阻截了為難特首的問題，就可小兵立大功，定有打賞。

曾鈺成判斷行政長官「完全可以回應呢個問題」，究竟是想考考特首的功力，還是意圖令梁振英難看，我無從推測。但曾鈺成沒有像黃國健一樣挺身護主，看出他們不是同一路人。

梁振英用毛詩「牢騷太盛防腸斷」回敬黃毓民，有人讚他轉數算快，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但若知道毛詩的歷史背景，以此詩句作喻，就有點不倫不類。詩是毛澤東和詩人柳亞子的七律，究竟柳亞子有甚麼牢騷要勞煩毛主席和詩，有說是柳不適應革命新形勢，有說是求官不遂。因此詩的下句是「風物長宜放眼量」，毛主席叫柳詩人看遠一點。

黃毓民發的不是牢騷，而是詛咒。看遠一點，言下之意，是否大家是門長命，睇下你死先，定我死先？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非國會語言

問行政長官幾時死？究竟算不算冒犯，在立法會可唔可以講？其實沒有白紙黑字的明文規定，根據傳統，全憑議長，即立法會主席的個人判斷。

記得毓民入局後，創了議會新風尚，除了擲物掟蕉，還有就是不避忌發言粗鄙。自「仆街」被主席裁定不能在議會內使用後，變奏成普通話的「不該」，英語的 poor guy，又可過關，活像一個頑童，被訓導主任抽秤講粗話，反駁說：我冇，諧音之嘛！

「仆街」事件之後，曾一度研究甚麼詞語不能在立法會會議中使用，風風火火做了一輪，發現根本並不可行，因為即使規定了一百個禁語，如果出現第一百零一個，禁是不禁，如何定奪？定會爭議連連，不如索性不寫，由主席全權判斷。

議會這個遊戲是西方的產物，英國是眾所周知的老祖宗。英國人說話出名轉彎抹角，國會辯論儘管舌劍唇槍，幾百年的英國議會傳統，練就了罵人也不會帶髒字的本領。

國會辯論，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語言規則，有些言詞，主要是罵人的，被界定為「非國會語言」，不得在議會中使用。罵人可以，但不可帶這些詞語：無賴、惡棍、懦夫、蠢貨、流氓、偽君子、白癡、說謊者、卑鄙小人、叛國者、蕩婦、豬玀……掛一漏萬，不能盡錄。

不直接用這些形容詞來罵人，有人認為不夠重口味，聽起來不過癮。但陰濕的英國人，不帶髒字，但罵人又罵得直接又痛快，技術含量相當高，邱吉爾公認是箇中高手。

其他民主議會，都有類似「非國會語言」的規則，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內容會稍有差別，但都是禁止直接罵人的用語。要拐十八個彎，又高雅，又到肉，人家又聽得明，甚至旁人會拍案叫絕，殊不簡單，要看你的本事夠不夠。

香港立法會有沒有「非國會語言」的規定？算有。回歸前的立法局，梁耀忠議員一句「臭罌出臭草」，被主席黃宏發驅逐離場。再來就是「仆街」，除了這兩個，迄今還未有明文規定的立法會禁語。

立法會議員發言，考肚內墨水，考個人學問素養，考即時反應，考說服力。可以尖銳，可以激烈，可以罵人，但要講究不帶髒字的技巧。議會辯論或質詢，畢竟與做網台有所分別。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沙皇評左報

港大校委會議錄音曝光，主要內容早已披露，本來沒有甚麼新意。但原汁原味播出，教育沙皇對陳文敏教授輕蔑的語氣、不屑的表情，幾乎從錄音片段跳了出來，印證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早前爆料的內容，也反映了最高學府的最高決策機構，討論人事安排的過程，原來是那麼兒戲，那麼不堪，那麼低水平。那些校委的嘴臉和人格，原來是那麼的卑鄙齷齪。

但最好玩的不是這些，而是沙皇對本地左報的評價。

眾所周知，物色委員會確定陳文敏教授是唯一候選人，最早泄露機密的，是本地左報。然後，一個月內三百多篇大批判文章，炮火連天，終於扳倒陳文敏教授的任命。本地左報勝利完成了黨分派的政治任務，確實立了大功，理應論功行賞。

沙皇和左報，內外夾擊，戰略上是攻守同盟，目標一致。不知沙皇是為了避嫌，要與左報劃清界線，還是以為閉門會議，講得幾盡都冇人知，於是毫無顧忌，口沫橫飛說出真心話。

為了表明他不受外來的政治壓力，沙皇在校委會上，坦率地表述「不看《文匯報》和《大公報》」，引來哄堂大笑，在座的尊貴校委，用笑聲來表達由衷的和應。

緊接着，教育沙皇對本地左報所產生的輿論作用，作了非常中肯的分析：「香港大部份人都不看《文匯報》和《大公報》」，這是事實。「香港人對這兩份報紙都有負面印象」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他們某種看法說得愈多，香港人就愈反對這種說法」，簡直是不能同意得更多了。

教育沙皇對本地左報的評斷，代表了不少政商層的看法。他們不一定特別着緊新聞自由，也不是對本地媒體特別有好感。但對左報那種與香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落後於大陸媒體的新聞手法，動輒文革式大批判的表達方式，都覺得非常惡頂。中央每年撥款數以億計資助左報，如同倒錢落海，香港實在太少人看，在輿論上根本產生不了任何作用，但卻帶來嚴重的反效果。

沙皇的坦率表述，引起左報回應，提議贈報一年，增進沙皇對該報的「客觀理解」、「公道評價」。港大師生群情洶湧反對他做校委會主席，沙皇未必放在眼內，但如何修補跟左報的關係，沙皇有排頭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廉恥淪喪

幾乎百分百同意中大前校長劉遵義在報章的講法：香港廉恥觀念已完全淪喪？文章標題加了問號，但我認為多餘，大可將問號刪除，斬釘截鐵的說，香港廉恥淪喪，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如果不是有人在校委會議上秘密錄音，如果不是有人將錄音內容交給電台播出，香港人不會知道，香港的廉恥觀念，由港大校委開始，已經淪喪到如斯田地。

校委會是香港大學最高決策機關，確認或否定物色委員會推薦的唯一人選，過程即使不公開不透明，應該以事實為基礎，理性討論。但流出來的錄音，只單單聽了兩個校委的發言，公眾赫然發現，原來港大校委就是這種水平，決定重大的人事任命就是如此兒戲、如此蠻不講理。坐滿了校委會議的都是博士教授專業人士，都是有識之士吧！他們非但沒有嚴詞駁斥，反以笑聲附和，那種恬不知恥的程度，確實使人大開眼界。港大校委會個別委員的道德觀念已經完全淪喪，相信這已經是無法逆轉的結論。

以為有了保密這塊遮羞布，就永遠不會有人知曉，就可以在校委會內不負責任、不符事實地大放厥詞，就可以隨便把一位有學術地位，受同業尊重的法律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來個徹底的人格謀殺。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B，真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港大個別校委的廉恥淪喪至此，面對如此不堪的局面，稍有良知者都應挺身而出。如果其他校委，因為保密協議而袖手旁觀，忍氣吞聲，聽之任之，就等同共犯幫兇，對港大的沉淪，一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劉遵義教授絕不是土包子，喝過鹹水見過世面，應聽過不少為了維護公義而泄密的轟動新聞吧。例如水門事件的「深喉」，向《華盛頓郵報》記者揭露尼克遜總統濫權瀆職的證據，最後尼克遜被迫下台。

「深喉」一直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直至三十多年後，人們才知道，他就是時任聯邦調查局副局長的哈特曼。

隱藏身份泄密的「深喉」被尼克遜政府視為叛徒內奸，當時亦可能有人指摘「深喉」廉恥完全淪喪，但今天，美國歷史和人民都公認，「深喉」冒着風險把一個無法無天的總統拉下台，他是真正的美國大英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TSA 已經變成妖魔

如果沒有記錯，小女兒應該是第一批考 TSA 的小學生。那時對甚麼是「全港性系統評估」完全摸不着頭腦，「全港」「性系統」可以如何「評估」？我更笑了一餐。後來，女兒的小學為了讓家長更了解這個新生事物，特別舉行了一個講座，做完電台節目，拖着疲乏的身軀到學校，聽完，其實也是不甚了了。

年代久遠，選擇性記憶，還記得站在禮堂台上的副校長說過這些：TSA 與學生的個人成績無關，只會影響到學弟學妹。至於在哪方面影響？說來說去，我都不明所以。

我們是自由放任，說白了是懶惰的家長，對於小朋友的功課成績，不會也不想，也沒有精力管得太微細。我們都同意，考試是必要之惡，需要面對、應付和經歷，但重要的是小朋友學習的過程要愉快，就能自動自覺，也不用勞氣，不需催谷。有了「TSA 與個人成績無關」這個關鍵信息，心裏非常踏實，好了，即係唔使理，只需 hea 做，然後 hea 考就可以了。

還依稀記得，學校有派 TSA 練習給學生做，不是太多，也不算甚麼操練。我也不太留意，女兒花了多少時間做這些練習。但我還有印象的，是臨考前，女兒問我，要不要溫習？我回應，既然學校說「與個人成績無關」，就照你平時學到的應考就可以了，女兒聽了當然歡天喜地。甚麼時候考？甚麼時候考完？我們都懵然不知。可以告訴大家，當年的 TSA，沒有催谷，沒有操練，對學生真的是全無壓力。

但今日已經有這支歌仔唱了。有家長告訴我，小三考 TSA，小一的書單已有 TSA 練習，而操練的習作，更是排山倒海而來。題目更是古靈精怪毫不正路，似是腦筋急轉彎式的ＩＱ題，不知想考學生哪方面的能力？而閱讀理解，更由當初的幾百字，升呢到千二千三字，又要閱讀，又要理解，又要答題目，試問，一個七、八歲學生的小小腦袋，在那幾十分鐘的應考時間，能裝得下這洋洋千言嗎？

或許有人會問，今天的家長，就像我當年一樣，不去壓迫催谷操練小朋友，以平常心面對 TSA，不就可以了嗎？

當然不能，因為不少學校，已經把 TSA 當成正規的公開試來考，TSA 已經變成妖魔，吞噬小學生的童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TSA 成魔之路

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性系統」這個詞，真係講一次笑一次。教育局這麼多的「飽學之士」，為何連改個中文名，都會這麼論論盡盡？

TSA 推出之初，目的只是評估學生學科基本能力，對個人成績沒有影響，也不會涉及學校排名，結果給學校做參考，找出學生的強項和弱點，讓學校調整教學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若教育局初衷沒變，決不走樣，就沒有今天 TSA 這隻惡魔出現。TSA 的成魔之路，如何一路走來？凡發生爭論，出現亂子，根據梁振英的行事邏輯，一是敵對勢力搗亂，一是外國力量干預，還有就是，有人刻意將問題政治化。總之不是政策的錯，不是官員的錯，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責任不在我方。

要求廢除小三 TSA 之聲四起，官員四出解畫，但行會權貴卻火上加油，在報上長篇大論，指不要以為不搞 TSA，學生就不必操練，總之 TSA 狂操猛練，與政策無關，與制度無關，與教育局無關，責任只在學校和家長。物以類聚，人以群

分，特區政府的權貴，盡是這種貨色，這副德性。

這種指鹿為馬，本末倒置的論調，瞞得過「不明真相的群眾」，但騙不了身在局的中小學校長和老師。據他們透露，當某學校的 TSA 成績不太穩定，不太理想，教局官員就會來電或親訪，明示暗示成績不達標有可能殺校。

曾經面對殺校危機的鮮魚行前校長梁紀昌透露，有教局官員對他說：「你估你間學校剩係有愛心就得咩？你成績唔好一樣無家長揀！」好在梁校長够硬淨，再加上有足夠社會力量支持，才不會嚇倒。一般校長收到這種死亡恐嚇，會有怎樣的反應？最直接的只能是命令學生狂操 TSA，希望下一年大步檻過。

辦學團體對屬下學校的 TSA 成績，也會互相比併，對學校施加壓力。如果平常的比一比，改善不足，鼓勵落後的努力追上，並非壞事。但如果涉及生與死，試想想，校長和老師有甚麼辦法，面對 TSA，不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看待，迫學生狂操猛練以求過關，幾乎是無可選擇的必然反應。

事實證明，TSA 操練的源頭，自上而下：教育局壓學校，校長壓老師，老師壓學生。家長夾在中間，既無助又無奈。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馬英九是習近平的幕僚？

馬習一握，到底是華文媒體所稱的歷史時刻，還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所言只是新聞時刻，這不單是政治立場的問題，更是有沒有一個冷靜頭腦分析時局，不被熾熱的民族主義所迷惑的問題。

馬英九出發前在台北開記者會，大陸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把馬總統襟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徽章打了馬賽克，而馬英九也表示，在新加坡會見習近平，為免尷尬，他不會戴這個國旗徽章。這一刻開始，中華民國就已經被屏蔽，在馬英九心中，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所謂對等、尊嚴、平起平坐、不被矮化，已徹底人間蒸發。

然後，馬習會登場，六百多中外媒體記者在場見證，馬英九在開場白中只提「一個中國」，而沒有「各自表述」（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兩岸有不同表述的方式），漏掉這個，台灣朝野鬧翻了天。事後，馬英九親信緊急補鏟，稱在閉門會面中，馬英九已向習近平強調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使台灣人

不懷疑這番事後補白，是為平息眾怒的謊言，人們也不禁要問：公開不講，閉門才說，一定不會是臨時忘掉，而是刻意安排，是為了滿足習近平「一個中國」的公開表態。

馬英九不但忘掉「各自表述」，更忘了自己是誰。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晚宴上喝了金門高粱，有點微醺，當晚乘搭專機返台，與記者聊天，表現得很放鬆。馬英九說，晚宴中談到，中方有幾位幕僚，共有五個人屬虎。在場記者驚訝追問「六個人裏面有五個屬虎？」馬英九笑稱：「包括我在內。」馬似乎未發現說錯了話，笑着說這麼多人屬虎真的很湊巧。

酒量不好的馬英九，是醉了才說錯自己是習近平屬虎的幕僚？還是打從心底裏，就認定自己已成為習近平的幕僚？只有他才知道。但只要看馬英九在馬習會事前、當中和事後的表現，失誤、失據、失態，就知道馬英九在習近平面前，根本不把自己看成是中華民國總統，而只是一個省長之類的小人物而已。

這也難怪，再過半年，馬英九將失掉所有權力，就像連戰一樣，北京才能令馬英九延續政治生命，有求於習近平，有甚麼辦法不矮人一截。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這就是優雅

雙十一，中國大陸無端端搞個甚麼光棍節，人人爭着向馬雲進貢血汗錢，金額創了歷史紀錄，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促銷活動。但單身光棍與網上購物究竟有甚麼關係？不要深究，只要乖乖畀錢就得了。

光棍節，這邊廂，有人上網血拼，那邊廂，有人為黨國效力盡忠。眾所周知，大陸網民，長期被困網上防火長城，對外面的虛擬世界，可望而不可即。習大大訪美，面書大老闆爭取見面，媒體報道，朱克伯格曾請求習近平為他將出生的女兒改中文名，雖然食了檸檬，但面書在大陸即將解封之說甚囂塵上，近期出現的不少異象，空穴來風，也並非無因。

就在光棍節網民如癡如醉血拼得不亦樂乎之際，滴水不漏的防火長城，突然開了一個大洞，成千上萬的大陸網民，蜂擁而出，不需翻牆，也可爭相一睹聞名已久的域外虛擬世界。

防火長城解封，疑幻似真，有多少大陸網民借此機會，繞着地球遊了幾圈，

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有大量網民，衝進民進黨台灣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面書留言，勝利完成黨和國家交給他們的任務。

大陸網民，只要給他們丁點自由，其實也是創意無限。除了懸掛五星紅旗，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這些生硬的指定動作政治宣傳外，還有卡通改圖，「緊跟蔡英文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把蔡英文畫像，化成文化大革命海報。也有把蔡英文變成學生妹水手裝的制服誘惑，動作表情，極盡挑逗。留言文字對蔡英文的抹黑和人身攻擊，更是不計其數。

面對突然而至的密集攻擊，蔡英文沒有動怒，沒有刪帖，不慌不忙，作出了非常得體的回應：「昨天晚上，有眾多對岸的『網友』滑到我的臉書頁，對此，我表示『歡迎光臨』。

「在臺灣，有許多對時政的討論，甚至公民行動，都是透過這個平台，由人民自主組織起來的；不同的意見、多元的聲音，也讓我們在交流論辯中，一步步往更美好的社會前進。

「希望這難得的全新體驗，可以讓『新朋友』更完整的看見民主、自由、多元的臺灣。歡迎大家來到臉書的世界！」

這就是優雅。蔡英文對大陸，對香港，對華人世界，作了非常良好的示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夠膽就開面書

公務員朋友部門要搞面書，問我意見。我回答：「夠膽就搞啦！」「夠膽」，不是要嚇窒他們，社交媒體是大趨勢，任何部門機構公司都逃不掉。問題是，進入社交媒體世界前，要問自己：有沒有足夠準備？有否人手時間精力去面對？

香港警隊面書啟用之初，數以萬計留言蜂擁而至，都是七警暗角打鑊事件，問朱警司何時被檢控，令警隊好不尷尬，裏面當然夾雜不少粗言穢語人身攻擊。試問，要多少警察不務正業，逐個帖子細讀，進行大清洗，才令留言變得「乾淨」？花的人手時間精力，難以想像。

警隊當然可以學學梁特首，人開面書佢開面書，只可看，不可留言，連要求 add friend 的功能也廢了。花鳥蟲魚，出席活動，廣受歡迎，熱烈擁護，小圈子塘水滾塘魚，愈來愈自我感覺良好。害怕群眾，單向宣傳，咁驚，不如躲在山洞裏錄影發放：「各位親愛嘅市民……」搞面書來幹甚麼？

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前也開了面書，乖乖不得了，極短時間四千五百多萬人

liked。這並非最重要，關鍵是：任人留言。例如奧巴馬提到美國舉辦氣候變化峰會，回應的網民很多，不少批評：未「搞掂」ISIS 的恐怖主義，還理甚麼撈什子的氣候變化，更激烈的批評，也隨時可見。據聞，為奧巴馬處理社媒的伙記，人數眾多，劄帖的情況一定會有，但可以留言，可以批評，可以保留，言論渠道暢順，也可藉此了解民情。面書就應該這樣搞，梁特，學嘢啦！

台灣民進黨主席的面書，有很多地方值得參考。看不到甚麼花鳥蟲魚，間或有蔡英文的活動照片，但更多的，是普世價值和理念的宣揚，更反應奇快。巴黎恐襲，當晚九時許蔡的面書已有感而發，譴責恐怖活動，還有面書報平安的連結。但梁的面書，上載的，仍是假期的閒情逸趣：到花墟買金橘和沙葛。應用面書的功力，蔡英文和梁振英，天淵之別，高下立見。

大陸五毛網民衝入蔡英文的面書大肆搗亂，抹黑和人身攻擊，蔡英文非但沒有動怒，還借機為中國人上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課。蔡英文把面書的 fb，改成 freedom，讓不可一世的大陸網民認識台灣，領略一下甚麼才是真正的自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高官腦進水

港中大戰，不少香港人都跟我一樣，平日不睇波都坐定定睇足全場，為香港隊拚盡歡呼，為英雄輝屢救險球喝彩。英雄輝說守和中國，證明香港隊並非渣波，我認為實在太謙虛了。香港隊連訓練主場都欠缺，資源之貧乏，比舉國體制支持的中國足球隊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香港隊能在主客先後兩次守和，阿Q些看，香港已算贏到開巷。如果說「香港隊不是渣波」，那麼，習大大支持的中國隊，就連亞洲三流球隊的水平還不如。

香港人撐香港隊，理所當然，但不知特區官員是否飲得鉛水多，還是腦進水太嚴重，連是否撐香港隊，都表現得鬼鬼祟祟，要麼一句不肯說，要麼開口夾着腩，講到滿口泡。

記者問梁振英撐香港隊還是中國隊？一直不肯回應，後來要到菲律賓出席亞太經合會議，又推託說「菲律賓睇唔到波」，拒絕表態。後來見完習大大，握完手，被「充分肯定」、「再接再厲」後，又顯得神情亢奮，語無倫次。但撐與不撐香港

隊，由始至終，都不肯從他口中透露半句。

不只一個高官患了這種腦進水症候群，其他問責局長司長幾乎無一例外。要麼聽到記者問「撐香港隊還是中國隊？」如見鬼魅，走夾唔啱。要麼就像高永文局長：「身為香港嘅中國人，我兩隊都支持。」大佬呀，足球比賽，哪有兩隊都支持的道理，豈不要逢打必和，永遠不分勝負？要麼就像林鄭司長：「我支持香港隊……」然後頓了一頓，「打一場精彩嘅比賽……」林鄭這種走精面的表演，是語言偽術的極致，比她的老闆梁振英更勝一籌。

有理由相信，這條不表態、不撐香港隊的 Line to take，是由上而下，不可踰越的死命令。唯一例外的是曾俊華，人在羅馬尼亞公幹，也不忘在社交媒體發相，對着平板電腦睇港中大戰直播，後又說即使身在海外，一定有方法睇到波，明剌梁振英眼眉。

作為香港人，表個態撐香港隊，有幾難呢？是否講了出來，就馬上烏紗不保，滿門抄斬？如果不是的話，為何對「撐香港隊」如提佛地魔，怕得要命？

有人說，不表態，是因為「政治正確」。究竟是一種怎樣心理狀態？可能不是這四個字解釋得了。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似番個人

不斷有消息說，曾俊華是下屆特首黑馬。資深政務官，財政金融政策熟行，親手打過大鱷，業務經得起考驗，是管治香港這複雜資本主義金融中心難得的人才。梁振英上任，本來想盡數換掉曾蔭權舊部，有傳聞說，北京堅持要包括曾俊華在內的財金官員留任，管好香港的金融政策，幫阿爺睇住盤數。

梁振英雖然出盡渾身解數，又迎又送，親到馬尼拉與習總握手，在曾俊華這隻實力強大的黑馬面前，千萬不能這麼老定，未到揭盅的一天，不知誰能笑到最後。

曾俊華受港人擁戴，並非一日之功。遠的不說，就在撐香港隊與不撐香港隊，在特區官場中，變成 To be or not to be 的生死難題時，曾俊華靈活運用了官方的 Line to take。二話不說，身在羅馬尼亞，也不忘把用平板電腦睇港中大戰的照片，鋪上社交媒體，呃萬個 like 之餘也贏盡掌聲。當記者問到梁振英說在馬尼拉看不到球賽，為何你在羅馬尼亞又可以。曾俊華輕描淡寫：要睇，實有辦法嘅。一句秒殺了梁振英。

曾俊華一直民望高企，深得港人支持，更為傳媒喜愛，原因簡單不過：做官多年，還似番個人，仍懂得講人話。不論財政預算案還是網誌，官樣文章，也不時引用流行金句，有親切感，拉近與市民的距離。不會整天板着面孔，也不迴避記者提問，更會與記者玩自拍打成一片，儘管未必能從他口中套得甚麼重大新聞，但與傳媒關係良好，起碼可以暢順溝通，也把整天擺臭面的梁振英比下去。

公開場合有人擲雞蛋誤中曾俊華，雖然受驚，也能以幽默面對：「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預咗有事發生，好在冇着靚西裝嚟」，幾句說話化解了繃緊的氣氛。相比梁振英說要「法律追究嚴肅處理」，功力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

贏盡掌聲的曾俊華有機會成為下屆特首？我卻不是這麼樂觀，原因一字咁淺，曾俊華太有性格，而且更是番鬼佬性格，與共產黨官場格格不入。

共產黨的用人標準，是聽話忠心，比業務能力重要。與梁振英擺出個永恆的忠心款相比，中南海的阿爺們未必信得過靈活變通的曾俊華，即使一個唔覺意上了特首大位，也可能水土不服，爛尾收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不要高興得太早

老樹盤根港島東四分一世紀的區議員落選，幾百人到他的辦事處外慶祝，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喜氣洋洋響徹雲宵，又開香檳又射禮炮，唱歌跳舞食花生，好不熱鬧。

但真的不要開心得太早。只是不久之前，立法會超區議席選舉劉江華落敗，網民也帶住小鳳姐首飲歌到他的辦事處熱烈地唱，更有人拍到劉江華在茶餐廳一支公食早餐的落寞神情，網絡瘋傳，盡情嘲笑。不旋踵，梁振英就宣佈，邀請敗選的劉江華入閣，擔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坐不夠三年，劉副局更是官運亨通步步高升，接替「被退休」的曾德成，坐正民政事務局長。

落敗的鍾樹根，揚言可以邊度跌倒邊度起番身，不要只以為他是說下屆會東山再起。世事難料，以他的素質與本錢，更可能一個唔覺意，被梁振英睇中，招攬入閣，負責教育，專管英文文法和中文成語。屆時，明張目膽 same on you，日日尖明 on his office，月入十多廿萬，只是雞毛鴨蒜的小事情。

這位鍾前議員，聞說是資訊科技出身，有學位，又有雙碩士，又是博士候選人，擺張沙紙出來，唔睇得都嚇得。

創新科技局拖了三年，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正式成立。等了很久，局長終於能走馬上任，一心要把香港「再工業化」。梁振英喜歡起用敗將，因為知遇之恩，肯定忠心。楊局長正密鑼緊鼓物色副手，話唔定會對鍾博士候選人青眼有加，邀請他入內閣擔任副局，不要說完全沒有機會。畢竟，要他負責英文文法和中文成語，力有未逮，強人所難，做回老本行，直情游刃有餘。

另一位爆冷落敗的建制大將，與鍾前區議員屬同黨，雙料議員，不是博士候選人，而是名正言順的博士，學位雖有爭議，但都歸類反對派找碴，一概不理。不要忘記，葛博士乃ＩＴ出身，曾在相關組織擔任會長，專長經驗人脈忠誠，擔任創新科技副局，肯肯定綽綽有餘。以梁特用人唯才的原則，葛博士入閣的機會，又比鍾博士候選人看高一線。

你們千萬不要眼紅，毋須激到嘔血，也不要以為這只是天方夜譚，在梁振英時代，變態的東西都會變成新常態，出了一個劉江華局長之後，甚麼事情不會發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全港最大家姓

今屆（二零一五年）區議會選舉，不少老將落敗，輸給新人，原因為何？眾說紛紜。這些敗將的反應，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都出奇地一致，把落敗的原因，一律往外推，總之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集體姓賴。

有落敗建制議員賴自己生不逢時：賴遲出世，賴遲入黨，賴遲從政，賴遲勝出，若不是 timing 唔好，條命生成，即使無法與曾鈺成比，都起碼唔衰得過劉江華。看完這篇專訪，幾乎笑到噴飯。如果面對面，我一定勸他：冇鏡都搵盆水照吓自己個樣。囂張跋扈，死不認錯。今次敗選，輸給一位最後一天才報名參選的新人，除了活該，找不到其他形容詞，絕對不會得到任何同情。

另一位建制博士的藉口也甚為好笑，說敗選的原因是因為佔中，見到好多平日好少見的街坊出來投票。她一直認為區選應注重民生，政綱也以民生為主，有人將區議會選舉政治化，表示很失望。建制派連發開口夢都大叫「唔好將××政治化」，唔好將教育政治化、唔好將基建政治化、連選舉都唔好政治化，差不多政治

都唔可以政治化，彷彿政治就等同佛地魔，提都不能提。區選政治化導致敗選，連這種理由都敢提出來，除了反映了她的水平，對她的勇氣，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建制如此，泛民也好不了多少。兩位當了十多年區議員的泛民立法會議員，一位輸給鄉事派律師，一位輸給左派工會小花。兩位老將檢討敗選原因，口徑差不多完全一致：對手人多勢眾，資源充沛，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錢有錢，以泛民的資源，無法匹敵。尤其投票當天，助選人員人多勢眾，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選民，一車一車運到票站……當然還有前黨友、本土激進派剪票，也是輸掉議席的原因。

泛民議員在老巢深耕，根深葉茂，支持者眾，十多年功業，為何脆弱得如此不堪一擊？若比資源，人家一晚可以籌得幾千萬，祖國有十四億人口，人民幣大水喉源源不絕。如果這就是敗選的真正原因，所有泛民都應該舉手投降。為何仍有不少政治素人撼贏左派老將？他們的形象策略有否可借鑑的地方？

沒有反躬自省，一味諉過於人，賴氏，果然成了全港最大姓。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匪諜就在你身邊

所有獨裁政體都鼓勵告密。因為多一個告密者，就多一個秘密警察，防不勝防。告密者可能是你的鄰居朋友、老師學生、夫妻戀人，甚至是父母子女。

蔣氏父子統治下的台灣，長期戒嚴，電話亭電燈柱都有鼓勵告密的宣傳標語：「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看得觸目驚心。不止是宣傳那麼簡單，而是舉報每一個「匪諜」，都有實質的利益獎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學生檢舉老師，同學舉報同學，同事之間互相揭發，一宗又一宗匪諜冤案，槍下亡魂，夫妻離異，家破人亡，造成多少個人間悲劇。

對岸的情況，比台灣嚴重何止千倍萬倍，歷次政治運動，多少個反黨反革命集團，就是靠互相檢舉揭發人為地製造出來，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達到空前高峰。誰說過怪話，誰批評過黨，誰對毛主席不敬，一封告密信寫上去，就使人萬劫不復，永不翻身。政治鬥爭，更鼓勵最親密的人互相檢舉，丈夫妻子，父母子女，為求自保，互揭陰私。我們今天掛在口邊的「劃清界線」，就是那個年代的產物。

告密一旦成為社會常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徹底消失。即使最親密的人，也要互相提防，不敢說出真心話，慎防有一天關係破裂，翻臉不認人，又或在威迫利誘下，出賣靈魂。

或許有人會說，這些已是陳年舊事，提來幹嘛？這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還記得嗎？一名央視節目主持人，在私人飯局中唱了幾句樣板戲調侃毛澤東，同座飯友把拍到的片段放上網，結果這名主持人受到嚴厲批評，最後失掉了主持人的職位。

這種情況，近年也在高等院校不時發生，懷着特殊任務的職業學生，在課堂中記錄着老師的一舉一動，對自由主義的學者加倍留神。

主張普世價值，違反習總七不講的，會毫不留情檢舉揭發。在這種萬馬齊瘖的政治氛圍下，教書變成高危行業，人人噤若寒蟬。

檢舉揭發的告密者，做的都是偷雞摸狗見不得光的事情，大多會隱藏身份，隱姓埋名拿着數，比較穩妥。最近，香港和台灣，都出現不知廉恥為何物的告密者，真人露相，幹着殺人不見血的勾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人人自危

台灣香港同時出現檢舉者，真人露相不顧廉恥網上告密，對象都是要到大陸搵食的歌手藝人，原因當然不說自明。

台港經濟，愈來愈依賴大陸市場，娛樂事業尤其是重災區。半紅不黑的歌手，千方百計爭取在大陸爆紅的電視節目亮相，只要稍微有點知名度，就可以豬籠入水，例子更是活生生的俯拾皆是。

聽過這樣的真實個案。有在香港唱極不紅的三線歌手，參加大陸電視台的歌唱選秀節目，打了幾個回合，最終被淘汰收場。因為出過鏡，提高了知名度，雖然唱得不怎麼樣，但三四線城市紛紛邀請，騷錢比香港以千百倍計。這是為何本地歌手爭崩頭擠上大陸選秀節目的真正原因，也是為甚麼在節目中受到無理批評仍然低聲下氣，不敢反駁的理由。

要賺人仔，說易不易，說難也不難，要訣是要放下尊嚴。你可能會說，在白花花的銀兩面前，尊嚴已賣得所剩無幾。但要繼續受到領導青睞，維持愛國身份，卻

一點也不容易，最重要是抓緊時機，以示忠誠。例如在閱兵、國慶等緊要關頭，把向國旗敬禮、聽國歌流淚的照片及時鋪上微博，鬥多鬥快，才能保得住愛國歌手愛國藝人的地位。

忠不忠，看行動。要更上層樓的，口頭愛國光說不練絕對不夠，要突出和鞏固愛國地位，就要揭發同行，才能為黨國立功，似乎順理成章。

台灣的那位蝴蝶夢歌手，揭發年輕後輩參加太陽花學運，有台獨思想，年輕人馬上喊冤，但大陸歌唱節目的資格閃電取消，告密者更獲大陸嘉許。當年在台灣檢舉匪諜有獎金，兩岸起義投誠有黃金，與今天在大陸揭發台獨有實利，本質沒有根本分別。

同行揭發同行，香港早已或明或暗的存在，但奇怪的是，香港愛字頭的那位紅色娘子軍，為何會帶頭掀起這股揭發藝人的妖風，究竟對她有甚麼好處？

眾多愛字頭團體，爭寵爭資源，雨傘運動後，愛字頭苦無出路，找不到位置。仿效台灣也好，突出自己也好，最緊要是爭取維穩費這塊大餅。揭發藝人一擊即中，這門生意有利可圖，成本極低。中港兩地走的生意人、民主思想的學者、與大陸有業務往來的專業人士，將會人人自危。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小學雞局長

某些小學，為了催谷學生閱讀，會大張旗鼓地搞讀書比賽，規定時間內讀得最多本書，會有獎勵，得到甚麼金銀銅鐵獎杯獎座獎狀。

同學們為了取得這樣的「殊榮」，渾身解數，每天完成幾本書，把書名記錄，還要寫幾十字的短文簡介，以證明真的有看過。一個學期下來，累積驚人，一日三本，一個月九十本，半年五百多、六百本，冠軍非他莫屬。

不明白這種讀書比賽究竟有何意義，小學生真的能從這種以量取勝的比賽中，找到真正的閱讀樂趣？水過鴨背式的閱讀，會令知識有所增長？能夠培養得良好的閱讀習慣？還是經過這種人為催谷的海量閱讀後，從此對書本望而生厭？

這種扭曲學習精神的讀書比賽，最大的作用，可能是令得獎的小學生、父母和他們的老師，用作炫耀的本錢，半年讀幾百本書，是令人多麼引以為榮的紀錄，但這種小學雞式的炫耀，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多麼的虛浮，根本沒有甚麼可以記下來的實質內容。

可笑的是，香港管教育的局長，也只有小學雞水平。在接受建制節目主持人網台訪問時，大談搭一次長程機就可看十多本書，令人質疑是否吹大咗，有多大可信性？局長完全沒有自知之明，對所有網絡流傳的揶揄取笑都扮作視而不見，還要在一個公開場合，將一個月「睇三十本書」這個奇迹，吹噓再 take 2。

他說，一九七六年大學畢業後，曾向自己許下承諾，每個月要看三十本書、雜誌「同埋刊物」，局長還胸有成竹的教大家計數：一星期讀六本周刊，四個禮拜計已經讀完二十四本，所以三十本係「濕濕碎啦」。

局長後又再補充，他剛在吃午飯時，才看過大陸雜誌《今日中國》。

局長又說：有人覺得每日睇一本書好辛苦，每日都要食一份早餐、午餐同晚餐，係咪又覺得辛苦？

書就是書雜誌就是雜誌，豈可混為一談。一書三冊的時事八卦周刊，是雜誌不是書。一餐飯時間看完兩本龍虎門龍虎豹，你不可能對人家說讀了兩本書，這是小學生都不可能搞錯的常識，局長你懂嗎？

局長天生異稟，一個月真的能讀三十本書，又話讀書多，會「腹有詩書氣自華」嘅，但橫睇掂睇，局長都從沒有表現出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搬起石頭

梁振英在經民聯晚宴生擒 Beyond 成員黃家強，又唱歌又自拍，把片段和照片放上面書，不只累死黃家強，也累死自己，更累死推銷網絡二十三條的政府官員。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作了極佳示範。

黃家強接 job 唱歌，只是一般香港歌手都會做的事，碰啱梁振英，只能怨自己時運低。梁振英等高官政客以為執到寶，不但要黃家強陪唱自拍，更慌死冇人知，急不及待放上網，政治盤算，當然是 Beyond 粉絲無數，更是港人的跨代偶像，合唱合照，借 Beyond 的名氣為自己塗脂抹粉，以為這樣就可以提振插水民望。

可能因為生擒了黃家強，令梁振英忘乎所以，特首辦一眾「屎片醫生」（spin doctor）也因為太高興，借黃家強為自己臉上貼金，忘記了這是推銷網絡二十三條最敏感的時刻。港人對網絡二十三條反應愈來愈強烈，整個互聯網就是煮滾了的一鍋粥，只要稍為留意有關討論，就知道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懼怕這四個字：動輒得咎。

無論是婚宴還是生日會，公司周年晚會還是謝師晚宴，甚至普通同學聚會，獨唱合唱即興表演，幾乎是必定項目。人人拿起手機拍照錄影，已經是指定動作。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機個個都有面書的年代，片段放上網，就好像呼吸睡覺、吃飯喝水那樣稀鬆平常。

人們對網絡二十三條的疑慮，就是如果法例一旦通過，這類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習慣，一個不留神，就會觸犯法律，甚至構成刑事罪行。把拍攝到的唱歌片段放上網，有機會民事侵權，但可能因為量太多，太普遍，沒有甚麼影響，也不會造成甚麼經濟損失，版權持有人一般都會聽之任之，不作追究。成千上萬的這類作品在網上流傳，都相安無事。

在此敏感時刻，特首辦把唱歌片段鋪上面書，傳媒和網民，必然當大新聞來做，肯定問完又問，對各程序細節驗屍咁驗。負責智識產權的政府部門，阿頭既不熟書，又不懂應對，竟然將特首唱《喜歡你》當成是公眾人物的「時事評論」，因而獲得豁免。其無知程度，令人笑甩棚牙。

特首辦知道犯錯，以為畀錢 CASH 就可以解決，手續未完備固然鬧出大笑話，梁振英更向香港人親身示範：唱首歌，擺上網，隨時犯官非，一身蟻。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抱殘守缺

網絡二十三條鬧得社會沸騰，草案二讀，第一次會議，就因人數不足而流會。確保開會人數，官員連這個最基本的動作都沒有做足，密集游說狗仔籮票，也不見蹤影，反映主事官員只是 hea 住做。而建制議員，也是半心半意。條例草案能否順利通過，還存在不少變數。

聞說官員也抱怨業界蹺埋雙手，沒有聲勢浩大的保護版權運動，也沒有出面支持條例草案，只由官員單打獨鬥。主事官員既是半桶水，也不熟書，在媒體解畫，常常講到一口泡，愈描愈黑，愈幫愈忙。要官員動員，三催四請，業界才現身媒體，為草案解說。

香港業界一直認為版權大過天，無論是唱片業也好，電影業也好，還是其他印刷出版等行業，心態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沒有與時並進，完全無法適應一日千里無遠弗屆的網絡新時代。

他們整天大叫大嚷，抱怨盜版猖獗，致令他們有巨大經濟損失，因此要立例打

擊，嚴刑峻法。在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的網絡年代，試問，靈巧如年輕網民，有甚麼方法可以用法律禁止他們的網上活動？香港業界所以不得民心，因為他們對版權費，如何雞毛蒜皮，都斤斤計較。不論是公開表演還是遊行集會，生日結婚還是周年聚會，連茶餐廳涼茶舖播的歌曲音樂，都要付版權費，少一個崩都要追到天腳底。

為了應對網絡新時代，不少國家的演藝事業，已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歌曲當然仍可賣錢，但早已不再是主要收入來源，免費下載已成為網民根深柢固無法改掉的習慣。於是再不賣歌，歌曲只是宣傳藝人的手段，歌免費任聽，MV也可免費任睇，亦可隨便下載。他們賣的，是與藝人有關的其他產品，例如演唱會、歌迷握手會，又或有歌手標誌的衫褲鞋襪、文具用品等等。這種新商業模式，有不少相當成功的例子。

當然，這種新模式要更具創意，要花更多心思，比唱首歌，出一隻唱片，就可幾十年長收長有的舊模式，確實困難得多。

抱殘守缺的香港業界，囿於舊觀念舊模式，不思進取，沒有與時並進，與網絡新時代愈行愈遠。這樣的心態一天不改，即使有一千條版權條例，也無法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小學雞議員

小甲小乙小丙小丁等人相約逃學，班房少了幾個同學，老師未有發覺。小明認為不妥，向老師告發，老師逐一點名，確定四人曠課，決定把甲乙丙丁大過懲處。

逃學四人組不忿，指如果不是小明告發，老師不會察覺他們逃學，當然也會逃過懲罰。這當然是個歪理，但四人組決定把不忿化為行動，在小明放學回家的必經之路旁埋伏，把小明大打一頓，以泄心頭之恨。以上的小學雞橋段，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堂上，不止一次，重複又重複的上演。

立法會議員，無論你是零票自動當選，還是只不過得票二、三萬，好好歹歹都是民意代表，其中一項必不可少的職責，就是出席會議，認真議政，監察政府，為市民把關。

當然，尊貴議員日理萬機，事務繁重，公私兩忙，又要應酬，又要賭馬，又有地區工作，分身不暇，偶然缺席，無可厚非，可以理解。但絕大多數議員不在席，召喚議員的鐘聲響起超過十五分鐘，議員還未現身，結果造成流會，無論如何也說

不過去。

泛民用要求點人數的方法來「拉布」，來拖延會議的進程，世界上不少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都有先例，從議會策略來看，既合法又沒有違反會議規則，又是成本最低，殺傷力最大。民選議會裏的少數黨派，在無可選擇下，都用過這類方法來發揮最大的槓桿作用。

用點人數「拉布」的方法導致流會，最大的弱點，正正就是點人數。只要建制議員在座椅上塗上超能膠，個個坐定定，寸步不離議會，又或不要離開立法會大樓，聽到鐘聲馬上趕回，泛民點人數導致流會的陰謀，就永遠無法得逞。

但實情偏偏卻不如此，建制議員非但不在議事堂，有時更遠離立法會，忙於公務私事。大樓內的建制議員，不知是有心或無意，聽到召喚鐘聲還是不動如山，要三催四請，才回到議事堂湊夠人數。泛民議員就有可乘之機，點人數導致流會。

明明是逃學曠課，建制議員卻惡人先告狀，指摘泛民告畀主席聽。結果，點人數響起鐘聲所花的時間，幾乎佔了會議時間的一半，最後幾秒才趕回。流會或拖慢議程，孰令致之？小學雞議員不先問自己，就指摘別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嘥米飯局長

教育局長又名「吳得掂」，是惡搞名字諧音，也真實反映他的工作表現和能力。吳局長除了在民間暴得大名，在官場也不遑多讓，傳出有人為他改了很響的洋名 Simon Fan，直譯就是「嘥米飯」。特區官場真不該，為了一個局長，得罪了所有姓范，叫西門的人。

「嘥米飯」之名不脛而走，當然不是浪得虛名。局長一再吹噓，月讀三十本書（後來澄清包括雜誌），「濕濕碎啦」的偉論，已經淪為笑柄，傳誦千里。

TSA 鬧得沸沸揚揚，局長又因「私人理由」，不能出席立法會 TSA 公聽會。原來他的私人理由，是要飛到日本睇紅葉。

吊頸要透下氣，局長日理萬機，放假無可厚非。撞了期，買了機票訂了酒店無法更改，不能出席公聽會，作為主事官員，當然不該。但局長認為冇理由貼埋錢打份工啫，於是如期起飛，只留下副局長主持亂局。

如果局長低調一些，可能新聞一單冚一單，善忘的香港人，會很快忘掉局長的

奇言怪行。但局長好像很害怕港人忘記他的存在，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高調地曬他的日本紅葉之旅。

「東京有兩個公園好靚㗎，呢個時候去都好靚㗎，嗰晚我去呢，個湖邊好靚，夜晚睇星好靚，啲紅葉影咗啲燈好唔同，好值得去。」（紅葉好靚，但操 TSA 的學生好辛苦。）「我有一次去新宿，食咗個放題，好正，任食。」超級市場、地下城「真係好多嘢食」、「要早午晚餐餐不同，喜歡咖喱及豬扒，最享受食放題。」（話明放題，梗係任食！）在日本花很多時間逛書店，「上次買咗六本雜誌」、「你會覺得好有趣、好刺激。」（買甚麼雜誌會好刺激？）第一次到日本曾「望住啲着制服的學生」、「初時唔係好方便，因為啲語言，但我慢慢講，佢哋就聽得到啲，有時我用動作去表達，用啲 body language。」（望住着制服的日本學生？）

以上內容，是局長出席公開場合，對着一群即將到日本的香港學生侃侃而談。局長可能已經忘了自己是誰，一個不留神，人們會以為他不是教育局長，正職是旅行社。

局長失言失態，關鍵時刻失蹤失職，已不是第一次了。「吳得掂」或許還有些用處，但「唯米飯」，就徹頭徹尾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溫水煮蛙人肉版

港台《我係乜乜乜》第二集「港豬」，訪問縱橫影視娛樂界的阿叻陳百祥，阿叻的「膠論」和表現太搶眼球，網民全心全意傳誦千里，反而忽略了該集更值得再三研究和深思的細節。

溫水煮蛙聽得久了，因為重視動物權益，沒見過有人用真正的青蛙來做實驗。青蛙躺在水中，慢慢加熱，是否像浸溫泉般享受其中，完全不會掙扎？最後給煮熟了，變成青蛙湯，真係死咗都唔知咩事。是否真確？至今我還未看到實證。

不得不讚讚港台《我係乜乜乜》節目編導的心思，真正的溫水煮蛙不能做，於是設計了一個溫水煮鞋的人肉實驗。

不是每個讀者都有看過該集，原諒我長氣，在這裏簡單描述。節目主持人麥嘉緯到公園草地，帶着一個小型的呼拉圈，向坐在草地上的遊人建議，要求幾個人站在呼拉圈中間三分鐘。對於這個突如其來，沒獎金也沒獎品，又令人暫時失去自由的建議，幾乎沒有一個人接受。

好了，換個方式，叫遊人如常坐在草地上，主持人用膠帶把他們圍着。遊人問：是否甚麼都不用做，照樣坐着就可以了？當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後，乖乖的坐在草地上的遊人，相當自在，一點異樣都沒有。起初圍着的圈圈比較大，後來逐漸縮小，遊人都沒有顯得不耐煩，也沒有任何反抗。

然後，主角小小呼拉圈出場了。主持人再提議遊人站到呼拉圈內，有了剛才膠帶圍圈的經驗，他們認為反正沒甚麼傷害，就答應要求，相當合作地站到呼拉圈中間，三分鐘不動。

為何一開始站在呼拉圈圍着的提議沒有人理睬，經過膠帶圍圈，愈縮愈細後，就再要求他們站在呼拉圈中間，大部份都不會抗拒呢？他們的回應是：做了第一步，看不到甚麼傷害，繼續做下去也沒有甚麼壞處。更大的可能，是跟大隊，既然同伴都不反對，初步判斷也沒有甚麼問題，依指示辦又何妨？於是，由起初抗拒，逐漸接受。這類「登門檻效應」實驗，網上找到很多，企業管理，權力關係，都時會出現。

為了社會和諧，減少爭拗，息事寧人，少少不合理都勉強接受，久而久之，更不合理的要求都成為習慣。青蛙煮成湯，就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阿叻這類人

在香港，阿叻這類人佔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沒正式統計，很難作出準確的結論。單靠日常觀察，這種人辦在香港絕對不會是多數。

不會是多數，並非這種想法的人不多，恰恰相反，而是相當普遍。但像阿叻一樣，夠膽對着百萬電視觀眾公開講出來的，確實很少。

「佢哋成日覺得（特首）唔係佢哋選出嚟嘅，係六百八十九人選出嚟㗎啫，所以佢哋條氣唔順，佢做乜都唔啱㗎」、「一早《基本法》講咗係咁選㗎嘛，你接唔接受都無用，因為呢個國家唔係你嘅、唔係你打出嚟嘅呢個天下」。

這種說話，茶樓酒館飲飽食醉，阿叔大媽口沫橫飛，咬着牙籤夾着粗口，大罵黃絲搞搞震阻住地球轉，打得少應該拉晒佢哋坐監，類似的話，聽過不少，更得到成枱食客齊聲附和。但這種違反常識的歪理，明知不可登大雅之堂，私下發泄過就算，但厚着臉皮，在電視鏡頭前說出來，名副其實，阿叻真是香江第一人。

中共為了突顯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官方一直的說法是：「共產黨是歷史的選

擇，人民的選擇」，邏輯狗屁不通。這是否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固然是個問號，即使這是事實，但選擇了你只有這麼的一次，就千秋萬代永遠都是你的嗎？

「選擇論」其實就是：「打天下就應該永遠坐天下」的意思，但總算說得比較婉轉。連中共都不敢宣之於口的話，阿叻面不紅氣不喘的直接說出來，算是小兵立了大功，定必得到獎賞。「呢個國家唔係你嘅」，那是誰的呢？「呢個天下唔係你打返嚟」，都甚麼世代了，政黨輪替是文明國家的常態，還要講打講殺？我很想知道，這番話說出來的時候，阿叻心裏面想些甚麼？

有阿叻這種想法的人，可能真的不少。如果不是的話，面對今天香港急劇沉淪，為何大部份香港人仍然處之泰然，挺身反抗的只佔少數？或許，他們未必完全同意阿叻的這種言論，但犬儒認命，無用的就不會做，鬥唔過就唔出聲，面對不公義不合理，別過頭視而不見，利益當前明哲保身，最後被動站在高牆那邊，間接成為加害。

香港人滑頭靈活識走位，是「港豬」性格最重要的組成部份，這令我想起「平庸之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港豬就在你身邊

寫了〈阿叻這類人〉，收到讀者洋洋幾百字的電郵。讀者與我同宗，但立場和我南轅北轍，他清楚表明，我是「非我族類」，當然其心必異。

這位吳先生，一開始就自報家門，表明受過西方高深教育：「包括在本港教會名英文小、中學十二年，美國長春藤大學畢業並進修碩士學位」，他說：「但本人對國家的認同，與閣下有天淵之別。」十分慚愧，小弟中小學念的都不是名校，也沒有放洋留過學，讀的只是殖民地土產番書。

我引述阿叻的說法：「因為呢個國家唔係你嘅、唔係你打出嚟嘅呢個天下」，吳先生表示相當認同，更用他的歷史觀作進一步闡述：「要知中國這貳三千年來，都是受秦漢定下的政治模式運行，家天下的思維深入民間。共產黨打下天下，這天下就歸它家管，直至它墮落至要由別家來打敗它。您所講的民選政黨輪替今天在我國還沒有民意基礎，行不通的。」

論點其實沒有甚麼新意，早聽得耳朵起繭了，無非就是「不符合國情」、「不

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這些老生常談，都是共產黨的舊調。

不過，舉出秦漢定下的政治模式，來說明家天下深入民心，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必然，面不紅氣不喘的講出這種論述，比中共的「歷史選擇論」更勝一籌，比阿叻的市井表述不知高了多少個層次，不愧為美國長春藤大學的畢業生。

不過問題來了，如果讀者吳先生的理論是對的話，那麼，孫中山鬧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皇朝，根本不應成立甚麼民選國會，搞那個甚麼撈什子的走向共和，由孫一世傳給孫二世，繼續由孫家坐那打回來的天下好了。

後來袁世凱復辟稱帝，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根據讀者吳先生的邏輯，袁世凱的路是走對了，這就是秦漢定下來家天下的政治模式，孫中山要建立的共和體制，在我國還沒有民意基礎，根本行不通。

在西方留學這麼多年，讀到碩士學位，思想仍然停留在長辮子的那個年代，恕我不客氣的說，算是白讀了。

但悲哀的是，像阿叻、讀者吳先生這種觀點的人，梗有一個喙左近，與在哪裏讀書、受過多少教育無關。阿叻這類人，絕不是少數，港豬，就在你身邊。

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

機關算盡太甩漏

梁振英，你畀香港人喺吓得唔得？年尾流流，突然公佈委任李國章做港大校委會主席。

公佈的時機，可說是機關算盡。梁智鴻期滿離任，港大無主了幾個月，等埋區議會選舉，等埋畢業生議會第二次投票，等埋大學 term break 校園靜過鬼，等埋港大舊生立法會議員離港度假，特區政府才鬼鬼祟祟刊憲宣佈任命。

機關算盡太聰明，甩漏程度更驚人。港大校委會主席的任命，按原定計劃，應在大除夕凌晨才正式刊憲，但有網民在政府網頁的連結中更改了一些字眼，就可提早看到憲報的內容。李國章校委會主席的任命，提早了一天曝光。

未正式公佈的憲報內容在網上瘋傳，梁振英被迫要提早二十四小時正式公佈。這改變不了既成事實，對李國章的任命也造成不了甚麼影響，但反映了刊憲的程序，存在極大漏洞和缺失。

所有在憲報刊登的內容，都具法律效力。立法會通過或修改的法律、所有附屬

法例、法定機構的人事任命等等，都需要在憲報刊登。即使是宣佈或更改某路段的車速限制，都要刊憲方為有效。曾有案例顯示，更改某路段速度限制而沒有刊憲，被告因而打甩了官司。

相關法例和政策，刊憲的內容和公佈的時機，都非重要。有些政策可能早已事先張揚，但有些政策公佈，憲報也要同步刊出，法律上才能生效，這些都會涉及社會重大利益，甚至牽涉到政府的財政收入。

例如政府計劃加煙稅酒稅，又或汽車首次登記稅，改變稅項，需要修改法例，在立法會由辯論到通過，需時甚長，法例正式生效前，市民大量買入加稅前商品，庫房會損失大量稅款。因此，一貫的做法，是在財政預算案宣佈加稅時，同步刊憲，臨時賦與政府法律權力，徵收新的稅項。

預算案這類敏感內容，財爺密密實實，縱使坊間傳言滿天，但也絕不會漏半點口風。財政預算案和憲報都要預先準備妥當，甚至早已放在電腦伺服器裏，時間一到，馬上公佈。試想想，如果政府百密一疏，有網民在政府網頁中，有意無意撞中了連結，把加稅刊憲的內容提前曝光，但卻仍未正式刊憲，加稅仍未有法律效力，搶購潮馬上出現，將會出現甚麼光景？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港女定型

港台新電視節目《我係乜乜乜》爆紅，贏得不少口碑，主要原因，是有新意，尤其別出心裁的社會實驗環節，特別發人深省。例如示範溫水煮蛙人肉版的呼拉圈，又或解說甚麼叫做「習得無力感」的解除警報真人騷，都能把港人當前面對的處境，示範得深入淺出。節目環節和情景設計得不落俗套，才吸引觀眾追看，也成功地成為有深入討論價值的城市話題。

但早前一輯有關「港女」與「男神」的討論，卻叫人有點失望。批評之前，要為沒看過的讀者做點簡介。節目請來兩位男士，先用半透明屏風遮着，只聽到說話，無法看到真人的模樣。

跟着，錄影廠來了一群他們稱為的「港女」，先問幾個問題，然後決定她們要選擇的男神。兩位男士，一位是新晉演員游學修，另一位是富二代劉鳴煒。謎底揭曉，當屏風升起，兩位男士真人露相，原本選擇游學修的「港女」，幾乎大部份轉到劉鳴煒的一邊，富二代最後逆轉勝。轉軚的「港女」對劉鳴煒讚譽有加：高大、

靚仔、眼神……總之，個 package 好吸引。這群「港女」表現得相當誇張，其猴擒情狀，像十世未見過男人似的。

一講到「港女」「男神」這樣的話題，不知着了甚麼魔，連一向比較清新的港台電視節目，都無法逃過從俗的詛咒。看到一半，除了有麥嘉緯和王迪詩，我還以為是 CCTVB 的「剩女」／「盛女」節目。

入新聞行業第一天，我就告誡自己，對人對事，切忌定型。不要對種族膚色宗教定型，不要對性別階級職業性傾向定型。香港女人有很多種，性格取向價值各有不同，統統叫做「港女」，就是定型，犯了以偏概全的低級錯誤。

港女就是如此定型：貪慕虛榮，貪威識食，只計外表，不重內涵，有樓唔嫁，物質主義，不清楚價值觀和價錢牌的分別……不知這群「港女」從哪裏來？有多大代表性？

這「港女」「男神」節目，除了通過電視鏡頭將「港女」定型，在網絡上造成哄動，令港男再一次肯定他們的偏見外，請問，還能起到甚麼作用？

面對劉鳴煒這位富二代，麥嘉緯不再咄咄逼人，王迪詩也收起了平日的串嘴本色，如此表現，也令人有點意外。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金融界甘心「被代表」？

那位稱飲鉛水會延年益壽功能組別議員，不知是否飲得太多，在莊嚴立法會議事堂上，張口朗讀一則聲稱是老友傳給他的短訊，誣衊銅鑼灣書店五位「被失蹤」負責人，是偷渡進入大陸外島宿娼嫖妓，被公安扣捕。這種信口開河，毫無根據的指控，當然引起嘩然，但想深一層，也相當符合這種功能組別議員的水平。

這位鉛水議員敢在立法會公開宣讀他收到的短訊，很多人都以為，他掌握了甚麼獨家猛料。殊不知，他在立法會大放厥詞的時候，短訊已在坊間廣泛流傳，不少手機群組都相繼收到，逐字逐句對過，內容完全一模一樣。

讀出「被失蹤」李波的名字，鉛水議員辯稱很小心，已改用「李乜」。

但短訊用的不是「李乜」，也不是「李×」，而是一個足球的符號，李。這不是鉛水議員的發明創造，而只是分毫不差地照稿讀。

一般人慣說的「識途老馬」，短訊變成了「熟途老馬」，鉛水議員也是逐字照讀。由此推斷，他口中所謂老友短訊，先由一間「謠言工廠」炮製，然後發通街。

鉛水議員，只是一件抹黑工具，目的是轉移視線。而這種污糟工作，只要有點廉恥，都不肯拋頭露面做得出手。

鉛水議員引述短訊的所謂「洗頭艇」，更是舊聞，早成歷史。翻查報章，所謂「偷渡嫖妓」，最盛行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新機場還未落成，大批工人沒日沒夜趕工，山長水遠，放假也難以回家。有人組團坐大飛到大陸桂山島、外伶仃島進行娛樂活動。島上卡拉ＯＫ、髮廊等淫業林立。坐大飛不用正式出入境，沒留下任何紀錄，更發展為瞞着老婆偷渡回大陸嫖妓的活躍航線。後來，兩地執法人員嚴打，再加上機場落成，客源減少，外島淫業從此絕迹。

鉛水議員不經大腦，收到惡毒謠言，以為執到寶，毫不求證，就在立法會宣讀。更可笑的是，「造謠工廠」水平是如此低下，把二十多年前的舊聞翻炒，毫不費力，就給人識穿。

聞說鉛水議員代表的是銀行金融界，更是零票當選。但香港假假地都算國際金融中心，為何土產和舶來銀行大班，會甘心情願「被代表」？啞忍這種水平的議員？令香港金融行業蒙羞？

二〇一六年一月九日

思潮作動

香港電台文化時政節目《思潮作動》突然死亡，並非沒有先兆，早在四年多前（二零一二年）我被港台噤聲後，已有消息要除掉這個節目，據說連死期都已經定下來。後來，有高層突然叫停，據悉，當時的研判，是換掉一個烽煙節目主持人，已經引起這麼多爭議，何況是抽調整個節目，不如稍歇一下，等風頭過去，再作決定。

槍斃《思潮作動》，於是一拖四年。

我離開後，沒有多聽港台節目。老實說，那些毫無稜角的溫吞水，對我沒有多大吸引力。《思潮作動》往後做得如何，聽得不多，我不大清楚，但這個節目，開始就在我的腦海裏，留下非常良好的第一印象。

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就正正在第一台直播室的對面，晚上八點，我烽煙完畢，思潮就開始作動。我離開直播室，走到對面，八八卦卦，從二台直播室大門的玻璃窗，望望他們請了甚麼嘉賓，如果我有興趣，趁節目還未開始，撞入去跟他

們打個招呼。好嘉賓好節目當然不會錯過，好幾年來，就這樣，《思潮作動》陪着我搭車回家。

星期一到五，節目都有獨特名字，主持不同，風格也不一樣，主持人變動了很多輪，以邵家臻做的時間最長。節目晚上八時才開始，但六、七點，已經在港台大堂見到邵家臻，有時他獨個兒在思考，有時與請來的嘉賓傾談，很早已在準備節目。

邵家臻對節目很認真，到達港台直播前，已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他的節目叫《去你度去我度》，邵家臻告訴我，第二集訪問的嘉賓，是在鴨寮街賣鎖匙扣長大的年輕人，沒有機會開咪，也沒有機會講自己的故事。邵家臻拿着錄音機，走到鴨寮街，先「去你度」為他做現場錄音訪問，等他習慣了咪高峰這個物體，再「去我度」回電台做現場直播。

《去你度去我度》的特色，有背景嘈雜現場訪問，然後又有電台的直播。嘉賓有時是我們不太留意的小人物，讓無聲者可以透過大氣電波發聲。節目緊扣時局，製作和訪問，都很認真，每集都有令人深思，聽過後可以帶走的內容。

香港電台重施故技，以節目改革為名，把好節目一個又一個的鏟走，試問，今後的香港電台，還有聽的價值嗎？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為高牆添磚

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凡涉及意識形態，由搖籃到墳墓，都受到嚴格管制，新聞媒體尤其被眷顧有加。大陸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用這句說話來自我訓勉：「不主動說假話」。

乍聽，初大惑不解，後深覺荒謬。新聞工作者天職，不就是要說真話，為讀者觀眾尋求真相嗎？假話不主動說，難道被動就可以說嗎？後來對大陸同行水深火熱的情況了解多了，深深明白「不主動說假話」儘管何其荒謬，但卻真實反映大陸新聞環境既嚴峻又蒼涼的處境。

習總新政，大陸的新聞空間更收緊得寸步難行，可能連「不主動說假話」的自由也沒有了。於是，稍有良知的新聞人都被迫轉行，轉到公關宣傳、網絡媒體，希望找到既可餬口，又可以實踐一點理想的活路。新聞精英紛紛跳船，中國大陸新聞質素急速沉淪，已經無可挽回。

「不主動說假話」，令我想起「別為高牆添磚」。

大學畢業幾十年，不少當年在學生組織並肩作戰的同窗好友，都在各行業獨當一面，做出了亮麗成績，有些更成為部門要員，掌握豐沛資源和實際權力，成為政府機器的重要組成部份。

傳媒天生對權力不信任，記者的天職就是對權力作出監察。在不少事情上，我們站在對立面，無可避免意見衝突。見面不談公事，不想損害友誼，但我對幾十年的好友不是完全沒有期待和冀盼，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我對他們的最低要求，就是「別為高牆添磚」。

作為掌握權力的高牆，角色上，就是站在雞蛋的對立面，遇到爭議，時刻都要為高牆辯解，屁股決定腦袋，還可以理解。但如果政策真的不對頭，決定也會毀了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更會加快香港的沉淪，天人交戰，他們將會如何的抉擇？

不知他們有沒有大陸新聞人「不主動說假話」的「堅持」，還是為了保住烏紗，升官發財，任何荒謬絕倫、違反常識，甚至延禍子孫的政策，都要飛身撲上，為政策辯護。又或為自己打麻醉針，先令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或許，我真的是既幼稚又無知，在梁振英治下的香港，要求我掌握權力的朋友「別為高牆添磚」，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良好主觀願望。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

核心價值・搵到食

銅鑼灣書店五子失蹤，香港人人自危。有大型連鎖書店慌死受到連累，自我審查，將禁書下架。這家書店在機場的分店，以前擺滿禁書，客路也以大陸自由行為主，銷情相當火紅，今天卻怕得要死，連賺錢的生意也不做，可見白色恐怖，已廣泛蔓延。

這種氛圍，當然令人擔驚受怕，但不是人人都退縮。《明報》訪問了尖沙嘴報攤一位檔主，禁書出版社負責人相繼「被失蹤」，問他會不會也擔心有相同遭遇？這位化名陳先生的檔主，回應得清脆利落：十分關注事件，但認為賣禁書不會有問題，從沒擔心過。他相信香港還有一國兩制，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即使有人逼他停售，也絕不依從。

記者沒有說明這位檔主是甚麼年紀、受過甚麼教育。為了保護當事人，刊登的相片都打了格仔。今天的香港，連賣報紙賣書，都好似唔見得光要打格仔，究竟香港出了甚麼問題，變成了甚麼世界！

話說回來，一直以為，「言論自由」「核心價值」這類抽象概念，是堅離地的壞鬼知識分子才念念不忘，但令人驚訝的是，原來報攤檔主，也能琅琅上口。

諗深一層，言論自由這東西，原來並不抽象，直情可以當飯食。檔主對記者說，每天可售出約十本「禁書」，這個數字，可能已經打了折。遊客區賣大陸禁書，已成報攤主要收入來源，高峰期一天何止十本，六折拿書賣十足價錢，利潤比報紙豐厚。有些報攤已索性轉型少賣報紙，一來不用起早摸黑那麼辛苦，二來賺錢比較多。

香港生意人向來靈活變通，甚麼賺錢就賣甚麼。試想想，如果說連大陸認為的禁書，在香港也不准賣，或不敢賣，等於斷了這些報攤小販的財路，如果說香港沒有「一國兩制」，沒有「言論自由」，在香港出禁書賣禁書犯法隨時「被失蹤」，那麼，這位報攤小販，就馬上斷了一條生意之路。

由是觀之，原來在香港堅持核心價值，係搵到食嘅。嚴格來說，差不多所有香港人，都要依靠人權法治言論出版新聞自由來搵食。維持公平要靠法治人權，資訊流通要靠言論出版新聞自由，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才可以心情舒暢，快快樂樂繼續搵食。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搖滾立委

台灣觀選，我擠在台北中正萬華選區的人海中，參加時代力量候選人林昶佐的造勢大會。林是搖滾歌手，台灣閃靈樂團主音，束起留着的一把長髮，樣貌不算俊俏，對我來說，談不上有甚麼魅力。

台北的萬華是一個老區，香港人如果不熟悉，說龍山寺大概就知道了。我到的時候，大家都滿滿的坐在預先擺放好的紅色塑膠櫈，都是五十過外的老街坊。搖滾歌手都有英文名，司儀 Freddy 前 Freddy 後，萬華街坊的這把年紀，對林昶佐的重搖滾應該沒有特別的感覺。我對台灣閃靈樂團也是不甚了了，是站在我後面的香港女孩，告訴我這隊樂團在台灣相當出名，在國際也甚有知名度。

閃靈樂團的成員都出席站台，當中有彈低音結他兼合唱的 Doris，她是林昶佐的太太，平日演出重搖滾濃妝打扮，網上也可以找到她不少非常出位的性感照，與當天的清純端莊，對比強烈。但台下的觀眾，對閃靈的反應，遠不及民進黨元老游錫堃和謝長廷出場的熱烈。

壓軸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人稱柯P的柯市長，一貫不慍不火，二話不說，就架起卡拉ＯＫ屏幕，唱《愛拚才會贏》，把集會推向高潮。

台灣的造勢大會，娛樂性豐富，除了有政治人物輪流站台，還一定會有知名歌手獻唱，政治人物有時也會露兩手。台下觀眾跟着拍子唱和，氣氛熱烈，名副其實是卡拉ＯＫ政治集會。這種形式，香港本土進步民主派經常痛批，但台灣的選舉造勢大會，無論是甚麼黨派，都樂此不疲。

搖滾歌手與台北老區，格格不入，為何會揀這區？當中有何計算？台灣地區政治不甚了解，無從判斷。

林昶佐的對手是六十五歲的林郁方，在中正萬華已經連贏幾屆，是國民黨的資深立委，他在選舉時痛批林昶佐：「留着比女孩子還長的頭髮要進入立法院，我覺得這個立法院會非常危險」，這是保守中年人的典型取態，本來應該適合老區選民的口胃。結果出來，林昶佐奇迹地擊敗了國民黨資深立委林郁方。

林昶佐在勝選記者會這樣說：「我是中正萬華立法委員林昶佐，我長髮，我刺青，我將進入立法院，中正萬華首次打敗國民黨！」世代交替的新範式，已經正式成形。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台灣競選廣告

國民黨失去總統大位，輸掉立法院控制權，連三分一議席都拿不到。積習已久，多病齊發，原因不只一個。派系林立，互扯後腿，領導人自私短視，不顧大局，突然換柱，更傷了幾許深藍選民的心，氣上心頭，拒絕投票。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老態龍鍾，沒有與時並進，無法回應時代的呼喚，與台灣新一代愈行愈遠。

民調已經不只一次清楚顯示，國民黨將會又一次掉失政權，但由上到下，毫無警覺，完全不知如何回應。選前，國民黨早已敗象紛呈，充分反映在他們的文宣策略上。

國民黨其中一條競選廣告是這樣的：中年男人，用低沉自怨的聲音，自詡為國家貢獻良多，但卻被社會丟棄：「我在想，我做錯了甚麼。一個中年人，用了大半輩子，為自己和國家努力，為甚麼今天，從他們口中，我成了壞人」、「他們禁止我說正義兩個字，因為正義是他們專屬」、「在別的國家，我明明是社會的支柱，

為甚麼在自己的國家，我甚麼都不是？」、「此時此刻，我想念我的上一代和下一代。我沒有做錯甚麼，誰製造仇恨，誰才是壞人」、「我會去投票，投給我堅信的價值與國家」。然後出現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王如玄的名字。

競選廣告的畫面灰灰暗暗，只聽到中年男人那把心有不甘的聲音，卻完全看不到他的臉，直到看到旗幟的畫面，色調才轉為明朗。廣告呈現的那種酸腐味道，「我做錯了甚麼」、「我沒有做錯」，幾乎哭出來的呼喊，活生生就是國民黨的夫子自道。這支被台灣輿論評為自殺式的競選廣告，預示着國民黨為何會崩盤式慘敗。

國民黨的競選廣告，屬於過去式，民進黨，就屬於現在式和未來式。民進黨的一支廣告，沒有旁白，卻信息豐富：笑容燦爛的女學生集體站在操場，她們開始解開裙子，露出裏面的運動短褲，然後把脫掉的校服裙拋向空中。字幕：記得那年，你大聲呼喊自由。二十歲，去投票吧！一月十六日，投票大確幸。

女同學拒絕穿裙爭取穿褲的抗爭，來自真實新聞，廣告準確捉到時機。民進黨朝氣勃勃，國民黨暮氣沉沉，對比強烈。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台港命運共同體

台灣大選，在台北幾天，不論是造勢大會，附近路邊小攤，還是台北捷運，都聽到香港人的廣東話。網上媒體說台北幾乎是「三步一個香港人」，有點誇張，但感覺真實，相差不遠。

觀選的香港人，有跟團去的媒體、學者、政黨、民間組織。據聞，有大學新聞系帶了上百學生觀選，即場實習，也是相當不錯的鍛煉。除了團體，當然也有三五成群的香港人，開眼界看熱鬧，競選大會，成為了參觀景點。

台灣香港關係密切，豈止旅遊度假購物夜市掃街，曾幾何時，香港的處境，成了台灣政治運動，甚至是選舉話題。

二零一四年，台灣大學生反對兩岸服貿協議，佔領立法院，發動太陽花運動，曾經出現過「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台灣人擔心與大陸靠得太近，跟香港一樣，受中共箝制，香港今天政治上的衰敗與沉淪，就是明天台灣的寫照。維持台灣自主與尊嚴，就要全面反對馬英九的親中政策。

太陽花之後，香港發起佔中運動，得到台灣人聲援，有旅台的香港人在現場舉起寫在紙皮上的標語：「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站在路邊，表情肅穆，見者動容。兩場運動，彷彿把台港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今次台灣大選，我在蔡英文競選總部外圍，也看到類似標語：「請台灣人踏在香港人的屍體上遠離中國」，製作也是比較粗糙，可能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但今次說得更明明白白。「想你們的路」，答案有了，別無選擇，就是「遠離中國」。有評論說，國民黨大敗，中共是最大輸家，不無道理。香港人目前面對的處境，台灣人看得心寒，國民黨輸得一塌糊塗，香港也是一個不可忽視重要因素。

否決直選，操縱選舉，箝制媒體，控制大學……手伸得愈來愈長，幾乎遍佈香港社會每一個角落。銅鑼灣書局五子跨境擄走「被失蹤」，更如投下了一個深水炸彈，「免於恐懼的自由」受到徹底剝奪，台灣人當然會想，這種恐怖景況，很快就會在台灣出現。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港已成為命運共同體。台灣人手中握着實實在在的選票，可把損害他們利益、自主和尊嚴的政客踢走。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國民黨泡沫化

台灣變天，有人問，國民黨明天會怎樣？更有人問，國民黨還有沒有明天？總統選舉，朱立倫輸給蔡英文三百多萬票，立委議席只剩不足三分之一，國民黨能否有力回天？可不可以重奪政權？要看他們怎樣回應這個敗局。

首先是誰來領導國民黨？朱立倫敗選辭任主席。無緣參加總統選舉、企圖心依然極其旺盛的洪秀柱率先宣佈參選，這個急統派，誰都沒有看好，怕會將國民黨推向泡沫化的厄運。原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宣佈加入戰團，後又宣佈棄選，郝連立委都選不上，試問世界上哪個政黨，會由敗軍之將領導？

國民黨內以副總統吳敦義歷練最豐，但已近七十高齡，由吳敦義來當主席，國民黨更會與時代脫節，最後吳敦義也宣佈不參選。亦有說總統馬英九可能回鍋，按國民黨黨章，若黨主席出缺，總統可擔任主席之職，但馬英九的任期只到今年（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之後主席要再選，即使再度當選，但由一手斷送國民黨政權的馬英九來領導國民黨，人們不禁要問，國民黨可有翻身之日？

另一個人選，是國民黨的本土派立法院長王金平。但國民黨始終是外省人政黨，對本土台灣人極度不信任。當時推出洪秀柱，就是要卡住王金平，黨內元老，尤其馬英九，容許王金平擔任主席，機會微乎其微。

不只要卡住王金平做國民黨主席，更徹底斷送王金平的政治生命。選後不過幾天，王金平的親信立法院秘書長林錫山，以涉嫌受賄，突被檢察官起訴，台灣輿論普遍認為是衝着王金平而來，逼王金平辭去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排第一的位置，連立委也做不了，遑論爭奪國民黨主席之位。王金平的政治能量將消失殆盡，對國民黨的外省集團當然不再威脅。如果真的由急統派洪秀柱當上主席，本土派的王金平出走的機會極大。

國民黨果真「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失去中國，也正是這個原因，只看國民黨你卡我卡你的內鬥，已經好睇過宮廷鬥爭連續劇，內部腐爛，已足夠令國民黨萬劫不復。

危機遠遠未止，民進黨立法院過半，政黨法不良黨產條例勢必通過，國民黨的不良黨產將被連根拔起，泡沫化的勢頭將不可逆轉。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可憐李國章

李氏家族，是流着藍血的香港名門望族，出過眾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法官、大律師、大醫生，曾以香港天生的管治者自居，問鼎過特首寶座。著名記者秦家驄撰寫的《香港名門——李氏家族傳奇》，詳細記述李家的顯赫歷史，英文原是The Li Dynasty（李氏皇朝），書名改得更為傳神。

同樣是李氏家族的後人，有人曾經為香港作出過傑出貢獻，我們當然會牢牢銘記他們的功績。但更不能忘記的，是他們當中，有人對香港核心價值作出過無可挽回的破壞。所謂樹大有枯枝，我一點都不會奇怪。

其實覺得李國章真的很可憐。七十歲老人家，即使未想告老歸田含飴弄孫，企圖心旺盛，權力癮未甩，繼續擔任公職，身處大位，有心有力，本也無可厚非。

對清晰而響亮的反對聲音，梁振英不屑一顧，強行委任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要他必須完成整頓香港大學的政治任務，可謂路人皆見。但操作起來，可否做得高超一些？文明一些？即使把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大學裏不聽話的異見分子佔中搞

手都統統給「幹掉」，案發現場，可否整潔一些，不要搞得這麼滿目瘡痍，如此滿地鮮血？

但李國章的表現，十足十好鬥成性的老紅衞兵。左指控學生像「吸了毒」，把學生的行為稱「暴動」，右指控公民黨在幕後策劃煽動。但口術盡出，卻拿不出丁點證據。校委會是港大的最高決策機關，李國章對反對聲音如此取態，預示着香港大學今後將會天翻地覆，永無寧日。

以李國章今天的家勢和財富，本來已經到了無所求的境界。一把年紀，除了健康，盡力保住晚節，防止身後罵名，是頭號最要緊的事。即使要執行上頭交代下來的政治任務，也可以做得優雅一些，漂亮一些。但今天卻要撩爛塊面，赤膊上陣，把剩下僅有的聲譽都賠了出去，人們不禁要問，當中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嗎？

李氏家族，出過窮一生精力捍衞香港司法獨立的大法官，也出過把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斷送的教育沙皇。香港人今後會怎樣記起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李氏皇朝呢？李氏後人，又能否抬起頭來，面對在梁振英治下，家族聲譽被衝擊得體無完膚的這段歷史？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愈批愈香

《十年》上畫整個月，網上討論鋪天蓋地，劇透也七七八八，由於種種原因，拖到現在才看。

先不講內容，這齣電影最獨特之處，是放影模式，可說是居無定所，到處漂流。開初只一家戲院放映幾場，然後多家戲院參與，始終是冷門電影，場次並不很多，後來因為政治經濟或有新片上影等各種各樣理由，一間戲院一間戲院退出。當人們以為《十年》只能變為小眾觀賞場之際，頗偏遠的馬鞍山戲院又突然加入，本來一天一場，加至一天六場。

這種漂流放影的安排是否首創，有研究香港電影史的朋友可否告知。馬鞍山戲院不屬任何院線，獨立經營，是否因為這個原因，不用瞻前顧後，可以隨心而為。但戲院始終是一門生意，人工舖租，燈油火蠟，容讓《十年》這種政治敏感的冷門電影獨佔其中一間迷你戲院，不但要獨具慧眼，還要夠膽夠識。

我看的是星期六晚九時四十分那場，以為會看的人都應該看過了，但有點意

外，竟然差不多全滿。在這種憮悶鬱結的政治氣氛下，《十年》加場放映，不論馬鞍山戲院話事人的想法是甚麼，從票房和口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賺了。

政治電影，獨立小本製作，欠缺娛樂性，更不是香港人看電影不想用腦的那杯茶。為何《十年》仍能場場爆滿，到哪裏放映都可吸引這麼多觀眾？早前又決定（二零一六年）二月開始到十二所大專大學巡迴放映，並有導演影後對談，聞說部份在大學一票難求，開賣不久，已經售罄。

《十年》賣座，除了因為與當前政治環境適切配合，引起港人共鳴外，《環球時報》在關鍵時刻的點評，更應記一功。《環時》把這齣港產電影形容為「思想病毒」、「完全荒誕」，擺明是把文革時期「香花」、「毒草」的一套搬來香港。那時候，已有一個說法，叫「愈批愈香」，愈批判就愈多人爭着先睹為快。這種情況，竟然完完整整出現在香港，發生在《十年》身上。

《環時》批《十年》，更多番諷刺票房只三百多萬，只屬小眾，在香港並不受歡迎。批判文章刊出後一星期，《十年》票房已飆升至超過五百萬。戲院少，場次少，這個數字，說明電影極受歡迎，上座率非常高。

二〇一六年二月六日

《十年》未看速看

《十年》被討論了整個月，網絡經常彈出劇透文章，內容已知得七七八八，入戲院看，以為不會有甚麼驚喜，但估唔到，某些情節和場景，對我來說也相當震撼。

不只一位朋友說，他們看得感動，眼濕濕。有朋友的太太，更喊濕了幾張紙巾。這不是一齣催淚的愛情家庭倫理大悲劇，不少觀眾邊看邊哭，他們想到自己，與香港人切身的處境有關。

《環球時報》批評《十年》是「預言幻想片」，「所描繪的場景十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包括內地社會也不是這個樣子」。《環時》對香港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批判不遺餘力，沒理由不知道香港人焦慮的根源是甚麼？「不可能在香港發生」的說法，顯然更是過於武斷。

電影有五個短篇，雖不想再劇透，有些情節還是不得不說。用暗殺政治人物製造恐襲借口，在香港實行國安法，雖未真正出現，但這大半年來接連出現幾宗離奇

騎呢的爆炸案軍火發現案，作案者人鬼難分，難保如此這般的情節，將來不會有進一步發展。

不懂普通話連揸的士搵食都成問題，看似誇張，但香港中小學普教中，教育局更提出小學生要「具備認讀簡體字的能力」，大陸滅粵倡普那一套，已一步一步搬來香港了，這場景甚有現實意義。

本地蛋成為青年軍攻擊對象，不可能發生嗎？建制左派報紙罵本土，把本土意識視為港獨，全天候鋪天蓋地批判，攻擊早已開始了。提倡港獨被捕獄中絕食至死，有人自焚犧牲，似乎很遙遠，沒多大機會在香港發生。但警察國安單憑易燃物品罐上的地址，到五金店老闆家裏調查，認定他與自焚者有關，對老闆拳打腳踢。這種老屈揑造證據濫捕濫控的荒謬情景，早已成為今天香港的現實，誰說不可能發生？

當然，銅鑼灣書局股東「被失蹤」「被報平安」「被恩愛」「被認罪」等，又比《十年》這齣「預言幻想」電影更震撼更荒謬的情節，已提早在香港出現。

《十年》愈影愈旺，政治小眾電影能跨過農曆黃金檔期，甚為難得。但相信在種種壓力下，很快落畫，未看速看。我更相信，即使主流戲院不播了，還會有很多其他方式放映，繼續廣為流傳。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二日

光污染

電影、舞台劇或其他表演，開場前，都會播出溫馨提示，提醒觀眾把手機調校至靜音，以及關掉響鬧裝置，以免對其他觀眾造成干擾。香港人尚算聽話，中途電話響，大大聲吼叫：「喺家唔得閒，睇緊戲，睇完 call 你，得閒飲茶」，間中或有出現，但頻率已降低很多。沒有聲音騷擾，但卻換了其他模式，也是令人不勝其煩。

那天看《十年》，準時開場。差不多五分鐘後，還有大批觀眾入場。座位不在通道的，要先入座的觀眾統統站起來讓他們通過，把後面觀眾的視線全擋着。擾攘了一陣，總算安頓下來。跟着，其他更大的問題來了。

坐我隔鄰的中年男女，因為遲到，第一個短篇發展得很快，可能跟不上看不明白，不斷問對方故事情節。好不容易第一個完了，第二個講保育的故事更難看得明，疑問更是一堆又一堆。到第三、四、五個比較容易明白的故事，又繼續不停發出獨家評論：會唔會咁呢？嘩，好煽情喎！坐在旁邊，近距離受到聲音騷擾，難以

集中精神，真係嬲你唔知，話你又唔好意思。看電影，對內容難免有種種疑問甚至不滿，若然評論癮突然發作，拜託，忍耐一點，等電影完了才大發議論，好嗎？

更難頂的還陸續有來。手機的確調校至震機了，但仍可收到各式各樣的信息。震機「吱吱」聲不停，還可忍受，算不上太大干擾。但手機震了，旁邊的先生必然急不及待掏出來，然後打開，看看有甚麼天大的信息。

今天手機的性能實在太好了，不少人更把屏幕的光亮度調校至最高。你知道，在漆黑一片的電影院裏，把手機打開，會造成甚麼效果？就像強力電筒兜口兜面直照着別人的眼睛，瞳孔來不及收細光點留在視線內，好一陣子才會消散，干擾極大。

隔鄰坐着的中年男士，業務實在太繁忙，信息不斷，很多人找他，隔不了多久，就把手機從袋裏拿出來看，不是瞄一眼就關掉，而是把信息讀完才捨得收起。於是，個多小時的電影，就給那手機的光污染了十多次。

看電影舞台劇，都有使用手機要注意的禮貌，不要對別人造成干擾。開場前除了提醒觀眾要關掉聲響，更應想辦法禁止光污染騷擾。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

環保倉變武器庫

旺角黑夜被梁特第一時間定性為「暴亂」，特區上下，司長局長，建制團體，無一不鸚鵡學舌，交相指摘。警隊和律政部門，也緊密配合，幾乎把所有被捕者控以暴動罪。

暴動屬嚴重刑事罪行，參與者都是危險人物，無理由可以用如此寬鬆條件保釋，豈不等同放虎歸山，在社會埋下計時炸彈？檢控，過堂，不用收監，以低至二千元保釋金就可暫獲自由，如此兒戲的暴動罪，是不是真●暴動，用某警官的說話：自己可以聯想一下。

就在梁特定性旺角黑夜衝突為暴亂不久，香港警方以超高效率破獲一個在葵涌工廈單位內的「武器庫」，警方公佈，搜獲不同類型的刀、化學品、木棍、鐵通、水管、鐵鎚、口罩及手套等，行動中一共拘捕一男兩女，「以管有攻擊性武器作非法用途罪」拘留。搞暴動，不能臨時起意，「武器庫」便成為了有組織、有預謀、有策劃的鐵證。

主事警官以破獲大案的姿態高調會見記者，他說：「有這麼多武器，有刀，有鐵枝，有氣槍，有口罩，有手套，有液體。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聯想可以用來做甚麼，單一而言於某些地方儲存危險品，其實這些不是法例上有限制的危險品。不過大家見到警察檢取的東西，可以自己想想是甚麼。我們不排除與初一事件有牽連，但要深入調查，才能證實是否有關。」

用最傳神的廣東話來形容這位警官，就是「斷估無痛苦」。大佬呀，入屋搜證，拉人封艇，扣留調查，原來都是「聯想做甚麼」和「想想做甚麼」，只憑聯想和想想，就搞到人家周身蟻，香港的警隊水平淪落至此，令人慨嘆。

原來這只是個環保回收倉，所謂化學品，只用來造環保番梘。而刀、鐵、手套、口罩等「武器」，都是人棄我取，在不同場合執回來，免費轉贈別人。環境局政治助理區詠芷亦證實，曾陪同低收入家庭到這個「武器庫」取走所需物品。網民亦發現，無線的資訊節目，亦曾介紹過這個「武器庫」。

環保倉內有千百件物品，警方卻精挑細選尖刀鐵通，有多本刊物，卻只拿本土雜誌向記者展示，逼人聯想與旺角騷亂有關。環保倉突然變成武器庫，根本就是個笑話。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旺角「浮瓜」

旺角騷亂，不少人不期然會聯想起電影《十年》裏的《浮瓜》。故事講述一宗政治謀殺，目標是兩名建制候選人。幕後劇本是前一哥和講普通話的官員，導演策劃是黑社會大佬，參與演出是兩個等上位的小混混。目標非常明確，要將案件定性為恐怖主義襲擊，讓國家安全法名正言順的在香港實施。謀殺過程黑色搞笑，小混混的下場相當悲慘，死在預先埋伏警察的亂槍之下。

旺角黑夜，由起初的保衞街頭小販，發展到開槍掟磚，埋身相搏，縱火破壞。不少人都摸不着頭腦：保衞小販啫，使唔使搞到咁激呀？警民雙方之暴烈程度，與事件完全不成比例。正因如此，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更需要獨立調查，對過千學者專業人士聯署的要求，梁振英一口拒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恐怕有說不出口的內情與隱衷。

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迅即蔓延，一發不可收拾。當年為弱勢小市民奔走呼號的葉錫恩曾經透露，有警察告訴她，參與騷亂的部份群眾，由警方

出錢唆使，目的是造成混亂，給警察有加強武力，鎮壓拉人的借口。

一九六七年暴動，左派暴徒到處放置土製炸彈，傷及無辜，神憎鬼厭，幾乎人人得而誅之，左仔形象一落千丈，衰足二十年翻不了身。據知情者稱，在一些衝突的場合，出現過有人受僱鬧事的影子，目的也是製造暴烈場面，可以大力鎮壓。

獨裁政權導演一場暴亂以收緊民權，加強壓制，中外皆然。拉美和亞洲都有俯拾即是的例子。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示威者上街抗議，給不明來歷者肆意挑釁，激起反抗。警方在附近更查獲載滿棍棒和石頭的車輛，作為檢控參與者暴力叛亂的證據，事後查明，實為當局栽贓誣陷。

旺角黑夜，謠言滿天。有在場的年輕人告訴我，當天收到知情者短訊，叫他們小心安全，消息稱有黑社會滲入其中，僱人參與，明碼實價，蒙面與不蒙面者都有不同價錢。亦有參與者稱有些生面口的人，掟得特別兇狠落力。

保衞小販是初衷，官逼民反也可能是遠因，但反應的暴烈程度如此不成比例，當中是否有幕後導演，當局一口拒絕調查，是否怕暴露真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文盲警察

警方繼續大搜捕旺角騷亂的「暴徒」，與梁振英政府緊密配合，挖空心思努力搜證，誓要證明這是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暴亂。

繼早前環保倉變武器庫鬧了笑話之後，警方根據他們拍到的影像，鎖定疑犯，上門拉人。警察履行職務，本屬無可厚非，但警察為了顯示沒有拉錯人，就像搗破「武器庫」一樣，向外界展示有力證據，今次不是刀管棍棒化學液體，而是書籍。

警察將被捕嫌疑人蒙頭押上警車。一如既往，立功警員一字排開，手裏拿着用透明膠袋裝住的證物，向記者展示，當中包括幾本書籍。一本是被稱國師陳雲的《城邦論》，一本是被稱教主黃毓民的《本土民主反共》政論集。

香港有充分的言論出版思想自由，沒有禁書這回事。即使這兩本書都強烈反共，毫不留情地抨擊梁振英政府，甚至支持香港獨立，都只屬於思想言論出版的範疇，絕對沒有觸犯香港任何法律。

警員把書籍當做「犯罪證據」展示，實際是發出一個非常強烈而危險的信息：

寫書讀書藏書都可能犯法。當年「管有煽動刊物」也屬犯罪的條例胎死腹中，廿三條即使未立法，今天已經借屍還魂。

除了這些有爭議的政治書籍外，還有一本叫《引爆趨勢》的書，警察也當作證據搜走調查。警方搜證的新聞圖片出街，網上世界馬上炸開了鍋，消息瘋傳洗版，網民笑到碌地，香港警察的「瘀事」聞名遐邇，迅即傳遍天下。

《引爆趨勢》翻譯自英文書 *The Tipping Point*。十多年前，董建華年代的財政司長梁錦松曾極力推介。封面是一枝正在燃燒的火柴，主旨是不要忽略小改變，因為可以引發大流行。

不知是否中文書名有「引爆」這兩個字，不知是否有點着了的火柴做封面，不知警察是否以為是教人製造炸彈煽動暴亂的禁書，於是像「執到寶」一樣，當做犯罪證據。《引爆趨勢》的內容是甚麼，即場打開看幾版總會明吧！看不懂，不要緊，如果認為書籍可疑，靜雞雞拿回警察局，另請高明慢慢搞清楚總可以吧！但辦案警察似乎甚麼都沒有做，卻拿出來高調顯示，結果是丟人現眼。

我不解的是，難道這些警察，都是不讀書不看報的「文盲」？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攪炒

今時今日，講顧全大局，難聽過粗口。諗深一層，你的大局和我的大局不一樣，你叫我顧全大局，究竟是哪一個大局？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楊岳橋團隊一開始的策略，是呼籲選民守住關鍵一票。理由其實很簡單，如果周浩鼎取得這個議席，立法會內無論直選或功能議席，都由建制派控制，立法會失去制衡，建制就可予取予攜，甚麼議案都會通過，議事規則也可肆意修改。

理性分析，民主支持者的一票，應投給最有勝算的民主派候選人，守住關鍵一席。再等半年，立法會正式換屆，在比例代表制下，得票百分之十就可取得一席，本土泛民，繼續堅守直選多數議席，起碼可頂住政府和建制的倒行逆施。

但這是成年人思前想後瞻前顧後的邏輯，不少本土意識的年輕人偏偏不吃這一套。投票就是表態，沒有大局可言，投給一個以死相搏，為社會公義抗爭的人，天經地義，沒有甚麼應該猶豫。至於最後是否益了建制派，送周浩鼎入局，根本不是

他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不少本土網民都有這樣的看法：即使周浩鼎真的贏得了這個議席，修改議事規則還要過很多關，任期只有半年，沒有那麼容易。即使議事規則真的被強行修改了，那就更好，可以突顯建制派的荒謬，可以引起更大的抗爭，對革命形勢更有幫助。

即使梁天琦贏不了，楊岳橋最後也落敗，兩人得票加起來比周浩鼎多，但最後還是周浩鼎勝出，本土派認為，都沒有甚麼大不了。有些本土論述更指出，今次選舉，與議席輸贏無關，而是選民對不義政權的表態，梁天琦得票愈多，就表示愈多人對梁振英的不滿，即使失去議席，即使直選議席少過一半，即使失去制衡力量，即使建制議員暢通無阻任意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都無所謂。率性投票，以示對不義政權不滿，就夠了。

細心分析，這是不少年輕人的「攪炒」心態，為了一個他們認為更高的目標，一拍兩散，攪住一齊死也在所不惜，事到如今，這種取態很難改變了。

問題是，新界東的選民，如果你們投的票都成了無效的廢票，甘心嗎？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起法官底

香港禮崩樂壞，向下沉淪，剩下已經不多，唯一仍然仲見得吓人的，就是法治。但恐怖的是，今天的法治，不斷受到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騷擾和攻擊，法治支柱，終會轟然倒下。

佔領運動結束，警察濫捕濫控，搜集和保存證據極度粗疏，憑空揑造假口供砌生豬肉屢見不鮮，被法官嚴厲批評，撤銷檢控或無罪釋放的比例甚高，在運作正常的香港法律體制下，可說是公義得到彰顯。但建制議員、親共律師、愛字頭社團、左派輿論三番四次攻擊：「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要做到一個印象，法官屬泛民陣營，與佔中者同聲同氣互相勾結。

旺角騷亂，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被警方拘捕，法官以現金人事共二十萬，批准黃台仰保釋。香港奉行言論自由，市民輿論當然可以評斷法官的決定是否合理，是否恰當，但若是煽動他人對法官採取行動，就是公然挑戰法律，極可能會因為干犯藐視法庭罪而被檢控。

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是資深執法人員，理應非常熟悉法律，在黃台仰獲准保釋後，立即在建制報章網站以「令人憤怒的香港法庭！」為題發表文章，指「整件事難免令人懷疑，這裁判官本身是不是有問題呢？我建議網民努力起底，看看有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和家人跟泛民政黨的關係，和他的政治取向。」

此文一出，在全社會，特別是法律界引起嘩然，建議網民對法官「努力起底」，對象包括他們的家人，針對與泛民政黨關係和政治取向。如何「起底」呢？無非是虛擬世界網上人肉搜查，現實世界的跟蹤監視。以郭前專員在建制派的號召力，一呼百應，法官和家人定必受到干擾，私人空間受到侵害，更嚴重的是，人身安全也有機會受到威嚇。如此不負責任的「建議」，竟然出自一位熟悉法律的前資深執法人員，確實令人非常震驚。

郭文緯可能知道事態嚴重，最後以「錯發初稿」為由，更正致歉，並澄清內容以發表在梁粉網站和左報的文章為準。但他建議成立「法庭監察」，將「不合理的判決及法官的名字公諸於世，並加以跟進」，這與「起法官底」，有多大分別？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刺殺法官

北京發生女法官被槍殺案。一男子懷疑不滿法院就其離婚分產案的判決，夥同另一離婚男子，先後對女法官及其丈夫，以及各自前妻的現任丈夫開槍，釀成兩死兩傷。兩疑犯被警方圍捕，走投無路，最後吞槍自殺。

離婚分產在文明國家，也非常傷和氣，但不該搞到以殺人收場，對象竟然是判案的法官，更是令人相當震驚與不解。理論上，法官只是仲裁者，不應牽涉雙方的利益，更不應成為尋仇對象，但視法律法庭法官為管治工具的國家可能是個例外。年前，中國大陸有農民因不滿法院判決，身綁人肉炸彈到法庭，與法官同歸於盡。這些案件，對我們以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簡直匪夷所思。

法治對香港的重要性，不說自明。不滿法庭的判決，當然可以公開批評，可以提出上訴，由上級法庭來修正下級法庭的錯誤。保護法官的獨立性至關重要，不能對法官施以任何政治壓力，是不能踰越的界線，已成為香港的普通常識。

旺角騷亂被捕者，法官全部批准保釋，可以不滿，可以批評，但絕對不能號召

網民對法官及其家人起底，威脅要揭出他們的政治取向，以及與泛民政黨的關係，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嚇。今天保釋不保釋已經大動干戈，他日審判結束，罪成與否，判刑輕重，豈不會有更大的政治動作？對法庭施以更大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究竟法官要聽輿論民意判案，還是根據證據法律獨立判案？

建議者自知理虧，收回對法官「起底」的建議，但仍堅持成立「法庭監察」（Court Watch）：「將這些不合理的判決及法官的名字公諸於世，並加以跟進，看看當中有沒有濫用司法程序的證據，令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裁判向全港市民負責！」

即使不是對法官及其家人「起底」，「法庭監察」的建議同樣是對法官施壓，儼然是政治刺殺。如果濫用司法程序確鑿，控方可提出異議或上訴，上級法院也可修正推翻。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明白，獨立的司法體系，法官只向法律和證據負責，如果要向全港市民負責，還要法官法庭來做甚麼？不如拉疑犯到政府大球場或紅磡體育館公審，由市民舉手決定有沒有罪可以了。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劇本太爛

自從李波「被失蹤」後，已忘了他發過多少封平安家書，與太太拍過多少幅恩愛照，出過多少次鏡接受媒體訪問。「被失蹤」的原由，聽過不只一次，早已滾瓜爛熟，可以倒背如流了。李波的那一句「用自己的方法」，已成為網上潮語、惡搞對象。

官方主事者不認真想想，為何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三番四次要李波出鏡，太太粉墨登場，再加上其他涉案者「坦白從寬」，事件非但沒有退潮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更上到國際層面，成為外交風波。究其原因只有一個：劇本太爛。

精心策劃的演出，非但未如預期，反效果卻愈來愈大，成為全社會的笑柄。幕後的編劇導演看來按捺不住，索性來一次「大晒冷」，香港的、大陸的，講普通話卻用繁體字幕的媒體齊出，一次過把問題講清楚說明白。

搭好個棚，打好晒燈，擺好攝影機，一聲「開麥拉」。李波的「演出」算是稱職，沒有甚麼可以再挑剔的了。既然其他幾個同案者可以保釋，李波已經全力配

合，相信也可得到應有的回報，獲得釋放指日可待。

「演出」成功，但效果拙劣，因劇本依然太爛。

關鍵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內地協助調查」這個老問題上。今次李波承認了「自己的方式」，是朋友協助偷渡。記者問，為甚麼要偷渡回內地？李波這樣回應，就露餡了：「這個原因比較複雜。因為在巨流公司出事之後，我就想偷偷地回內地，盡快解決自己的事情，再偷偷地回香港，不想讓外界知道，也不想留下出入境紀錄。我擔心到內地配合司法調查，指證別人，會導致他們及他們的家人遷怒於我，對我和家人造成不利，所以為了保證我和家人的安全，我選擇了偷渡，沒有使用回鄉證。」

究竟是何方神聖，勢力大得連李波的出入境紀錄都可隨時查看，又會對他和家人不利，令李波連回鄉證都不敢用，要選擇偷渡回國？可以搭通香港入境處的天地線，除了大陸的「強力部門」，誰有這個本事？

李波指證的「別人」，應該就是同案的桂民海吧，如果說桂民海真的有這個能耐，就不會在泰國被綁架，成為階下囚，連咸豐年的「醉駕殺人」都被迫出鏡認罪吧！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亞視永恆？

亞視白武士投資百億千億，傳言不絕，但至今未有兌現。老闆拖糧毫無懸念，有汗出無糧出，成為常態。但員工仍然堅守崗位，節目出街無間斷，沒有技術故障，沒有飄雪花，更沒有工業行動，實在是奇迹。

員工告知，亞視大埔廠房停車場的收入，歸員工福利。山窮水盡，福利委員會派超市禮券，以濟燃眉。清潔工人拜拜，員工輪流洗廁所，廁紙無錢買，也靠員工福利金頂住。

員工忠心耿耿，幾朝元老，半個世紀，不離不棄。無糧出幾個月，老臣子無奈接受「解僱」，仍然依依不捨，沒有口出惡言，臨別堅持亞視永恆，更高叫亞視萬歲。

清盤不清盤拖拉幾回合，熄機前夕，一篋金牛，一張沒寫抬頭和日期的支票，盡顯大陸土豪本色。有口痕友說，如果不是港幣千元大鈔，而是強國百元人民幣，百萬銀紙，用來起一道人民幣磚牆，一嚐一嚐咁掟出去，盡顯霸氣，肯定比亞視台慶掟壽包的畫面好看得多。

眼利網民，看見一疊疊金牛底部有白色紙盒承托，更有貌似百元「紅衫魚墊高」，實有裝假狗之嫌。但出席股東依然氣定神閒，面也不紅氣也不喘，銀紙亮一亮相，馬上冚蓋收回，沒有用來支付欠薪欠債，作用恍似一箱道具，就這樣完成了歷史任務。

峰迴路轉，投資者最後與清盤人達成協議，承諾出資再聘一百六十名員工，維持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釘牌死線，讓亞視得以善終。睇錢份上，只要有糧出，到哪裏打工都是一樣。奇特的是，老闆竟要再獲聘的員工簽署合約，承諾不追討以前的欠薪。

不少員工，薪水還被拖着，要員工承諾不再追討前兩個月的工資，才可出三月份糧，如此合約條件已是匪夷所思；更出奇的是，竟有員工二話不說，簽上自己的大名，加加減減條數其實好易計，簽約員工打甚麼算盤，令人摸不着頭腦。

亞視一日未清盤，破產欠薪基金的程序就無法啟動，離職員工要繼續食穀種，即使到四月一日亞視真的停播，最後清盤收場，也要六到十星期才拿到欠薪，無論欠薪多少，都是封頂三萬六千元。亞視執笠收場固然叫人唏噓，打工仔有汗無糧更使人憤怒。

亞視永恆，原來只是血汗奇迹。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永遠正確

本土派中大學生領袖，大比數勝出學生會，讚頌不絕，狂喜不止，一時忘了我是誰。學生領袖舉起納粹敬禮的手勢，與畢業同學合照。

自稱德國留學生，看到照片，感到冒犯，向傳媒投訴。學生領袖解釋：「我當日是應朋友要求擺姿勢影相。那個姿勢可以代表很多東西，例如扮超人飛。如果那位同學感到冒犯，可以聯絡我，我會親自向他解釋。」即使這個手勢真的是可以代表很多東西，請不要用「扮超人飛」這種低智小學雞藉口好不好，簡直有損中文大學的聲譽，有辱學生領袖的形象。

公眾人物做了引起爭議的事，不要用「語言偽術」再三為自己掩飾，不然與你痛恨的梁振英有甚麼分別？如何回應，首要問自己有沒有做錯？

你可以說：我貪玩又無知，根本不知這就是納粹手勢，令別人感到冒犯不安，深深抱歉，對不起。

你也可以說：我不該做這種納粹敬禮，對所有感到冒犯和不安的人，致以最誠懇的道歉。

你又可以說：我就是喜歡納粹敬禮的手勢，覺得好有型，又唔係殺人放火，你感到冒犯不安，關我屁事！

你甚至可以說：我好崇拜希特勒，政治主張是消滅劣等民族，納粹敬禮就是要令你不安，在香港不是犯法，你奈我何！

以上各款，任君選擇，視乎你真正的想法，而不是用甚麼「扮超人飛」這種最低級的藉口來掩飾推搪。

事情鬧大了，這位本土派學生領袖又在面書進一步解釋，他首先指控追問這單新聞的網媒「造我」。他說，中大德國留學生又懂中文的不多，為何不向主流中文媒體投訴，卻向這個「資金可疑」「親政府的維穩」網媒投訴？這種誅心之論，邏輯之強，十足十本地左報：「不遲不早，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發生這種事情，不就證明了有外國勢力在背後煽動唆使嗎？」

學生領袖又說，朋友上載照片，只給親友觀看，後來有人提醒，已很快刪除。納粹敬禮是應朋友要求而做，不特別為意，也沒有對任何人有不敬之意。說來說去，我沒有錯，千錯萬錯都不是我的錯，責任在別人，不在自己。

這個世界有兩種人永遠正確。一種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一種是某些香港本土派。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三日

坐井觀天

中大學生會本土內閣當選後不久，我在網上電台訪問了這位新貴，亦即後來舉納粹敬禮手勢與畢業同學拍照，引起風波的會長。

過程相當暢順，甚至可以用言談甚歡來形容。內容包括本土內閣以大比數勝出，對本土運動的意義。如何看待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官方稱為內地生，會長堅持叫他們做中國留學生，會否視他們為侵略者，將他們排拒驅趕等等問題。

本土會長應對從容，言詞得體，對這敏感問題，他回應說：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都是他的選民，會跟香港學生平等看待。

談到學校文件或通告用簡體字，我問他是否反對？本土會長說他們反對只用簡體字，如果繁簡並存，都可以接受到。

我表明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說，你們應該企硬，反對校園裏出現簡體字：「呢度係香港人嘅地方，就應該用香港人嘅繁體字。你去歐洲留學，都唔可以叫人寫番中文嚟就你啦！」我明確反對他竟然容忍簡體字的立場。訪問完畢，這位本土會

長，卻似乎滿意地講拜拜。

本土會長在他的面書上，紀錄我們的對話。他這樣說：「從傳統泛民主派的名嘴中說出這句話（即：「呢度係香港人嘅地方，就應該用香港人嘅繁體字」），實在令我十分驚訝。本土大勢，浩浩蕩蕩，如今連泛民也要向本土靠攏，香港的確是看到曙光了。」

同事把本土會長在面書上的評論傳給我，看後，真叫人哭笑不得。名嘴愧不敢當，將我歸類「泛民主派」更是敬謝不敏。我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但從來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泛民」二字對我絕不適合。

我成日話本土派要多讀書，而不是來來去去都只讀一兩本，尤其要多讀歷史。如果認為堅持用繁體字，就得出「泛民都要向本土靠攏」的結論，就肯定是讀書太少，或「本土聖經」讀得太多而讀壞了腦。

香港是個移民社會，難民逃避戰禍或政治運動，「避秦」南來，當中有不少擁抱儒家道統的傳統知識分子。欣賞中國文化的人，當然堅持用繁體而拒絕簡體。亦有不少人因反共而抗拒簡體字。

坐井觀天，非天小也，而其未見天也。本土沒有甚麼不好，但本土自我膨脹得連常識都不懂，就很有問題。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憑感覺

港英殖民地時代，英國派來的總督，是立法局當然主席。非官守的立法局議員，全部都由港督委任。除了個別基層代表，議員發言，用的都是優雅的英語，大家同聲同氣，即使有不同意見，甚至激烈爭論，都表現得有文明有教養，用的都是適合的議會語言。

無論多大爭議，主席仍可控制場面，有條不紊主持會議。贊成的請說贊成，議員齊聲贊成，反對的請說反對，反對的聲音響起。秉承英國的議事傳統，法例議案表決，大部份時間，連手都不用舉，立法局主席，只憑贊成反對的聲音多寡，就可判斷。

未經歷過殖民年代的年輕讀者，可能以為是聽緊外星故事：真有其事？單憑聽覺聲音就可準確判斷？不會引起爭議嗎？爭議不可能沒有，但記憶中極少。無論發言或表決，都有秩序地進行，議員不會在議事堂中爭着講話，憑聲音判斷贊成多還是反對多，沒有難度。更何況，大家都是委任議員，意見分歧當然有，但不會你死

我活，事前已有充分溝通，表決只是行禮如儀，一般不會出現很大爭議。

到後來，「九七大限」逼近，非殖化的程序悄悄展開。立法局內增加了非官守議員的比例，部份經間接選舉產生，後來更引入功能組別。港督也抽身離開立法局，不再做當然主席，改由非官守議員擔當此重任。

有了民意基礎，議員的底氣更足，說話更大聲，爭論更激烈，但立法局主席都是香港精英，見識和能力超班，仍然鎮得住局面。憑聲音多寡判斷也逐漸過去，舉手表決成為常規。

直到今天，根據立法會會議規則，表決時，主席的確可以要求議員舉手表示贊成或反對，憑感覺判斷哪邊的人數較多，然後作出裁決。但問題是，能否作出準確判斷，與會議主席的水平和能力密切相關。

舉手「通過」高鐵追加撥款那一刻，人聲鼎沸，站起來抗議的泛民，坐着等舉手的機器，都無法清楚主席在說甚麼。建制議員贊成反對全程舉手的都有。事後問過，他們都是贊成撥款的，可以作準嗎？

換了能力識見公信度較佳的主席，如此混亂的表決場面，還會出現嗎？這位主席的能力有目共睹，請問，你憑甚麼可以憑感覺？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無法無天令人髮指

新界古洞北民居被推土機摧毀，無法無天得令人髮指。不斷沉淪的香港，又添肅殺與愁雲。香港已經淪為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甚或一條毫不起眼的鄉村。

戶主慨嘆：「香港是法治社會地方，有人晨早七時多就可以推倒你的屋，若無其事走了，也沒人知道，我就不明白。」

叫人不明白的地方還有很多。晨早七時，一般人不一定已經離家外出，可幸戶主一早出門，逃過一劫。換句話說，推土剷屋，未必只破壞家園財產，沒有搞出人命誠屬不幸中之大幸。

三架推土機，大模廝樣的駛進來，完事後大剌剌仍留在原地沒有開走。推土機價值不菲，總值大拿拿幾十萬，如果不是有幕後財團勢力撐腰，他們能這樣做？他們敢這樣做？

推土機都有註冊登記，有牌照號碼，追查起來並不困難，但他們竟膽敢把犯罪證據留在現場，可見其有恃無恐。旺角大衝突，迅即拘捕幾十涉事者，控以暴動

罪，辦案效率之高，與古洞剷屋案對比強烈。如此拖拖拉拉，叫人懷疑，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難言之隱？

叫人不明白的地方還有更多。我在電台訪問了家園被毀戶主黃先生的女兒，她說，住屋被推土機剷毀後，父親徬徨無助，唯一想到的，就是報警。怎料，接案的警員劈頭就問黃先生：「你點證明你住喺呢度？點證明呢間屋係你嘅？」警察的反應，令他們震驚，猶如在傷口上灑鹽。

我不知道，這是否警察按規例的慣常做法？試想想，賊匪爆竊，搬走財物，破壞家園，警察會否叫報案人先把屋契找出來，或找律師證明戶主身份，才幫他落案調查？

警察這樣做，是否有心留難黃先生？是否對所有報案人都一視同仁？居民三代人在這裏居住，已超過五十年，民居的土地業權確有爭議，「逆權侵佔」的官司正在進行。把鐵皮屋整間剷走，是否等於毀滅證據？會對官司帶來甚麼影響？

家園被毀的居民打算在原地重建，有關部門回應：能否原址重建，要得到地主同意。官司在進行，地主在收地，民居被剷走，重建又要得地主同意，兜了一個圈，主權又返回大地產商手中。不禁要問，豈會如此巧合？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偷泥頭

香港地，愈來愈荒謬。天水圍泥頭山，經傳媒揭發，社會嘩然，左查右查，一直沒有拉人沒有檢控，只呼籲「場主」噴石屎漿加固，以免倒塌釀成慘劇，但「場主」卻當政府透明，遍尋不着，沒有現身。

政府不作為，民間自發行動。關注土地規劃的土地正義聯盟，到泥頭山掘泥，希望把一袋一袋泥頭搬到政府總部，讓官員正視新界非法傾倒泥頭的嚴重情況。

行動終於激發「場主」現身，召警處理。警方如臨大敵，以擅闖私人地方，偷竊泥頭等罪名，將一干人等帶走調查。

非法傾倒建築廢料，長期進行，才有今天泥頭山的規模。土盟成員朱凱迪說，如果只用今次拘捕行動的一半警力，經常派人巡察，明目張膽傾倒泥頭，就可以阻截，如此驚人的泥頭山，就不會出現。

更荒謬的事情還在後頭。在沒有法庭的搜查令下，警察到其中一個被捕者的住所，翻箱倒籠，說要查明涉案者有沒有將「贓物」藏於家中。警方心目中的「贓

物」，就是泥頭山的泥頭。

倒泥頭是非法的，這種非法行為，經年累月進行，附近居民屢次投訴，有關部門隻眼開隻眼閉，愛理不理，直至傳媒大篇幅報道，才驚覺這個碩大無比的泥頭山，一旦倒塌，對附近居民造成極大危害，以百計生命，分分鐘會生葬泥底。

這絕非危言聳聽，去年（二零一五年）底深圳發生山泥傾瀉事件，附近數十間廠房被埋，繼而發生氣體爆炸，傷亡不計其數。發生山泥傾瀉的，就是像今次天水圍嘉湖山莊一樣，非法傾倒堆積而成的泥頭山。

到天水圍泥頭山拘捕示威者的警察，有來自重案組，也有來自反黑組。在替示威者落口供的時候，反黑組警員透露，之所以要迅速採取拘捕行動，是為了保護示威者，因為他們的行動，破壞了新界的行事規則，令自己陷入危險境地。

苦口婆心的反黑組警員，透露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實情是，香港實行「一港兩法」，新界和市區的土地規劃和用途，由兩套法律管轄，執行另一套規則的，不是特區政府，而是地下秩序的維持者。民間團體的挖泥行動，衝擊着地下秩序，身陷險境而不自知，拘捕是為拯救他們。

雖屬奇聞，但也道出了真相。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去國立」

「去國立」事件，全城搜索，探究這是中央政策？還是個別香港嘍囉官員的愚蠢行為？

熱衷文字障是中國人的本性。甚麼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正名」這類東西，中國共產黨最執着。中共的邏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用「國立」就名不正言不順，按這道理，凡與台灣有關的「國立」，應在大陸的媒體中消滅殆盡。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不妨百度一下，與台灣有關的「國立」機構，仍然原封不動的在搜尋結果中出現。由中學到職業訓練學校到大學，由圖書館到美術館到出版社，以「國立」先行的，看不到任何修改。

網上搜尋器如是，被官方管得死死的新聞又如何？早前台灣出身的奧斯卡導演李安，在母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報道都自動自覺，將李安的母校改名，刪去「國立」二字。但這也不是絕對的滴水不漏，一年前，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與大陸財團在廣東中山搞了一個合作計劃，新聞報道刪掉「國立」，但圖片的布幕背景，卻清清楚楚見到繁體「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八個大字，沒有被打格仔，也沒有被塗黑屏蔽。

這並不是單一個別例子，說明甚麼呢？去「國立」不是一支竹竿插到底的中央政策，「國立」偶然出現，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不會是一宗要勞師動眾追查的「反革命事件」。

大陸如此，香港又如何。媒體翻查過往紀錄，政府部門早有前科。例如香港電影資料館把台灣的「國家電影中心」，改成「台灣電影中心」。接受特區政府年資助近四千萬的香港話劇團，早在年前開始，把台灣的院校團體組織的「國立」名字全部刪走。康文署擅改場刊，將話劇執行舞台監督的母校粗暴刪掉「國立」二字。台灣成千上百的「國立」院校和機構，客觀存在，刪掉「國立」，這不僅是侵犯人家尊嚴，自欺欺人，更是拍馬逢迎，自我製造天大笑話。

更可憐的，是特區官員敢做不敢講，梁振英交波給主管康文署的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公開回應，講了分半鐘廢話，連大學名字也不敢提。其窩囊表現，與吳克儉簡直是孖生兄弟。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枉作小人

究竟「去國立」是特區政府的政策？還是個別官員的愚蠢行為？梁振英閃避，劉江華龜縮，一直不肯回應，無法有確切答案。

阿爺睇住，香港台灣官方交往，名份稱謂不得稍有行差踏錯，標準定得比較嚴格，可以理解。但對民間活動，應該比較寬鬆，可以百花齊放，「國立」不「國立」，沒有甚麼大不了。

劇團由政府資助，場刊是康文署印製，就要有所謂的審稿程序。在講求政治正確的氛圍下，與台灣有關的「國立」必然成為敏感詞，要除之而後快。

康文署的公務員篤定以為沒有問題，判斷絕對不會引起反彈，因為這種「閹割」人家學校機構的名稱，不知試過多少次了，當事人都一聲不吭，即使有反應，也是聲浪不大。吃人嘴軟，拿人手軟，藝團受官方資助，逆來順受，腰板始終無法挺直起來。糊塗戲班今次用這樣的方法抗爭，引起極大迴響，百中無一，主事官員未見過，當然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一國兩制」，香港台灣官方與非官方交往，有不同標準，應該是常識吧，但偏偏有人為了政治正確，向權力投懷送抱。

香港的大學，對外交流頻繁，也聘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那麼，會如何面對台灣不同機構的正式稱謂呢？大學又不是官方機構，按照原本的稱謂就可以了，但實情卻非如此。

先說對外交流。中文大學的學術交流處，「去國立」做得非常徹底。網頁用的是英語，凡與台灣有關的 National，統統刪得一乾二淨，一個不留。但在網頁上有超連結指向有關台灣的學術機構，只需點擊，就馬上去到人家的官方網頁，每個機構大學都「國立」處處，避無可避。中大這個小小的學術交流處，刻意把人家的「國立」閹掉，枉作小人，更是自欺欺人。

香港大學卻完全不同，同樣是對外學術交流，不論網頁和報名表格，都原裝保留「國立」二字，沒有任何刪改，而天也沒有塌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港大的教職員，不少來自台灣，網頁介紹他們的背景，「國立」校名絲毫無損，全都健在。可見大學「去國立」，不一定是官方政策，個別員工政治正確症候群發作，才搞出這些丟人現眼的笑話來。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小燈泡

小燈泡命案，轟動台灣，廢除死刑與不廢除死刑，掀起新一輪的爭議。這不但是治安，不但是法律，不但是死刑能否阻嚇罪案的問題，更是個哲學和宗教問題。犯罪與懲罰，誰可決定別人的生死？在不少國家都長期爭論不休。

憤怒與仇恨熾烈，小燈泡媽媽的理智表白，特別發人深省。女兒剛剛過世，媽媽站在一大堆記者面前，雙眼含着淚水，幾度哽咽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一字一句，拷問人心：「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甚麼法，怎麼做處置，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從能根本，從家庭，從教育，來讓這樣子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我希望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再出現這樣子的人。」反廢死團體，隨即借小燈泡案件造勢。廢死與不廢死，媽媽沒有明確表態，但在面書上發出了清晰而響亮的信息，請不要消費小燈泡：「你可以有你的立場，你可以代表你自己，請不要代表小燈泡，好嗎？連我，懷胎十月，母乳一年的我，都不能代表小燈泡了，請問，你哪位？」

令人特別震撼的，是媽媽在靈堂門口上的文字：「你們有你們的情緒需要紓解，我能理解。但我也有我情緒需要處理。如果，如果，如果，你們愛我。如果，如果，如果，你們願意尊重我。我真的希望這個房間裏可以悲傷、可以感動、可以懷念，但不要批評、不要仇恨、不要憤怒，我真的希望在最後的最後，她的心中，仍然只有對這個世界美好的回憶。小燈泡外表很美、很可愛，但那都遠不及她內心百萬分之一的美，她溫柔而柔軟的內心的可愛。」

「我很真心、用力的請求，再開口前，留個步、深個呼吸，把你們的負面情緒留在門外頭，或收到心裏最深處，讓小燈泡感受到你們滿滿的愛，就夠了。」

有人讀了這些文字，認為小燈泡媽媽壓抑着自己的情緒，沒有把憤怒爆發出來，沒有真正面對突如其來的創傷。是否這樣？外人無法評斷。死刑是否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一命償一命是否「這樣子的人就可以消失在社會上面」？小燈泡媽媽提出了一個令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日

如何擠毒瘡？

「香港民族黨」一丁友出來開記者會，輸人又輸陣，港媒大部份當他冇到，新聞只有幾百字，放在絕不顯眼的報屁股，再過一天，就不會有人再提起。

新東補選，本土派拿了六萬多票，有位港澳辦官員接受西報訪問，說多一兩個年輕激進人士進入立法會，已有心理準備。港大《學苑》發表青年宣言，明確提出二零四七港獨主張，京官港官只是輕描淡寫，並無疾言厲色。本來以為，北京對港政大吹和風，會起碼延續到（二零一六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後。

不知從哪鑽出來的香港民族黨，觸動到京官哪條神經。港澳辦率先嚴厲指摘，左派輿論人大政協呼天搶地，特區官員不得不連聲和應。彷彿香港獨立，已經迫在眉睫，明天一早，就會發生。

不得不提的，是認了第二沒人敢認第一的權力中心中聯辦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主任張曉明，當仁不讓向港獨放炮開火。接受講普通話用繁體字幕的本地媒體訪問，張主任用了一個很僻的成語：「養癰為患」，害得新聞行家四處查字典求解求

粵音，生怕解錯讀錯。

根據詞典，原來「癰」是一種皮膚和皮下組織的化膿性及壞死性炎症，類似瘡，「養癰為患」，意思是長了毒瘡不去醫治，終將形成大患。

即使我們同意這個毫不起眼的港獨黨真是一個毒瘡，必要將其消滅於萌芽狀態，那麼，要用甚麼方法呢？

年輕人都有青春期生暗瘡的經驗，當暗瘡又痕又腫，不少人都忍不住手多多用手指去擠。指頭沒好好消毒，擠暗瘡不得其法，傷口容易受到感染，擠粒暗瘡搞到爛面的情況屢見不鮮。擠暗瘡都要講求技巧方法，何況是京官眼中的毒瘡？

真的沒辦法，當極左病毒已侵入細胞骨髓，文革式大批判洋洋灑灑數萬言文章衝口而出，要和風細雨講道理就結結巴巴永遠講不出。

無論是港澳辦、新華社，還是張主任，不要說那些等而下之的港區人大政協了，左一句違反《基本法》，中一句已超越言論自由底線，右一句香港自秦朝已是中國領土。但要整治這粒毒瘡，究竟可以用香港哪一條法律，說來說去，都說不出所以然來？

整治港獨黨要用哪條法律？連身為大狀的袁國強都話搵緊。不要急，你們可以繼續叫！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是誰政治綁架專業？

《十年》奪獎，本地電影大亨跳將起來，齊聲討伐。嚴格來說，「本地」兩字，不可以應用在他們身上，電影大亨向北望，眼中根本沒有本地。更使我想起《十年》裏的「本地蛋」，政治絕不正確。

電影大亨異口同聲，振振有詞：說從未見過一部電影，只有單項最佳電影提名，沒有最佳導演，也沒有最佳男女主角，其他獎項提名全部欠奉，質疑怎可能奪得最佳電影獎。

這些電影大亨，連金像獎遊戲規則都矇查查就亂批評，惹人訕笑。

幾個電影人已經心平氣和地回應了：金像獎參選電影必須全長超過六十分鐘，《十年》符合規定。但另一項規定是，無論導演、男女主角、演員要獲提名，導演或戲份也需要六十分鐘時間。《十年》由五個短篇組成，每個十五分鐘左右，例如「本地蛋」的智叔演得很好，但也不能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因為演出的時間太短。《十年》只獲最佳影片而沒有其他單項提名，就是這個原因。

電影大亨不是第一次參加金像獎，但最基本的事實都未搞清楚就大大聲批評，並非他們不夠資深，而是因為有政治需要，第一時間馬上跳出來表態，以示忠誠，說不定會重重有賞。

又有電影大亨以專家的口吻，批評《十年》奪得「最佳電影」，是「政治綁架專業」、「是香港的不幸」。

其實，自從發明了合拍片，香港電影已經開始不幸了，也早已被政治綁架得體無完膚。合拍片大行其道，票房動輒億計人仔，貨真價實的港產片，已經瀕臨絕種，雖然電影還是香港導演，也有香港演員擔任要角，不少「港產片」，技巧仍然專業純熟，但明顯不是拍給票房收益只有魚毛蝦仔的香港人看的，對象是十三億人口的內地市場。

要遷就內地市場，就要考慮大陸觀眾的口味，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宣傳部門的政治審查。警察都是好人，壞人不能逍遙法外，劇本只能講妖不能有鬼，為了符合尺度，通過審查，不得不妥協。連非政治題材都用顯微鏡驗屍咁驗，獲通過的都是超現實堅離地的題材。稍涉政治的，為免麻煩，未開始，已經在自己的腦袋裏自我審查掉。

電影大亨說「政治綁架專業」，是典型的惡人先告狀。

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

爭住抹屎

公務員是香港管治的支柱，嚴守中立，不偏不倚，嚴按規章制度辦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有前線交通警員目擊上司駕駛違規，冇面畀，牌照抄。這個經英國人百年調教下創造出來的奇迹，曾幾何時，教強國同胞欣羨不已。

回歸廿載，梁特三年，禮崩樂壞，神話破滅。強國同胞振振有詞，你們香港人有甚麼了不起，不就是跟我們一樣爛嗎？

梁太及女兒行李事件大鬧機場近一個鐘，堅持要機場人員把遺留行李送到禁區給等候登機的女兒。恃特權顯官威的例子，在亞洲國家華人社會時有發生，強國大陸更是司空見慣。但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如果梁特首一家，知道擁有權力需要格外謙卑，深明運用權力需要特別謹慎，這種鬧劇，根本不應出現。

但梁氏一家人偏偏沒有這種反省。為求目的，不顧形象，有權用盡，過期作廢，成了權貴的最高行事準則。在威權脅迫下，終於令航空公司職員屈服，乖乖把行李親自送到梁家女兒手上。

這種容許行李沒有跟隨物主通過安檢的做法，全港嘩然。地勤、空服、機師、保安，幾乎整個航空行業，齊聲抗議，嚴正指出這樣做，是人為製造保安漏洞，危害航空安全。

媒體更爭相放蛇，行李遺留大堂，要求工作人員送交已進入禁區的乘客手中。因違反既有規定，所有媒體無一例外被峻拒，證明有關做法只為梁氏而設，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特權。

梁振英一家做錯事，要有關人員齊齊陪葬。保安局、民航處、機場保安、航空公司，異口同聲，歪曲事實，把黑講成白，把錯說成對：物主與行李分開安檢沒有違反規定……以往有，現在都有，將來都會發生。昧着良心違反常識，虧他們可以面不紅氣不喘的對着鏡頭說個不停。

權貴撒野，滿地糞便，問責官員和政府公務員，機管局保安公司要員，一臉認真，滿頭大汗，人人拿着廁紙，爭住為特首一家抹屎，唯恐遲了會怪罪下來，分不到餅仔不特止，辯護得不夠落力不夠肉緊不夠無恥，更可能會吃不完兜着走。

官員公務員總裁級人馬，曾經都是教人尊敬羨慕的社會精英，為何今天會如此不堪，自甘墮落成為爭住抹屎的太監？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特事特辦還是少些好〉

《人民日報》不遲不早，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刊出〈特事特辦還是少些好〉的評論。不少人認為，是衝着梁家行李醜聞而來，也有人認為是諗多咗。資訊有限，實在難以定論。

吃飯拉矢都政治化的中國，《人民日報》此時此刻發表如此敏感的政治評論，不會不注意政治影響。

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發表前，定會反覆思量，把外面的政治反應計算在內。用中國邏輯來推斷，《人民日報》絕對不會無緣無故發表評論，因此，梁振英的行李醜聞，中招的機會極大。

說到這裏，讀者可能還未看過《人民日報》寫些甚麼，姑且在這裏引述關鍵的部份，有興趣讀全文者可上網查看。

「實踐表明，好心也未必都能辦成好事。正確的事，也需要正確地辦。現代公共治理，規則制度是最基本的元素。若動輒特事特辦突破既定規則，對制度失去基

本敬畏與遵從，則與法治社會相去甚遠，必然導致違紀違規不斷，社會運行秩序混亂，特權、潛規則等盛行。」

「如果遇事總想特殊對待，有問題總依賴超常手段，決不是社會的福音。即便在規則闕如或已不適應需要等特殊情況下，有些事情需要特事特辦，也要有『特』的規矩，在法治軌道下依法辦理。必須明確特事『特』在何處，特辦『特』由何規？不能踰越哪些原則底線，如何監督問責？唯此，方能讓特事特辦套上制度的『緊箍』，不致成為徇私牟利工具，而在特殊情況下，也能成為實現善治的有益補充。」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這是《人民日報》的評論，你可能會以為是哪份港媒針砭時弊苦口婆心的聲音。「對制度失去基本敬畏與遵從」、「與法治社會相去甚遠」、「成為徇私牟利工具」。乖乖不得了，這不正正是衝着行李事件，又或梁上任四年以來，由大宅僭建到涉嫌收受利益等一連串醜聞而來嗎？

在如此時局下，港人或許真是想多了。但諗深一層，如果黨媒的評論，針對的是大陸以特事特辦為藉口，實行以權謀私的腐敗，人們不禁要問，對應目前香港的情況，為何會何其相似，為何也是句句到肉，切中要害。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了嗎？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濕底褲與發紅雨

上星期三（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晨早傾盆大雨，天文台六點半發黃雨警告，返工返學，衣履盡濕，非常狼狽。有些地區水深過膝，校車死火被困，看見消防員抱着小學生回校，場面感人，市民激讚。

大雨上班上學，全身濕晒，當然滿肚火，天文台又成為發泄對象。有種很難服侍的生物叫網民，無論發帖的內容是否合邏輯，只要有人讚有人「些牙」有人和應，就有媒體廣泛報道，視為民意。有網民如是說：「天都黑晒仲黃雨，過條馬路成身濕透」、「就算浸過咗 life 都係黃雨」、「天文台白癡！落狗糞都仲黃雨，幼稚園啲細路得幾歲人仔，有用遮都濕晒」、「癡㟴，底褲都濕埋啊黃雨」……未能盡錄，下刪萬字。

如果用天是否黑晒？底褲有沒有濕？作為掛黃紅黑雨的準則，問題就簡單得多了，根本不需要任何儀器量度電腦監測，搞個「底褲有幾濕指數」就可以了。正如前天文台長林超英所言，不如每次發出暴雨警告之前，全民公投決定黃紅黑，皆大

歡喜，毋須爭議。

黃雨紅雨黑雨，是用科學數據，而不是憑感覺依情緒來決定。天文台定義，紅雨指本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五十毫米大雨，且雨勢或會持續。

根據天文台的雨量紀錄，周三上午六時四十五分至七時四十五分，僅元朗、屯門和大埔三區錄得五十毫米或以上雨量的紅雨水平，但北區、沙田和九龍城、黃大仙，雨量亦分別錄得四十九、四十六、四十八和四十六毫米，接近紅雨水平；七時四十五分至八時四十五分雨帶南下，離島和南區則錄得五十毫米或以上的雨量，東區錄得四十七毫米。天文台進一步解釋，周三早上的雨量未達到發出紅色暴雨或更高暴雨警告信號的標準，其間雷雨帶移動速度快且逐漸減弱，加上影響範圍不廣泛，故天文台根據準則只作出黃雨警報。

一大堆數字，化為聽得懂的語言，就是「雨量未達五十毫米，地區不夠廣泛，雨帶快速移動並逐漸減弱，不足以發出紅雨警告」。

左派教聯會譴責天文台官僚，「沒有因應實際情況，改發紅色暴雨警告」。天文台憑科學數據發出黃雨警告，要「因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需要返學的應該是教育局，甚至是家長自己，請不要找錯人出氣。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飛天朱

年輕記者，沒多少人認識飛天朱。看他在機場反特權集會上發言，差點認不出來。年齡大了，面容變了，身形胖了，但一開腔，上海口音廣東話，確定他就是朱幼麟。

朱幼麟可說是建制派元老。回歸前已是立法局議員，回歸後，做過兩屆立法會，其間更成為港區人大。

朱幼麟為人熟悉的，除了上海口音、出位言論，還嗜好多多。養馬、開電單車、射擊，還喜歡跳降落傘，傳媒給了他「飛天朱」的綽號。那天在網上電台訪問他，七十二歲，以上的嗜好，一樣也沒有少。

飛天朱另一個嗜好，就是買北京四合院，現代化裝修，既自住又可升值。有一回訪問，他拿出裝修好的四合院照片，金雕玉砌，美輪美奐。廿多年前買下的四合院，今天已升值到以億元計。他說，這是一生最得意的決定。

飛天朱雖然屬建制陣營，至今仍是民建聯成員，但可能是接受西方教育，政治

思想相當開放。他坦承與不少香港反對派政治人物都有交往，非常談得來，見面都會有西方式的擁抱。今非昔比，左派陣營能夠與反對派對話的，可能只剩下帶着矛盾的曾鈺成了。

朱幼麟離開立法會後，幾乎銷聲匿迹，很久沒有在公眾視野露面。突然出現在梁氏行李醜聞的反特權集會，發言更似壓不住心中怒火，重炮出擊，拳拳到肉。

「我今天嚟要話畀大家聽，我唔會接受有一個香港人，喺特權嘅陰影之下，驚同埋恐慌。我唔會接受，再有一個香港人，喺特權嘅陰影之下，唔敢站出嚟講真話。我唔會接受，再有一個香港人同特權傾電話嘅時候，需要流眼淚」、「我希望同大家一齊，搵到濫用特權嘅源頭喺邊度，我哋要搵到呢個源頭，同埋消滅呢個源頭」。

朱幼麟說，他最痛恨特權，即使退隱江湖，也要站出來說句公道話。

可悲的是，整個建制陣營，爭住清理特首一家的髒物竟是主流。說點人話的，都不敢直斥其非，只能隱隱晦晦，含沙射影。只有朱幼麟一個人敢站出來，聲言追究到底。

朱幼麟的發言，按一般人的常理，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但親共建制的邏輯就不一樣了，批評他背叛倒戈，已是最輕微的指控。如此氣氛下，算是難能可貴了。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安裕常引述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門詩抄。

（編者按：《明報》集團四月二十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炒安裕的邏輯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不但是安裕常引述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門詩抄，也是我心情的寫照。

中學時代開始讀《明報》，超過四十年報齡，同代同齡的長情讀者，為數不少。這批人，是《明報》能維持到今天的中流砥柱。像我這樣為《明報》憂為《明報》哭的讀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當中，在極氣憤的情況下，忍痛放棄了《明報》。

香港大氣候環境惡劣，《明報》小氣候風雨飄搖，儘管如此，不能否定的是，《明報》編採人員仍能緊守崗位，調查報道深度剖析屢有佳作，讀者稱道，行內讚譽。即使《明報》管理層的人事決策愈來愈離譜，《明報》員工流淚流汗努力不懈，為了表達支持，我對《明報》仍不離不棄。

以「節省資源」為由，漏夜把筆名安裕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辭退，拙劣牽強，稍有常識者都不會相信。總編鍾天祥向員工解說，裁員有三個準則：一是表現不好，二是新來先走，三是薪水最高。「拿最高薪水的人，編輯部裏頭就有兩個，一

個我，一個是我的最得力的助手，姜國元先生。」

人才是報紙最重要的資產。姜國元是編輯部靈魂人物，不少有重大影響力的報道都由姜領軍，鍾天祥也承認姜國元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炒掉最得力助手，與斬斷自己的右手無異。新聞質素下降，形象聲譽受損，讀者也大量流失。即使真的是鍾所言，炒一個人就能符合節省資源百分之五的要求，心智稍為正常的決策者，都不會這樣做。

姜國元不但是執行總編輯，還是極受歡迎的專欄作家，「安裕周記」在知識分子圈有相當影響力，不少讀者因為「安裕周記」才買星期日《明報》。安裕被粗暴辭退引起震動，就是這個原因。

安裕有很多粉絲，炒掉安裕，《明報》將會有大量讀者流失，銷量下降，會進一步影響廣告收益。從生意、經營、管理、決策、經濟的角度看，辭退姜國元，是一個差到不能再差的決定。除非炒安裕，《明報》高層想的不是經營，而是另一套邏輯。姜國元是《明報》敏感新聞重大報道的領軍人物，炒掉，就沒有人領軍了。安裕的文章受歡迎，影響深遠，停掉，就不再有影響力了。

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明報》的形象、聲譽，甚至銷量，統統都不重要，甚至不在考慮之列。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失人格有失報格

香港電視台的節目，即使可以在華南地區看得到，但當涉及敏感內容，無一倖免全被屏蔽。我有份演出的港台《頭條新聞》向來惹火，是在珠三角徹底被屏蔽的節目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旅遊節目。有一段時間，《蔡瀾嘆世界》代替《頭條新聞》已成慣例，用來用去竟是同一集。有大陸觀眾揶揄，即使屏蔽，可否有創意一點，讓觀眾多些新鮮感。

想不到的是，屏蔽這大陸審查官員的獨門絕技，竟也在這張堂堂知識分子大報中出現。話說星期日《明報》三個專欄開天窗，抗議安裕無故兼粗暴被炒，我有幸參與其中。《明報》加東版，恆常隔天轉載副刊專欄。今次連編者按也慳番，用豐子愷的漫畫，一律把三個天窗遮蓋。

這種拙劣的手法，對我來說沒有甚麼意外。對異議消音，兩年前（二零一四年）出現過了。當年撤換劉進圖，空降大馬來的鍾天祥，批評此事的專欄文章，在加拿大版都被抽起，用其他作者的風花雪月代替。激起了專欄作者的憤慨，開天窗抗議。

今次遮蓋天窗，連找人另寫專欄都免了，真是慳水慳力，用豐子愷的漫畫逐一屏蔽。這固然是侮辱作者，更侮辱了豐子愷先生，兼得罪他大批粉絲。熱心的加拿大讀者，傳來該版圖片，我放上面書，群情洶湧，罵聲四起。此舉之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拙劣之處更遠不止於此。三幅豐子愷漫畫下面，各有一段有哲理雋語，意有所指。最離譜的是，還要玩諧音署名：「吾子心」、「愚若薇」、「塵識之」。如此惡頂，水平如小學雞的作為，令人嘆為觀止。加拿大《明報》墮落到如斯田地，真替加拿大的讀者難過。

天窗陸續有來，以圖畫屏蔽繼續出現。第二天，用圖畫遮蓋的除了是開了的天窗外，還有另一個提到安裕的專欄，被圖畫遮蓋，作者是陶囍，但卻連諧音都搞錯變「徒桔」。但令人不解的是，不是所有提到這事的專欄都被封，例如潘麗瓊的〈姜國元被炒，我想說的是……〉、張文光的〈石在，火不會滅〉等都倖免於難，完好無缺。

究竟哪個要屏蔽？哪個可見光？用的是甚麼標準？不必浪費時間猜想。在這裏，送八個字給加拿大《明報》的主事者：有失人格，有失報格。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加拿大讀者的憤怒

加拿大讀者看見用豐子愷漫畫遮蓋了專欄天窗，氣憤難平，以下是他們寫的或轉寄給我的電郵：

• 欲蓋彌彰！《明報》加西版下三濫做作。

• 一字記之曰：賤！竟賤至全失格，毫無胸襟、風範。罷買是我最最最正確抉擇。

• 今日加西版副刊的三幅豐子愷圖畫，是加拿大版《明報》的主持人「傑作」。以圖畫掩蓋「天窗」，只是欲蓋彌彰，弄巧反拙。請細看圖畫下面的文字，你就知道誰開天窗了。上面正中是吾子心，左下角是塵識之；右下角是愚若薇。看到了吧？不論東西版本的總編輯，皆須聽命於老闆。此乃主子的旨意。悲哀！《明報》愈來愈墮落，從文字功力到內容、報格；每下愈況，慘不忍睹！

• 這是今天多倫多《明報》副刊頁裏所看見到的版面，相信三幅圖畫都原是香港《明報》所開天窗的文章。估計右下角的是李柱銘，左下角是李慧玲，上面正中是張

文光或吳志森。看來多倫多《明報》的總編輯更有自由度去執行主子的旨意。可悲！

（作者按：正確答案是右下角是余若薇、左下角是陳惜姿、上面正中是吳志森）

後來封窗不用豐子愷了，改了茶禪花圖或長輩詩。不但是開天窗的，內文提及天窗或罷買，統統都變了敏感詞。用插圖屏蔽太肉酸了，就用其他稿子填塞，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加拿大的忠實讀者，不知幾眼利，知道哪篇專欄哪個作者甚麼時候應該見報，突然改了不知是誰的作者，知道又被審查了，會用電郵給香港這邊報信。

無論是專欄還是評論，寫炒安裕的文章陸續有來，敏感詞只會愈來愈密，睇你填得幾多，遮得幾多。有時又想，加拿大《明報》的審查員要逐字逐句檢查，真是辛苦死人，又何必呢？

當初邀我寫副刊專欄的，是香港《明報》，不是加拿大《明報》。香港《明報》和加拿大《明報》同屬一個集團，但始終是兩份不同的報紙。加拿大《明報》轉載我副刊和評論文章，事前沒有跟我做過任何溝通，也沒有我的正式同意，我也沒有收取分毫稿費。加拿大《明報》與其要花這麼多精神時間，篇篇審查，又要諗花臣來屏蔽，不如從今天開始，不要再轉載我在香港專欄的文章了。

請高抬貴手，尊重作者，更要尊重加拿大的讀者。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明報》現象

在香港傳媒度過了超過三十年寒暑，從未見過這種獨特的傳媒現象。

報紙是一門生意，當然有賺有蝕。經濟不景，經營不善，流血不止，自然要執笠關門，這是資本主義的規律和常態，媒體也不能完全例外。

過去二、三十年，香港不少報紙因各種原因關門大吉。歷史悠久的老牌報紙，與讀者感情深厚，關係維持了幾十年。報紙從此消失，無論讀者編者還是記者，當然不捨，但一般不會引起很大迴響，只要補足工資，辦足手續，只當勞資新聞，找老報人懷舊回顧，很快就消失在歷史當中。

幾十年來，唯獨《明報》例外。

《明報》多次易手，由查良鏞到于品海到張曉卿，三易老闆，編採方針未見明顯變化，《明報》讀者，在互聯網的大潮下，有所流失，但仍然不離不棄的忠實讀者，仍是《明報》的中流砥柱。

互聯網興起，紙媒已成夕陽行業，講得不好聽，讀者死一個無一個，但《明

報》仍然有其獨特的吸引力。《明報》始終是一份比較正經乾淨的報紙，老幼咸宜，入得家庭，學校也可毫無顧忌鼓勵學生訂閱。

但更關鍵的是，雖然《明報》近年內外交煎，大風大雨，編輯記者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雖然《明報》在高層人事連番變動後，有大批骨幹員工離開另起爐灶，令編採力量元氣大傷。雖然近年《明報》的立場和言論搖搖擺擺，甚至千奇百怪。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明報》編輯記者仍然堅守專業，報道出色，佳作連連，得獎無數。

一份報紙可以持續不衰，讀者難捨難離，令人一天不看會若有所失，渾身不自在，這種吸引力不是一天可以建立起來的。這是《明報》幾十年累積下來的資本。但可怒可恨又可惜的是，《明報》主事人近年不斷的倒行逆施，已令《明報》的這種資本大量流失，而且一天比一天快。始終有一天，當讀者認為《明報》與其他主流媒體沒有分別，死不足惜的時候，要挽回已經太遲。今天，離開這條界線，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幾百新聞行家和讀者再一次在《明報》集會，抗議安裕粗暴被炒。《明報》的主事者應該相當慶幸，還有這樣着緊《明報》的讀者和新聞工作者。直到有一天，人們對《明報》的所有變動都不聞不問，《明報》可能已跟條鹹魚沒有甚麼分別。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一蚊雞＝一百萬

粵語很有歷史趣味，香港和廣東，都把一元稱作一蚊，原來源自古代一文錢。粵語是中原古語，又一明證。

香港人更將粵語發揚光大。五仙叫斗零，一角是一粒臣，一元是一蚊或一蚊雞，十元叫一草嘢，一百元是一嚿水。網上查得，一千元叫一差嘢或一支嘢，我孤陋寡聞，未聽過。一萬元，叫一皮嘢又或一盤水。

這些代號來源為何，未考，識者可教我。但聽起來，都是市井之徒的口頭日常語，正經人家不會掛在口邊，似是與黑社會有關的暗語，難登大雅之堂，不能在報紙刊出大氣電波播出。但到今天，無論是ＭＫ仔，還是大學教授，都百無禁忌，敢在公眾場合大大聲宣之於口。

還有不可不知的是，一百萬元叫做一球。這應該不是市井術語，聞說與金融股票交易有關。又在網上查得，未有電腦化前，交易要用現金，一百萬，就是把一千張一千元大鈔綑在一起，渾渾圓圓的，叫作一球。是真是假，也希望讀者更正。

以上流傳已久，港人耳熟能詳的錢銀量詞，最近被徹底顛覆了。

已退休的前警務處長曾偉雄，他的強硬鷹派作風，雖令警隊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插水下滑，卻受警隊上下極度擁護愛戴。雨傘運動期間，曾偉雄親自上陣，慰勞警隊，一句「你哋冇做錯到！」，令多少前線警員感動得痛哭流涕。曾偉雄的金句還有很多，例如警員隻手卡在記者攝影機的「黑影論」，「執行法律要道歉，簡直係天方夜譚」等等，罄竹難書，傳誦至今。

但無論如何，都不及他榮休前說的一番話，有如此振聾發聵的威力。

一年前，記者問曾處長人生下半場如何規劃，他斬釘截鐵，以斬雞頭燒黃紙發毒誓的氣勢，說了以下的一番話：「我一向都冇興趣搞政治，一向都冇興趣做商界，但係我最有興趣做乜嘢呢？最有興趣社會服務」、「政府高官退休後到私人機構工作受到好多限制，連賣菜都同警察有接觸，所以決定唔會加入私人機構」、「去一啲慈善機構幫手，打一啲年薪一蚊嘅工」。

退休剛滿一年的曾處長最近有新動向，正向政府申請加入蔣麗芸父親蔣震的震雄集團做策劃顧問，年薪一百萬。一百萬有全新定義，不能再叫做一球，而是一蚊了。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底氣不足霸氣盡失

曾偉雄退休前公開承諾：「不從政、不從商」、「年薪一元為慈善機構服務」。一年未過，已經徹底失憶。

如果曾偉雄覺得不應浪費才華，即使退休，仍可發揮餘熱，繼續搵錢，甚至搵大錢，實在無可厚非。只要坦白承認：覺今是而昨非，改變了主意，給一個比較像樣的說法，勉強交代過去。但以曾偉雄「我冇做錯到」的性格，怎麼不會「死雞撐飯蓋」到底？

曾前處長早前接受建制媒體訪問，把他退休前的承諾作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演繹，他說：「我非從政、非從商，只是申請做管理顧問。我講過嘅我認數，呢刻一樣。」

如果為商業機構做管理顧問，就等於並非從商，那麼，怎樣才算從商呢？噢，我明白了，在街邊賣鹹脆花生，或魚蛋豬皮，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做買賣，才能算是從商，對嗎？在商業機構無論收多少工資，都只是打工，不是老闆，當然不算從

商。這是否就是曾前處長的創意邏輯？

那麼，本來說好收一蚊雞做慈善機構，現在變成年薪一百萬，又如何解釋呢？不難。看看這麼拆解通不通：管理顧問不算從商，但也不是慈善組織，斷不應收一蚊吧？以我做警務處長的經驗、歷練和才華，連太子女都讚我叻仔，老實說，一百萬已經便宜了蔣震老闆。實在有點語無倫次。如果仲係拆唔掂，索性打橫嚟：一蚊雞等於一百萬，我鄉下興咁講！

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語言偽術這門絕技，在梁特首治下這幾年，不少官員都頗有成績，有些更練得爐火純青，其中曾前處長更是其中的表表者。

但問題是，可能離開崗位已有一段日子，以前做處長，有幾十人服侍，為他度傳媒回應口徑（Line to take），今天卻變成孤家寡人，如何回應坊間的議論，沒有人可以代勞，只能親身赤膊上陣。

接受建制友好傳媒訪問，記者應不會咄咄逼人，也不會畀蕉皮曾前處長踩吧。對這麼簡單的問題，為何仍是答得如此閃縮虛怯，如此邏輯混亂，理由很簡單，底氣不足，當然就會霸氣盡失。

有人在網上發起聯署，要求公務員事務局拒絕批准曾偉雄為商界打工的申請。我認為很不容易，前處長為政府賣命，冇功都有勞，梁特豈會阻人發達！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萬千呃 Like 賀台慶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八點半前已打開 ViuTV，坐定定，懷着萬般興奮的心情，等待看毛記電視的《萬千呃 Like 賀台慶》。

ViuTV 比較均真，一個又一個廣告，準時播完，馬上直播。鏡頭一轉，觀眾仍在魚貫入場，人頭湧湧。不怕，早有準備，人魚樂毛窮，新意又有趣。

只見人魚、魔鬼魚，忘了有沒有海龍海馬，連水母都出埋，游來游去，滿頭大汗，幾乎窒息，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等了又等，節目還未正式開始。心諗，弊啦，對直播節目來說，開壞了頭，犯了大忌。

做過電視的人都知道，電視直播講求分秒不差，現場各組工作人員，服從命令聽導演指揮，各就各位，逐秒倒數，五、四、三、二、一，即使天掉下來，節目都要正式出街，這是電視行業最低的基本要求。已就座或正在入場的觀眾，現場看「人魚樂無窮」可能看得很過癮，但電視機前面的家庭觀眾，即使多麼精彩，都會悶出個鳥來。

可能你會說，對毛記電視的鐵粉來說，他們定會享受人魚樂毛窮這個環節，這充其量只是小瑕疵，只屬技術枝節，沒有甚麼大問題。沒錯，如果《萬千呃 Like 賀台慶》只維持在網上播出，或在收費電視有限範圍轉播，當然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在一個大氣電波的免費頻道，就要有截然不同的要求。

我看了一個小時，終於捱不下去，轉台看美劇。用「捱」字可能有點冒犯，坦白說，需要有點耐性，才能看完開頭一小時。

環節與環節之間接不上，黑媽媽 dead air，中間沒有人出來間場等等，但都並非重點，重點是內容。

事後回想，為何年初的《勁曲金曲頒獎禮》，同樣是東方昇利君牙黃慘盈羅若off專家Dickson，觀眾會大呼過癮，網上會大叫好評，與今天會有天淵之別？

原因：冇咁大個頭，戴咗太大頂帽。度橋到最後一分鐘，缺乏綵排連番甩轆固然是這個原因，更大的問題，是這幫毛孩演員，又司儀又唱又跳又話劇又棟篤笑又變魔術，任你如何年輕力壯，叻到識飛，按常理，已經超負荷，表演過程沒有太大失準，算是交到貨。

上次勁曲金曲，諷刺信息已在惡搞歌詞當中，又有真假歌手分擔重責，變化多端，容易消化。今次全由毛孩拽飛，已經看到他們的極限。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五日

抽水不容易

不能把毛記電視的《萬千呃 Like 賀台慶》說得一無是處。這樣說，並非因為網上毛粉眾多，威力巨大，得罪不起，也不是因為要戴定頭盔，以防給毛粉碎屍萬段。有自知之明，已經一把年紀，學人評論變化萬千一日千里的網上生態，好可能已經 out 得好緊要，完全跟唔上了。

但始終認為，欣賞能力與年紀沒有直接關係，還要看腦筋的開放程度。毛記電視廣受歡迎，是時事諷刺，用網上的說法，就是抽水。抽水的對象，多為社會上掌握權力的人。官員的政策措施，權貴的所作所為，富豪的離地言論，以誇張手法，極盡嘲諷，抽得及時抽得應棍，引起觀眾共鳴，為他們出一口烏氣。笑完，成個人舒服晒。

用轉彎抹角的曲筆，突顯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比小說更離奇的情節，直中要害的效果，比粗言謾罵直斥其非，殺傷力更大更持久，功力稍遜都無法達到。

抽水絕不是容易的事。爛 gag 固然無法令人笑得出，連看都浪費時間。不少笑

話令人笑完就算，水過鴨背，很快忘掉。

抽水上乘之作，要言之有物，一聽爆笑之餘，還要有在腦中迴盪的能力，要雋永，要嗒落有味，像飲茶一樣，更要回甘。

會不會要求太高呢？如果只是網上小圈子呃下 Like，當然無所謂，但要觀眾真金白銀買票入場，免費電視台直播，還有以百萬的冠名贊助，就不能沒有要求，無法避免評論者吹毛求疵。

毛記台慶，大媽舞固然乏善足陳，強行填詞不少都變成硬滑稽，普通話廣東話新聞報道言之無物，盧海鵬試咪玩得太多了，重複又重複，已經不好笑。

最驚喜的，是羅若off 擔大旗的部份。學生在課室大談長大做乜，變成《我的恐怖志願》，做空姐會遇到梁家婦女齊陰鬼，做亞姐就死得好慘，連做普通香港人都不得好死。哭笑不得笑中有淚的內容，足夠給人再三回味。

值得肯定的是，毛記電視的台慶，台前幕後都做得很認真，但始終是人手資源和經驗都未夠，加上勁曲金曲珠玉在前，予人有過高期望。若節目時間不是拖得太長，做得更精煉一些，會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節目。

把過場的 dead air 剪走，把甩漏的部份刪除，個別環節還是很好看的。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唔行唔知身體好

澳洲籍馬大狀領導的愛國法律團體到北京開會爆出醜聞，起碼兩位團員，將日間一帶一路的議程，延續到晚上卡拉ＯＫ。要槍有槍，要炮有炮。

事情鬧大，成員怕受連累，爭相跳船。馬大狀本人當然受到莫大衝擊，政治前途會從此畫上句號，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男人在某些處境下，不用腦袋思考，已是普通常識。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風月場所為何要拍照？除了臉貼臉，頭蹭頭，攬腰搭背的親密照外，還要自拍色情意味呼之欲出的照片。拍照還算了，如果收得密密實實，未必會出亂子，但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竟然將照片通過 Whatsapp 群組廣傳。

Whatsapp 是個甚麼東西？雖然早前軟件進行了加密，但要將群組裏面的訊息或照片傳到外面去，只在彈指間，真係話都冇咁易。

坊間傳言，這個群組存在已久，不講政治經濟，只談風花雪月，更不時會將冶遊的「戰利品」通過群組到處炫耀。如此肆無忌憚，難道他們完全不怕這些艷照外

洩，讓老婆女友知悉，如果是公眾人物，更會釀成醜聞？

愛國團體幾乎被毀，馬大狀當然火冒千丈，大力批評兩名成員，直指他們「忍幾日都唔得！」這句衝口而出，當中蘊含豐富的微言大義。色途老馬，去慣了風月場所，當然不是問題，但千萬不能日頭開會，晚上去滾，只需忍多幾天，會議完了，只要不連累我，你們要做甚麼與我無關，也與道德價值無關，純粹政治上的利害關係。

事情的另一個亮點，就係唔行唔知身體好。記者追訪十六層樓，愛國律師不得不停下來，喘着氣回應。記者雖然曾經有鐵腳馬眼神仙肚的稱號，但如果不常鍛煉，只會浪得虛名，無法通過考驗。

今回記者合格了，但這位愛國律師一點也不輸蝕，別看他其貌不揚，磅數腰圍有番咁上下，一口氣上到十六樓，雖然喘着氣，但仍然可以思路清晰地回應問題。

想真些，也很合理，愛國律師日頭開會，一連三晚卡拉ＯＫ要樂，即使沒有下文也要捱更抵夜，明天一早又要起身，如果身體欠佳，應付得了日頭煎熬晚上操勞的生活嗎？做記者追訪，固然身體要好，律師何嘗不然，特別是愛國律師，對體力的要求就要更高。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關公」與國情

Lancôme「關公」究竟是甚麼模樣？金髮還是黑髮？白皮還是黃皮？從未現身，無從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位「關公」不熟悉國情。我指的國情，不是母公司法國的國情，而是共產中國的國情。

中國有一種產物叫憤青，別名糞青。種族主義，民粹排外，自認愛國，永遠正確，容易激憤，是他們的共同特徵。這類特殊人種，東方西方都存在，香港也有不少。他們還有一個共通點，無論吃喝拉睡，清醒還是不清醒，互聯網就是他們的全世界。如果叫他們做鍵盤戰士，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明白。

《環球時報》是大陸糞青的喉舌，用較為乾淨的方法傳播極端民粹排外的觀點，有多大代表性？受人懷疑。《環時》主編因為個人操守問題自身難保，也因為在蔡英文上任前刊出武力攻打台灣的民意調查，而惹得一身蟻。

因此，Lancôme「關公」因為幾個大陸糞青的網上言論，《環時》隨聲附和的低質評論，而決定取消與何韻詩合作的演唱會，是完全不了解大陸國情的拙劣決策。

幾個龔青的意見，固然不值得大驚小怪，即使是《環時》或其他黨媒的言論，也毋需見風起浪。君不見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即使「權威人士」定了調子，在媒體都出現不同看法。畢竟中國大陸已不是文革時期，一支竹桿插到底的輿論管控，不能與改革開放前相比。

大陸網民攻擊何韻詩，Lancôme「關公」嚇得屁滾尿流，馬上發聲明澄清何韻詩並非代言人。龔青還是窮追猛打，於是又發表第二份聲明，取消與何韻詩的演唱會，理由是「安全考慮」。究竟是甚麼「安全」？秩序安國？生意安全？還是國家安全，這個藉口已夠令人哭笑不得。

中國市場龐大，Lancôme 的銷售，大陸佔差不多兩成，米飯班主當然得罪不得，這是不少生意人未經大腦的本能反應。

我對化妝品並不了解，不知 Lancôme 屬哪個檔次，但來自歐洲的國際品牌，應該平極有限，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得起。以為互聯網就是全宇宙的鍵盤龔青，橫看豎看，都不是 Lancôme 的主要銷售對象。Lancôme「關公」對龔青言論的過份反應，釀成今次一發不可收拾的「關公」災難，肯定是對共產國情缺乏了解的結果。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一日

糞青風潮

Lancôme 與香港異議歌手何韻詩合作，激怒大陸糞青，聲言杯葛，官媒《環球時報》惡形惡狀煽風點火，Lancôme 不敢怠慢，馬上與 HOCC 劃清界線。

Lancôme「關公」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但做生意的目的是利潤最大化，大陸十三億人口市場龐大，足以令任何人跪低，不可能視而不見。Lancôme「關公」的舉措，只是防患未然，以免影響大陸市場，實在無可厚非，萬一風潮蔓延，到時無可挽回，分分鐘已經太遲。

大陸糞青是否 Lancôme 的主要用家，固然要作出評估。更重要的是，不要過份高估糞青的能耐，他們真的可以掀起全國杯葛 Lancôme 的風潮嗎？

過去十多廿年，大陸出現過好幾次反日浪潮。愛國糞青上街示威，抗議日本軍國主義，集會遊行，反日口號響徹雲霄，沿途尋釁滋事，破壞公物，更將貌似日本公司日本招牌打爛，連純屬港資的「味千拉麵」，也受到波及。有一回，一輛日本私家車堵在人群中，被糞青圍着，嚇得司機慌忙逃命，私家車被毀壞得體無完膚。

愛國主義糞青呼籲抵制日貨，更有人號召把家中的日本電器拿出來砸爛，以示愛國。國人最實際，不會跟錢鬥氣，呼籲儼然跌落鹹水海，零響應。

有些怕事的商號主動把有東洋觀感的招牌遮蓋或拆下。糞青闖入餐館，表面示威，大喊「釣魚台屬於中國」等愛國口號，企圖混水摸魚吃霸王餐。如此這般的鬧劇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不到幾天，就銷聲匿迹，成為過去。

「抵制日貨」的呼籲固然沒人響應，不旋踵，強國大叔大媽更氾濫日本旅遊市場，化妝品、奶粉、電器無一不搶。令人驚異的是，電子廁所板更成為國人的搶手貨，幾乎賣到斷市。每到假期，強國人爭相到日本血併，為國爭光，挽救日本經濟於水火，將八年抗戰的國仇家恨，徹底拋諸腦後。

由此可見，糞青的能耐和號召力極其有限，不可能在網上寫兩句慷慨激昂的「糞話」，極左媒體跟着發兩篇評論，就會形成一發不可收拾的風潮。

更重要的是，Lancôme 的市場對象是中產階級，純粹在鍵盤發泄的五毛糞青不會買也買不起 Lancôme。Lancôme 因為糞青一兩句說話而搞出這麼的一場「關公」災難，只反映「關公」的無知和不夠水平。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屈原不是中國人

剛過去的端午節，如果你不上網，沒有在虛擬世界遊走，可能錯過了一場很精彩的論戰：屈原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論戰的源頭來自哪裏？要考。但有蛛絲馬迹，可能發源自台灣。

台灣統獨論爭由來已久，兩蔣獨裁威權時代連講都不敢講，輕則惹得一身蟻，重則有殺身之禍。台灣民主轉型，政黨輪替，台獨已不再是禁忌。維持現狀已是台灣朝野共識，但文化上是大中華還是台灣本土，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民進黨執政，論爭更轉趨激烈。

話說台灣著名傳媒人李艷秋在網上發帖，質疑主張台獨的台灣人，為甚麼要慶祝中國的節日，要連續放幾天中國人的假期，她是這樣說的：

「蔡政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為甚麼，為了二千多年前，一名中國失意政客自殺，我們要連放四天假？

為甚麼，為了慶賀幾千年前，一批沒有被怪獸吃掉的中國人，我們要連放六天假？

為甚麼，為了一名亂吃減肥藥，離家出走的中國女子，我們要放假一天，全家團圓？

要文化台獨的蔡政府，還要留着這些中國假自己打臉嗎？」

李艷秋的帖挑戰台獨理念，在網上馬上炸開，引起了巨大回響和激烈討論。有人認真翻箱倒籠，煞有介事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地指出：屈原嫦娥的那個年代，根本未有「中國」這個概念。屈原不是中國人，是楚國人。嫦娥連地球人也不是，她是外星人，在月球生活。至於農曆新年，起源於舜的年代，他是冀州人，當時還未有中國。經過一輪考據，結論就是：無論端午、中秋和農曆新年，都與中國無關，更與中國人無關，無論是文化台獨，抑或建國台獨，放的都不是中國的假，於是放得非常心安理得。

香港近期也流行本土與港獨思潮，台灣的討論，理所當然地蔓延到香港。

我將討論擺上面書，提出主張港獨為何要放端午節假期？引來很多回應。屈原不是中國人，端午節不是中國人的專利，日本、韓國、越南都有端午中秋甚至過農曆新年，因此這些假期都不是中國人的假期。有人更說，屈原是楚國人，主張楚獨，港獨放端午假期有何不可？

咦！咁嘅「論述」似乎言之成理嘅，反駁，的確有點困難。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鬼國假期放不得

屈原、嫦娥，還有舜的那個年代，還未有中國，因此端午、中秋、農曆年都不是中國的節日。日本、韓國、越南也會慶祝這些節日，證明不是中國人的專利，放這些假期，沒有違反港獨原則。無論是甚麼主張，假期不可以不放，今次更是完全政治正確，放心可也。

且慢，用同樣的邏輯，有些香港假期人人都可以放，但港獨卻是絕對不能放的，套用國師的名句，放了這樣的假，肯定會落地獄。

本土港獨用很多不同的名稱來招呼中國，例如支那、匪國、鬼國等等。但我無法搞清楚的是，這些名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否包括在內？還是泛指所有中國人。港獨說他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個概念必需釐清。

端午、中秋、農曆新年不是中國人的專利，可以慶祝，可以放假，算說得過去。但如果遇上屬於中國人專利的假期呢？例如七月一日，又例如十月一日，分明是百分百中國人的節日，人們真的不禁要問：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七一是香港「回歸日」，屬人人都有份放的假期。噢，對不起，「回歸」很敏感，本土派非常憎恨這兩個字。再講過，這天是英國放棄香港殖民，中共重奪香港的主權的日子，是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開端，不但不該慶祝，根本就是港殤，假期當然也不能放。

十一是鬼國國慶，是徹頭徹尾蝗蟲中國人的節日，與香港人無關，更與主張港獨的香港人無關，諗放假都要落地獄，遑論慶祝。

如果香港獨立建國，一定要把這兩天剔出香港假期，用哪個日子取代？香港獨立日理所當然。另一天如何處置，一於由港獨之父來決定。

但想着想着，問題又來了。今天香港還未能獨立建國，這些假期還大剌剌的擺在那裏，放還是不放，是個天人交戰非常嚴肅的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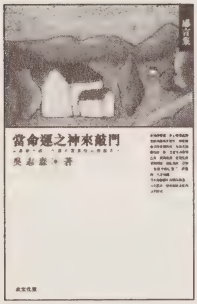
我想出一個完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用直接民主的全民公投，來決定如何處理這兩天匪國假期。

本土港獨派，不知是否願意付諸公投來決定這兩天匪國假期的去留，在未有結果之前，打死不放，人家放假，你繼續返工，以示堅持政治正確。相信這個安排，國師、教主和首領都不會反對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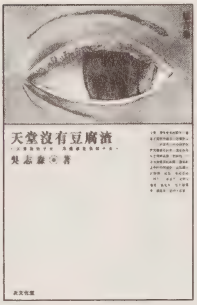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補購

吳志森◎作品
感言集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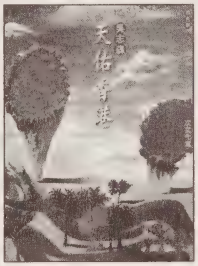


《天堂沒有豆腐渣》

《這一天終於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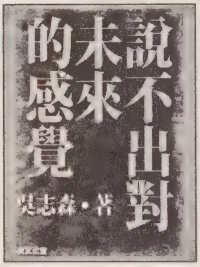
《折翼牢籠》

《我沒有敵人》



《天佑香港》

《掛住太后》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本（每本港幣52元）	（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我沒有敵人》	___本（每本港幣64元）	（連郵費）
《這一天終於來了》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天佑香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掛住太后》	___本（每本港幣70元）	（連郵費）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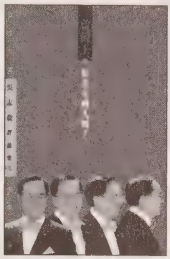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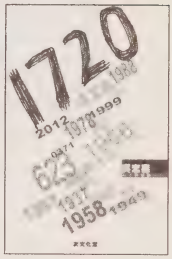
吳志森◎作品
敢言集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不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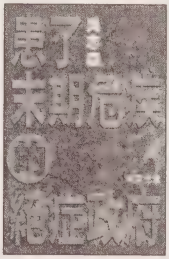


《1720》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英治時代》

《謊言治港》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普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本（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普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普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1720》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英治時代》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謊言治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明知會輸，我哋都一定要贏》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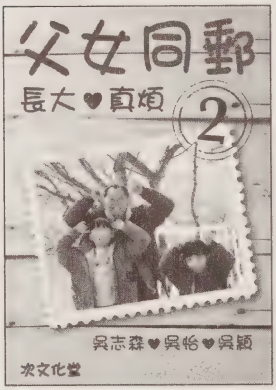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吳志森◎作品
父女同郵

《父女同郵》



《父女同郵②長大真煩》

《父女同郵③跟女兒去朝聖》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父女同郵》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父女同郵②長大真煩》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連郵費）
《父女同郵③跟女兒去朝聖》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編者按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吳志森感言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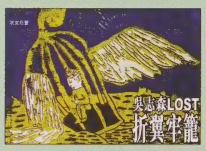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這一天，終於來了》

《天堂沒有豆腐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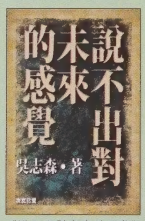
《我沒有敵人》

《天佑香港》



《折翼牢籠》

《掛住太后》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你不代表我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8283 5

- 要到現場，這是新聞學的第一課。「炒台」炒冷飯式的過時新聞，不但對不報紙的讀者，更可能會誤導公眾，貽害蒼生。
- 部作為襲擊武器，孤陋寡聞，除了卡通片的愛美神飛彈，不少精於打刑事案都說聞所未聞，不知世上有否這樣的案例？
- 其解，電話騙徒為何能如此容易得手？被騙者不是目不識丁，總裁講師醫生商人，都見過世面，他們中招，可能是被捉到心理上的死穴。
- 香港不會整天叫着「依法治國」的空洞口號，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做任何事情都有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沒有說不的就可以做，不會單憑長官意志、心情喜好而禁止。
- 持續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對香港、對民心產生多大的影響，還需要時間沉澱。我相信的是，覺醒的種子已經撒下，假以時日，必定在人們心中開花結果。
- 香港禮崩樂壞，向下沉淪，剩下已經不多，唯一仍然仲見得吓人的，就是法治。但恐怖的是，今天的法治，不斷受到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騷擾和攻擊，法治支柱，終會轟然倒下。

——吳志森

我自編‧說自話

封面設計：原秋白　插圖：瘋子河

DS
796
H757
N4225
2016
c.1
CHKL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60 $88
ISBN : 978-962-992-408-9
Printed in Hong Kong

9 789629 924089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